

鎌池和马

简介 罗马正教暗部「神之右席」最后一人，右方之火。由他策划的「计划」，终于要实行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于俄罗斯上空悬浮之巨大要塞「伯利恒之星」。并不只是十字教的信徒，连全世界的人类都要「拯救」。可是这句话却包含着引发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之大灾难的意义。在被右方之火称之为「净化」的计谋蠢蠢欲动时，三名少年继续为了各自的心愿而全力战斗。滨面仕上在治好了泷壶理后的伤并阻止了克林姆林报告发动之后，与宿敌——麦野沈利相遇了。一方通行拼尽全力击退了大天使米夏，终于找到了解救最终信号的「某种方法」。但那正可谓是「被禁止的方法」。还有上条当麻为了阻止「伯利恒之星」计划，让INDEX获得解脱，只身一人向右方之火发起了挑战……！

制作信息

=====

魔法禁书目录 第二十二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译者：ccaqq、阿三

监督：Coca003

EPUB制作：黄昏的鸡蛋黄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会：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泉川生徒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作者：鎌池和马

那么，只算本篇也到了22卷了。迄今为止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也是该进行一下总结的时候了。

插画：灰村清孝

为了转换心情，买了一个室内用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可是不知道我自己操作的话，与其说是「直升机」，倒不如看做是「被蚊香杀死的蚊子」那样的状态了。这是为什么呢？

彩图一

「再向右点！！再来！！再靠近一点！！」

学园都市·常盘台中学的超能力者

——御坂美琴

「——！！」

学园都市的无能力学生

——上条当麻

「多亏了你，好像勉勉强强地发现了一条活路啊。」

学园都市最强的超能力者

——一方通行

「麦野……」

原「道具」下层成员

——滨面仕上

彩图二

「本大爷就要拯救这个世界了。为此，你已经没用了。感到光荣吧，肉块。你的人生价值，就乖乖让我收割去吧。」

罗马正教黑暗组织「神之右席」最后一人

——右方之火

扉页

『伯利恒之星』

罗马正教暗部成员——『右方之火』为实施『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制作出来的超大型漂浮要塞。它是由从世界各地与罗马正教相关的宗教设施中取得的建筑材料，经过聚集整合而成。『伯利恒之星』的完成状态漂浮在高达1万米的高空中，半径超过40公里。在要塞内部，除了最前方操作『伯利恒之星』的『仪式场』之外，各个地方都设置了起仓库作用的集装箱和移动用的单轨铁路之类的，供人们使用并以此为活动据点的设备。『伯利恒之星』周围预先展开使用了特殊术式的力场，因此即使在高空中也能构建与地面上一样的空间结构。虽然原来是以使用大量魔法师为前提，但现在也可以实现自动控制。因此，这个要塞只要其右方之火存在，就能维持下去。

目录

制作信息

彩图

目录

战况报告

第九章 巨大扭曲修正之时

第十章 最终术式准备完成

第十一章 那金色闪耀之天空

第十二章 北极海的最终决战

终章 静寂与少年之结局

终战宣言

后记

「到底赶不赶得上呢？御坂上气不接下气地支援道。」

学园都市俄罗斯协力机关所属妹妹中的一人

——御坂10777号

右方之火。
由他策划出的「计划」，终于要正式启动了。
最开始要做的事情，是从全世界罗马正教系的教会和圣堂处将必要的零件一点点地搜集起来，建造出仪式所需要的要塞。

被上浮的要塞一起抬到了空中的上条当麻，在那儿听到了宿敌的声音。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本大爷的城堡——「伯利恒之星」吧。』
威胁并不仅有那个要塞。
右方之火更是投入了自己的王牌。
「出来吧，大天使「神之力」。将一切吹散吧！」

好不容易到达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野战医院的滨面仕上，受到了魔法师艾莉莎莉娜的帮助，成功地将侵蚀泷壶理后身体的[体晶]造成的恶性反应尽可能地去除了。
可是，滨面等人在看过被送到独立国同盟的克林姆林报告后，得知了俄罗斯军队计划发动特殊作战的情报。
利用细菌武器防卫核设施的指南。这荒谬的作战计划实施的地点，就在距离德格鲁他们的村落不远处。
「虽然几乎没怎么跟村民们说过话，可是我对于他们为我们做的事情铭记于心。我，也想为了他们而战！」

另一方面，同样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的一方通行，虽然得到了艾莉莎莉娜的解毒技术，却并不足以对解救最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为了救她，果然只有读懂羊皮纸这一个办法了。
对于产生这样想法的一方通行，艾莉莎莉娜发来了警告。
「快逃！！」「那些家伙」马上就要过来了。他们如果认真地发起进攻的话，只靠我们是挡不住的！「那些家伙」的目标，就是你拥有的羊皮纸啊！！」

大天使的猛烈攻势，肆虐着俄罗斯。
可是这句话中的天使并不仅仅只是指米夏·克洛伊洁芙一个。
还有一个人。
利用科学技术，通过AIM扩散力场作用而诞生的风斩冰华，正前往水之天使的所在。
「……就为了这样的事情而伤害我重要的「朋友」的话，我会竭尽全力阻止你的！」

别的地方也重复着其他的战斗。
在梵蒂冈，连罗马教皇这一立场都舍弃掉，决心以普通十字教徒的身份再次战斗的马丁·利斯，同枢机卿彼得·尤古戴斯展开了对峙。
「听好了。这是为了让你继续活下去而进行的战斗。所以说，在战争没有结束前，你可绝对不要死啊！」

在俄罗斯的宫殿里，被右方的计划所抛弃的尼古兰·托尔斯泰司教，正因为震怒而浑身发抖。
「把「家当」拿出来。马上给我把那个要塞轰掉！！马上！！」

然后到达俄罗斯的御坂美琴，正从妹妹那儿听取俄罗斯独立部队的动向。
「NU-AD1967，对于这种前苏联制造的战略核弹头的准备正在进行中。御坂总结了信息汇报说。」

在更多的地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战斗。
当事人们并不知道，为了打倒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有众多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一方通行闯入了米夏与风斩的战场之中。

后方之水利用自己司掌「水」这一共通点，通过将作用于米夏体内的『天使之力』导入了自己的身体，强行地削弱了大天使的力量。

上条当麻破坏「伯利恒之星」仪式场的行为，同样给予了大天使以伤害。

最后，
「你以为事情会那么顺利地进行吗？米夏已经没了哦。虽然不清楚为什么形势会变得这么有利，但是人类战胜了大天使了。不管怎么想，天平也是朝我们这边倾斜了吧。」
可是并没有结束。
即使失去了大天使这样究极的战力，依然没有动摇在「伯利恒之星」上同上条对峙的右方之火信心。
「米夏·克洛伊洁芙的作用，在把天空变成夜晚的时候就结束了。虽然已经到了结束第一阶段的时候，不过本大人就额外给你一点优惠吧。」
在两只右手发生冲突的一刻。
右方之火这样告诉上条：
「所谓正确的力量，只有在正确的世界中才能发挥全力。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正确的力量代表的含义吧。」

麦野沈利。
排名第四位的超能力者。能够自由运用「原子崩坏」，是个名副其实的怪物。她还是在此之前滨面与之交手两次并击败过的命运之宿敌。她现在出现在从日本的学园都市千里迢迢逃到俄罗斯的滨面面前，就算说此人是史上最凶恶的猎狗也不为过了。

就滨面所知，麦野应该失去了一只手才对。
现在看来，麦野那黄色衣服袖子的部分有种莫名的肥大感。难道说，除了手腕的部分做成了人体的模样，在袖子里实际却是火箭臂不成？

「咕噜」
无话可说。只是俯身下来的麦野的肩膀，令人不快而机械般地上下颠倒了过来。
「哼哼哼。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嘶！！」

抬起头来的麦野，伸出了她的大舌头。
那湿润的红色肉舌上，有着很小的盒子。就好像是开香槟的那种四角起子一样。在盒子之中安放了白色的粉状物。那是滨面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体晶」。
让泷壶理后备受折磨的东西。似乎是能让能力妄图暴走的药品。
为了同它的副作用抗争，滨面他们至今还在俄罗斯领土上徘徊。而麦野沈利却将一切的元凶再次拿到了这里。
不由自主地。
滨面无视了无能力者同超能力者间的差距。
说起来，泷壶到哪里去了？真的没有事吗？会不会遇到什么人，遭受不得了的事情呢？
滨面头脑充血地冒出了一段话：
「又想对滨面使用这种无聊的东西吗！？没有道理可言，只是要我们多多少少再经受一下漫长又艰辛的痛苦而已吗！！！！！！」

面对他激动的言辞，麦野嘲讽地一笑。
她的嘴动了动。
可是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的嘴巴并不是为了编织语言而运动的。
咯吱一声。
麦野沈利用上下两排牙齿，将装有「体晶」的盒子咬碎。
滨面的眼神，如同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而动摇。
就在那段时间内，嘎吱嘎吱的细小声音依然在继续。从麦野的口中。那是变成破碎而尖锐碎片的盒子残骸，被咀嚼的声音。当然，人类的口腔并没有这么结实，恐怕在麦野的嘴中已满是血腥的味道了。

可是。
那个怪物的表情，依然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你说泷壶？为什么总要为了那种没啥大不了的事情挂心啊……」
麦野的嘴里一边响着吱吱地那种纤维被切碎的声音，一边嘀咕着。
有什么东西正在溢出来。
名为麦野沈利的女人的体内，有一种正体不明的循环开始了。
「「体晶」……含有意欲让能力者暴走的成分。总归有人说是用来救命的，也有人说是实现绝对能力的一种方法。从那些无视「树形图设计者」那令人绝望的回答，使用共鸣啦精神感应啦之类的手段令人躁乱不安来看，围绕「体晶」还有很多的秘密，不过对我来说可没考虑那么多。」
滨面仕上弄错了。
连续两次打倒NO.4的超能力者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大。足以令强者倾尽全力地去消除无能力者。

「我说啊滨面。你觉得如果让NO.4的超能力者肆无忌惮地暴走，会造成多大范围的伤害呢？」

咕啦！！
令人无比恐惧的，白色的光喷射出来。
这不是一道光两道光的问题了。
以麦野沈利这个女人为中心，数千数万道巨大的光束，向四面八方喷射开来。

上条当麻与右方之火。
在「伯利恒之星」上，两个男人在对峙着。
令人感到刺痛的杀气，正以右方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扩散开去。象征着力量的「第三只手」，聚集了异常的能量。那就是连对于魔法一知半解的上条而言也能轻易感受到的，压倒性的存在。
上条只有一个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魔法师蕾莎并不在「伯利恒之星」上。就连刚才还在一起的莎夏·克洛伊洁芙，也被右方之火砸碎的地板裂缝吞噬，落到了要塞的下层。已经没有可以作为同伴的人物了。
但是上条并没有被右方的气势压倒。
面对眼前的敌人，他用力握紧了右拳。
右方手中的灵装开始运转。那是为了获得十万三千本魔法书的知识，远程控制茵蒂克丝的装置。
灵装的位置，似乎只要用手伸过去就能够到一样。

不过，可以肯定突破右方之火这样的战力的阻碍难度实在是太高了。显然这不是胡乱冲击就能轻松解决的问题。步步逼近。

面对看着自己一点点测算距离的上条，右方之火露出了笑容。

冷酷。

这是一种，坚信对方不会对自己有任何恶意的人露出的笑容。

「「伯利恒之星」已经上浮了。利用「神之力」的天体控制也结束了。四种属性已经全部回到正确的位置。」

叮。上条听到了一种风吹过的声音。

被轻轻摇动的右方之火的「第三只手」，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了。差不多该把你的右手给我了吧？只要以你的手作为媒介，将固定在我身体里的「力量」施展开的话，伯利恒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你希望罗马正教获得胜利的想法到了如此地步吗？」

上条全力地往右拳上施加了力量。

可是右方之火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罗马正教怎样都无所谓了。嘛，从广义来说没有考虑十字教社会的事情肯定是骗人的。不过基本本大爷的行动都是为了自己罢了。」

不带一丝犹豫地，右方之火爽快地回答道。

「补充说明一下，本大人并不是发生战争的原因。」

这句话和那种一开始准备好的发言不一样。也不只是单纯靠死记硬背出来的东西。归根究底，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名为右方之火的男人的身心。所以说，他表述出来完全没有一丝的停顿。

「确实扳机可能是我扣下的，但是战争的根源却是由愤怒、怨念、嫉妒这样的负面情绪构成的漩涡，是原本扎根在全人类身上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不管怎样通过暴力手段去煽动战争，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战火扩散开去。」

在两个人之间，只能听到右方之火的声音的流动。

「本大人是无罪的。」

「……」

「虽然本身不想做，但是因为受到了某个地方某人的命令不得已才做的。只要有类似这样的借口，无论何等残暴的内心都可以表露出来了。所谓人类，也就是那般丑陋的生物哦。」

「那么说，迄今为止你所做的事情也能算是正当的了？」

「我没想过。根本没必要去考虑吧。」

右方之火简单地回答。

「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以「战争需要」为名义一点点地收集我的计划中必须的物资和资料；然后第二个目的，就是为将本大人「必须打倒的敌人」给揪出来的仪式。」

「第三只手」。

那个令他与众不同的「象征」，正忽明忽暗地，似乎在鼓动一般闪烁着亮光。

「不论拥有多少能够将魔王斩落马下的剑，只要邪恶的化身没有出现在你面前，也就无法做到挥剑斩杀了吧。」

紧接着。

斩击，来了。

从正侧面传来的一击。

这和距离没有关系。原本这攻击就不是一间房间能够容纳的。随着如同将墙壁贯穿般巨大的「某种东西」的肆虐，房间被完全地撕裂，「伯利恒之星」自身都被挖去了一大块。

「轰隆！！」的轰鸣声，之后才迟缓地响了起来。

如同电光石火般的瞬间。

这攻击是用上条的右手难以消除的。准确说来如果想要挡住它的话，他的身体没准就会如同遭遇洪水般被冲走，然后就那样飞出几千米，最终摔在地面上。

可是。

「呵」

右方之火笑了。

上条当麻站在「风雨漂泊」的房间里。既然充分认识到不可能消除如此大型的攻击，那么对于这从正侧面而来的攻击，就只有从正下方来上一记上勾拳了。如此一来，右方之火攻击就会稍稍偏离轨道，从上条的头上传过去了。

也就是说。

「并不是单纯地将攻击消除，而是想到了将其挡开的办法吗？」

右方之火钦佩地说。

就在那个时候。

下一波的攻击，在场的两人谁都没有预料到。

既不是来自上条，也不是右方之火。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谁？

透过被破坏的天花板看到的广阔天空中，有什么在闪光。

白色的光。

就在上条的脑袋认识到这一点后，那纯白巨大的光柱笔直地射向了右方之火，将其完全地笼罩在了里面。

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随后，那如同炒菜锅里的油飞溅般的声音，贴近了上条的耳朵。

「什……！？」

爆炸发生了。

面对那电焊熔接一般的光芒，上条不自主地用双手遮住了脸。就在他因过度的强光甚至感到头痛时，他的双脚已浮在了空中。随后上条的身体被冲击扫到了几米外的后方。

这只是余波而已。

由于过热产生的空气爆炸，仅仅是经受了其产生的冲击波就足以让人的身体飞出去了。

可是，

「是学园都市的光学武器吗？」

从爆炸的闪光中，传来了冷冰冰的声音。

应当承受了谜之攻击的当事人、右方之火的口气没有一丝的变化。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造卫星数量为四台的说法……这种程度还是意料之中的。宇宙的势力分布图似乎有很大的偏差。这恐怕是以巨大的空间站为中心，通过小型卫星和宇宙飞船展开的攻击吧。」

从头顶直接承受了垂直落下的纯白光柱，右方之火应当是整个肩膀都被吞噬掉才对。

可是不是的。

事实上，在他肩膀上生出的「第三只手」朝着正上方伸开，宛如巨大的遮阳伞，不允许射下来的光柱侵蚀自己的主人。

接着右方之火漫不经心地挥了挥右手。仅此而已。

只是这样微小的动作。

轰！！！！！！空气被震得动摇起来。

被「第三只手」打散的纯白光柱，如同手指弹掉橡皮擦的屑尘般弹飞了出去。仅仅是这样，那展现惊人威力的巨大光照，就这么消失了。上条的视力和常人无异，因此到底是无法用肉眼看到大气层之外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明白：右方之火——眼前的这个男人，只是用那样的动作，就将一颗卫星击落了下来。

「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

右方之火轻轻地挥动「第三只手」。

「倒不如说，是让人感到羞愧吧。我居然不得不拿这个半成品的右手来应对。」

「你……」

「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的时候应该说过了吧。本大人的右手，会根据具体需要，配合考验与困难的等级释放最合适的力量。光学武器也好别的也罢，无法与本大人匹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他不是认真的。」上条想道。

这不是猜拳的时候故意后出的那种。要解释的话就是——右方之火是万能的。我方无论是出石头也好布也好剪刀也好，只要右方之火将手拿出来，他就「胜利」了。这和五根手指摆成什么形状没有任何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在对决的那一刻「获胜」就是了。

速度。

硬度。

智力。

体力。

时机。

人数。

武器。

对于只要一出手就能结束战斗的右方之火而言，根本不可能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做积累经验、分析获胜的原因，或者为了战斗而必备一些手牌之类的事情。为了胜利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挥动右手便行了。只是这样而已。以前还是有使用次数之类的限制，但是现在那个问题也因为通过茵蒂克丝的知识补充而克服了。

如今的右方之火，已经能够获得他想要的所有胜利了。

这可能只是「作为个人的胜利」，而并非「政治上的胜利」。因此右方之火才会需要罗马正教与俄罗斯成教的吧。可是如今的形势对于右方之火来说太有利了。

跟这样的对手，怎么战斗才好。

姑且要先能跟他处在同一舞台（水平线）上，至于获得确信能够击败对方的手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虽说如此，还是要赞扬一下你。」

拥有严重变形的右手的右方之火，用一种愉悦的口气说。

这并不是指同上条的战斗多么有趣。

只是，想要的东西到手了。为此而兴奋而已。

「不愧是本大人看中的右手啊。对于你的拳头，本大人的右手要使出多少力量呢？真伤脑筋啊。」

咚！！

水平的一击袭来。

毫无疑问，这不是上条的右手能够阻止的。右方之火的手不是那么简单就制作出来的。上条举起右手向前突击，在就要碰到右方之火「第三只手」前端的当儿，他的手掌沿着右方之火的手不由自主地滑动、在前进轨道被歪曲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被强行侧滑了出去。

一种似乎会缩短寿命的剧烈紧张感爬满了全身。

可是，面对这样的右手，明明是「可以挑战」的时机，但果然连上条的右手也不能逼他使出全力吗？

「……啧啧！！」

都已经做到了那种地步，对于上条而言还是不能向右方之火展开反击。

右方之火的身体已经消失了。

虽然他并不能进行上下移动，但是却可以在水平方向上移动自己期望的距离。他朝着后方一口气退了3000米，到了「伯利恒之星」另外一间建筑物的屋顶处才着陆。

同时，开始了下一轮攻击。

放出光芒的，是右方之火手中的远距离控制灵装。

「警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命名为「神啊，为什么要抛弃我」——距离完全发动还有七秒钟。」

轰！！！！！！血色的闪光迸发了出来。

在右方之火前方出现的魔法阵中放射出来的光柱，朝着在很远的位置的上条笔直地突击过去。

上条的背上有什么在抽动着。

明明记忆里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却本能地对于接近的部分光芒产生了猛烈的排斥反应。

虽然他瞬间举起了右手，可是等待上条的是几乎将他的手指都折断的重压。

驱散不了。

（这、家伙……！！）

上条咬紧了牙关。

（只依靠右手是不够的！？难道说拥有那么强大的东西，果然对他而言却只是「难看的未完成品」吗？！）

更加要命的是，

「果然，只单纯依靠术式是不利的吗？」

正后面。

上条没有回头去确认声音主人的空闲。右方之火已经来到了那里。「第三只手」握着闪着光芒的大剑。那把剑，以上

条的脑袋为目标，水平地挥动。

上条的幻象杀手，并不擅长应对从多个方向而来的攻击。别说要同时消除这两种攻击十分困难，按照攻击的等级来看就算只有一方的攻击，老实说也肯定会被击溃。可是对于上条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今的形势是如同血色一般的光芒意欲摧毁上条的身体，同时正后方又有意图砍下他脑袋的大剑在切实地威胁着自己。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上条大喊着，一边举起右手发起冲击，一边大幅度地转动着身体。面对「神啊，为什么要抛弃我」的光线，应当朝着90度的位置移动。上条以右手为重心，脚开始了行动。随后光线从右手移开了。

上条并不是从正面接下攻击，而是似乎稍稍掠过光线边缘，使右手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之后。

咔！！光线的轨道被强行扭曲了。看上去就像是在打保龄球时，故意选择球芯被取出的球，并且向水平方向扔出去一样。前进方向歪曲的光线，以失去平衡发生了倾斜的样子朝上条的后方射去。是的。

朝着想要拿下他脑袋的右方之火的方向。（呀——）

随着爆炸的声音一同回头的上条，还没来得及确认作战成果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右方之火，无视着逼近自己的红色光线，就这样用「第三只手」水平地横扫了一下。光之大剑只用一击就打散了红色光线，更以上条的身体为目标撕裂着空间。

没有运用右手的时间。也不可能通过双腿移动来回避的空隙。

「擦！！」

就好像柔道中被人使了一招扫堂腿，上条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随后大剑从他的头顶穿了过去。要塞的墙壁毫无疑问地被打破了。爆音如同冲击波一般敲打着上条的身体。

右方之火轻轻地笑了一下。在做了个甩剑的动作后，他摆弄起了远程控制灵装。

「……远距离的连击会降低精确度。这不是在艾莉莎莉娜的国家就确认过了吗。」

远程控制灵装淡淡地散发着不自然的红光。

「警告，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三节。「派克斯加鲁瓦的深红石」（译注：实在找不到出处了，知道的请联系译者）——距离完全发动还有七秒钟。」

（什……么！？）

吓了一跳的上条，立刻为了进行下一步行动而在地上的拽着自己鞋底，试图站立起来。之后。

咯吱咯吱咯吱！！从上条的脚骨到脚脖子、小腿、膝盖，一种强烈的疼痛涌了上来。这种感觉接近于骨关节被强行拉伸的疼痛。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利用地板，通过上条的脚侵入了体内。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上条用拳头狠狠地敲击着自己的大腿。从脚上传来的剧痛，因为这一击而忽地消失了。上条虽然撑着膝盖站了起来，但右方之火那却并没有停止攻击。

「警告，第三十五章第十八节。「硫磺之雨，烧灼大地」——距离完全发动还有五秒钟。」

橙色而炙热，如同箭矢一般的东西从天而降。不是一支两支。

从天花板附近出现的接近五十支箭矢，如同吊顶一般向上条袭来。（……这家伙，除了「神之右席」之外，还将茵蒂克丝的知识一个接一个地……）

咬紧牙关的上条，保持着倒下的姿势挥动起右手。数支箭矢化作了橙色的火花，如同飞沫一般被吹散。那些细微的粒子又像瞄准了新目标般同其他箭矢群发生了碰撞，在空中引起了毫无意义的引爆。

即使如此，也没有将全部的箭矢给击落。少年身体的近旁射进了橙色的箭矢，石质的地板顷刻间化为粉碎。尽管被碎片打中了身体，可是上条还是翻滚着朝后方移动，并用双脚站立了起来。

上条当麻与右方之火。两人透过白色的烟幕，互相怒视着对方。

「糟糕了啊。虽然说不是预演中会出现的情况，不过只要正确认识到与理论值的偏差就行了。那么在此对于浮出水面的「必须打倒之敌」说一声抱歉。」

房间与要塞已经完全变成了两部分，就在上条的脚下附近已经出现了名为天空的悬崖。朝悬崖的裂缝处望去，白云与俄罗斯的大地正被撕裂之中。只要踏出一步就将陷入从接近万米的高空落下摔死的自杀窘境。可是在这种状态下，上条同右方之火依然没有将目光离开对方的脸。

右方之火的肢体行动，实质上并没有如同神裂或者后方之水那样的天赋。与上条一样，只是普通人的动作而已。尽管如此，他却拥有震天动地的实力。这样的不平衡反而让人觉得更加异样。认识到这种恐惧的同时，上条的嘴唇轻微地动了动。

「你说「必须打倒之敌」？」

「就是这样。这可并不是我夸大了哦。意图征服世界也好抹杀人类也罢，我并不是想要做那种事情。倒不如说，本大人是处在距离那种「变化」最为遥远的地方。也就是应该存在的事物，就该让他们按原本应该存在的那样放着，这才是目的。」

这是同之前的言行有着明显不相符的台词。可是，接下来的话又让他的险恶浮现了出来。

「这个世界是扭曲的哦。」

这样一句话。平淡的言语，却反而将右方之火的心思如寒气般传递了出来。

「前面所说的四大属性的偏差也好，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中轰隆轰隆产生的大量负面燃料也好，都是无可救药的扭曲。原因并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明的，而是迸发出来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简直就像是世界万物在腐朽，到处都出了毛病一样。神之类的明明已经制作出完美的系统，并安装上了能让万物正确运转的齿轮。尽管如此，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扭曲了呢？……答案很简单。无论齿轮有多少，都是会达到极限的。」

所以，要让它回归原点。从言语而言是非常简单的目的。可是，从右方之火迄今为止强行造成了多大的牺牲这点来考虑，那样的过程就让人产生「不会太过火了吗」这样的质疑了吧。

「更换齿轮室必要的，有时候设置新的机构也是必要的不是吗？整修破旧的老房子时，难道不会多少增加一些内部的线路吗？像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恶意的表象」，说起来也不过是打扫灰尘这种程度的行为罢了。」

右方之火以一种并不是很在意的口气，陈述了那件事情。

「将附着在齿轮上的污垢全部清洗干净后，再次注入名为十字教规则的润滑油，使其恢复原有的轻快运转。嘛，举个例子也就是那样了。我觉得这可是与诺亚方舟相比更加深思熟虑的方法哦。……原本来说，就是用洪水冲洗世界，像这样附着着的恶意还是残留到了之后的世界啊。」

「……润滑油。」

上条嘀咕了一声，怒视着右方之火的脸。

「那就是说大霸王祭的「使徒十字」一般，将人心随喜好替换的魔法也是可以使用的了？」

「别说那么复杂的东西啊。为了让人们了解情况，那可是最容易传达意思的方法了。什么嘛，本大人的「完美之手」仅仅使用了一次，就让他们知道了那令人不爽的实力差距了吧？……那么，人们就能切肤体会到自己有多么怯弱了吧。本大人的所作所为同向破坏规则的人头上落雷惩罚的神话中的天罚是一样的，只要顺从的话就能看到本大人拯救全世界人类的瞬间了吧。在「伯利恒之星」于夜空闪烁的那一刻起，新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结果，右方之火就成为了十字使徒吗。但是，因为神制作的齿轮发生了扭曲，却想着通过人的力量去「修正」，这难道不是最大级别的亵渎吗？可是，上条在意的并不是那里。

「拯救全世界的人，啊。」

用右方之火能想象出来的幸福，将世界给笼罩。除此之外的价值观一律不予认同。那样的一个世界。某种意义上桃花源。幸福之外，是令人绝望的惑星。

「你啊，说到「全世界」这样的东西，可真的有大范围地去游历过吗？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嘲笑你的想法，你看到了吗？」

「原来如此。意味深长的建议啊。」

右方之火轻笑了一声。

「可是，那是等拯救了世界之后再要考虑的事情吧。」

之后。

大剑从下至上跃起。那隐藏在上条右臂腋下的形体，一口气朝着右肩砍去。没有回避的时间，也没有挡开的余地。

咚的一声。随着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上条当麻的右手从肩部处被切断开来。

3

一方通行成功地击败了水之天使。从他的嘴里传来急促的呼吸声。不用说是操作「矢量」，就连在雪地里用双脚走路都已经让他疲劳地不住发抖了。应该是获得成效了。水之天使的起爆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原本按照正常情况，周围数百公里、原本会被轰的连渣都不剩的俄罗斯土地，以及住在土地上的人们，总归也是守护住了。

尽管如此。一方通行的心脏却觉得自己心跳都要停止了。前方。一辆车子，似乎因为撞到了冰雪的墙壁而停住了。那应当是由番外个体驾驶、搭载着最终信号的车子。无法看清具体的情况。车身前部有一大块凹陷，挡风玻璃撞的粉碎。周围的树木沿着同一方向统一被扫倒。那是一方通行他们战斗的余波。最终信号她们，完完全全地经受了那冲击波的洗礼。

「——」

拄着拐杖的一方通行的身体，就这样跪倒，埋没在白雪之中。这样一来，已经不明白是为了什么而战斗了。番外个体与最终信号精疲力竭地呆在车里。毫无疑问是败给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最终信号。原本受到爱华斯的影响身体内被禁锢的地方，又增加了外部的伤害。她的身体究竟处于怎样危险的状态，只是想想都觉得可怕。他真的能找到办法吗？羊皮纸的使用方法尚且未知。战争在持续毫无止境地激化。在这之中，无论是最终信号还是番外个体都经历了战斗而变得伤痕累累。从找到「头绪」，到通过它寻求到「解决方法」的期间里，最终信号的身体还能坚持住吗？「……总归，好像是办到了呢……」

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是虚弱的女声。「即使是你，也有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的人呢。虽然我严格来说并不算是人类，不过这种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是

可以理解的。」

被逼得走投无路，遭到难以承受打击的一方通行用眼神回望过去，在那儿看到了科学的天使。她的身体处于一种不自在地半透明状态。

「对于那样的人，我也许也可以将自己的目的托付给他了。我已经消耗过度，虽然不会连存在都消失掉，但是暂时恐怕是难以朝外界输出功率了吧。」

「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叫总归是办到了啊！！」

「九月三十日。」

因为科学的天使这一句话，令一方通行睁大了眼睛。

这是木原数多绑架最终信号的日子。对于一方通行而言，那个日期是即使人生历程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

「我一个叫做茵蒂克丝的「朋友」……曾经通过让那孩子听特定的歌声的形式，将注入她脑中的病毒清除了出来。」

爱华斯与那个无能力者共同提到过的一个关键词。

这已经不是值得无视的那种程度的情报了。如同被吸引一般，一方通行的意识朝着科学的天使方向移去。

可是。

就如同飘忽不定的烛火般，科学的天使的轮廓正渐渐地无法辨识。

「……「歌」的内容，放进了那孩子的……病毒中……与之联动的我的脑中。其……原型……是……为了调节「我」……

而从「我」身上衍生出来……的……对于「那个怪物」……没准……也能通……用……只要……重新改写……「歌」的参数……的话……」

（歌？是一种刺激五官来控制精神状态的方法吗？这跟我对抗天井亚雄的病毒是一样的，直接作用于大脑……）

要消失了。

来不及了。

连将「歌」的内容一点点完整地传达的时间都没有了。

「……没，关系……」

科学的天使，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鬓角。

那根手指的指尖，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接受了……那首……「歌」……治疗的……那孩子……的脑海里……记……」

那虚弱的笑容，也模糊不清了。

「关于……参、参数……你……知……」

消失了。

看不见了。

类似于声音的动静也完全听不到了。

「——」

一方通行打开了电极的开关，确认周围的矢量。刚才还和学园都市般充盈周围的AIM扩散力场完全地消失了。那个科学的天使「消失了」……不，应该是被强制「送回」学园都市了吧。

他少许地思考了一下。

这个时候，从因故障停下的汽车的驾驶席传来了声音。

来自于精疲力竭的番外个体。

「……还活着吗？」

「还真抱歉，虽然我还有段时间以为自己挂了正感到高兴呢。」

蓦地抬起头的少女，以一种出乎意料的轻快动作从损毁了的驾驶席里将身体移到了雪地上。

一方通行用不在乎的口气说：

「那么，刚才的对话你听到了吧。」

「在最终信号的记忆领域里，残留了能将病毒除去而需要的「歌」的数据。」

番外个体用很随意的语气回答道。

「也就是说如果把它提取出来的没准能对治疗起到帮助吧。我的天呀，学园都市的NO.1居然连通过读取脑部电子信号的矢量来盗取他人记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啊。好~厉害耶。」

「……我的矢量操作能力，说到底也就是将电子信号的有无这种0与1信号的罗列给提取出来而已。我可没有能将信号跟具体的某种记忆的联系重放出来的能力。难道有人能只看CD得表面就能在脑海里浮现出音乐吗？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该怎么办？」

「要借用你的力量了。」

一方通行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口气说。

「既然是同一个妹妹的系列，那么应该是可以直接访问御坂网络那个大型情报源的。」

「最终信号是最高端的个体。一般只拥有访问权限的御坂是不能偷窥司令塔的大脑哦。不然的话，我早就操纵最终信号去袭击你了。」

「没有必要潜入那个小鬼的脑子里。她有一个将自己的记忆同其他妹妹们共享备份的习惯。也就是说，只要能利用网络侵入其他妹妹们的大脑，就很有可能发现「歌」的数据了。」

「这还真是缺乏警惕性啊。如果能够吻合司令塔进行备份的时机，似乎也会出现往其中藏进不好数据的机会呢。」

「是啊。不过一般来说，这种缺乏警惕，通常是被称作信赖啊。」

一方通行松了口气般地说道。

「多亏了你，好像勉强勉强地发现了一条活路嘛。」

「嘿嘿。不过就算是找到了「歌」，如果不会使用的话不就没意义了。为了改变内容而追加的参数要从哪里获取啊？」

「我知道。」

一方通行将手伸进怀里。

羊皮纸。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可是，说起来对于学园都市的那个怪物，爱华斯不也说过同样的话吗？就算是利用AIM扩散力场为基础来解释，可那个「天使」能够称为「科学的」吗？应该是NO.1的一方通行被轻易地被击败的那件事，如果假定有「某种规则以外的存在」的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关于参数，只要调查了这张纸没准就能找到了。学园都市与「外部」的另一种技术。将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illegible]

啊啊啊啊啊啊！！！！！！

咆哮。
那种覆盖于视线中的白色，一口气消失掉了。不，不对。是原本全方位释放的攻击，正集中到了一点上——为了能够从正面击中滨面仕上。朝着目标的躯体，毫无疑问地正空出了一个巨大的风洞，这只是为了击中滨面而已。
事到如今逃到哪里都没用了。
那个将遮蔽物一起整个贯通的死亡攻击。
(死了——！？)
虽然呼吸都停止了，但滨面依然抬起了双手。连保险开没开之类都没空去确认，总归将突击步枪的枪口对准了麦野。1%也好，0.1%也好，为了泷壶理后能够有存活下去的机会，滨面即将扣动扳机了。
然后。
麦野沈利的咆哮爆发式地扩散开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突然间，全部的光消失了。
咕隆…… 一声，麦野沈利的身体瘫倒在了雪地之中。

「哈……？」
滨面对于眼前的景象，感到无法理解。
他连扳机都还没有扣下。也不可能有第三方突然出现去攻击麦野。谁都，什么都没有做。可是，麦野的力量就这么随意地消失，如同被线操纵的人偶般倒下了。
连考虑一下发生了什么的间隙都没有。
(……得……救了？)
只是想到这样而已。
这是他注意到了。
倒在雪地中的麦野沈利的身体正在嘎吱嘎吱地微微颤抖着。褪去有特殊花纹的装扮的脸上，正冒出同严寒的俄罗斯环境极为违和的大量汗水。那脸色仿佛是被高温烘烤过了一般。滨面是知道这一点的。跟她如今的状态极为相似的少女，就在不久前还看到过。
「体晶」。
那原本是有意识地为了令能力者暴走而开发出来的药品。因为有极少数的人在暴走状态下可以使出的强大能力，所以才提供给泷壶等一部分能力者的。可是这对于无法适应的能力者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于麦野沈利而言，便不存在那种「特征」。
「体晶」就连拥有天赋的泷壶的身体都一点点地侵蚀掉了。如果没有任何天赋的麦野强行使用的话，不用说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麦野沈利也就到此为止了。
已经没有了NO.4程度的力量。为了能够彻底杀掉曾经两次击败自己的滨面仕上，之后不管身体会怎样都无所谓了。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思，麦野才使用了「体晶」吧。
(……麦野她，原本能够来到这里也已经竭尽全力了吧)
原本这对于无能力者的滨面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吧。
如果真有那种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提升能力的东西，那么谁也不会那么辛苦了吧。
「为……什……么啊……」
在雪地中，有什么正在抽动着。
这就是曾经统领「道具」组织的女王的末日。
「为什么啊，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体晶」……「体晶」到哪里去了。差一点……明明再差10秒钟一切都可以绚丽地划上句号了啊……！！」
「……」
了解了情况后，滨面的手开始发抖。突击步枪的枪口没有底气地摇晃着。他感觉到还在雪地上挣扎的麦野，现在犹如活靶般毫无还手之力。
只要杀掉她，自己和泷壶都不会再被阻击了。
扣着扳机的食指在抽搐。
可是。

杀掉她，真的好吗？
在来俄罗斯之前，因为和再次相遇的麦野沈利战斗的事情而后悔的是哪里的哪个人啊？

滨面再一次朝倒下的麦野望去。
原本，由女孩子们组成的「道具」中，她也是最有魅力的一个。穿衣服的品味也很不错。她那四肢的笔直线条，一举一动都展现着优美的风姿。虽然处在下层位置的滨面没有听说过她的成长经历，但是也可以想象得出她是某处的大小姐之类的。
即使是那样。
「滨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别小看我可恶！只有你……只有你这家伙，我一定要亲手干掉！！从那开始我一直在栽跟头。从在那个植物性酒精加工场被你袭击之后啊！！不把你这混蛋给干掉老娘的心情就一直烦的不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如今的麦野已经残破不堪了。丢了一只手，连一只眼睛都瞎了。脸上还有着严重的烧伤。这还只是外表。身体内部变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内脏真的处在正确的位置吗？和原来的数量一样吗？有没有装上一些不知道用途的东西呢？这些事情都不清楚。在滨面没见到她的日子里，麦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受了那么重的伤，无数次地「站起」这件事本身都很不得了了。难以想象为了支撑这种不得了的行为，到底投入了多少奇怪的技术进去。
技术的极限，「体晶」。
那东西已经消失地无影无踪。支撑麦野身体的支柱也随之不见。有种稍微用手指触碰一下她的皮肤，麦野就会如同腐烂的果冻般陷入雪地中的感觉。如果现在还能站着反倒更加奇怪吧。学园都市的「暗」，完全将她作为了用完就扔的工具罢了。

——为什么，要变成这么可怕的怪物啊。
在第二十三学区，麦野沈利不是这么说过吗？听到这句话时，滨面自己也思考过原因。在逃出学园都市的时候，不也想过那种小打小闹是错误的吗？
「麦野……」
如果在这儿将她杀掉，不就什么都不能改变了？
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背负着学园都市的「暗」而流血，所以才来到俄罗斯的不是吗？
「麦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回过神的时候，滨面已经朝麦野跑了过去。将突击步枪什么的也丢在了一旁。那种东西根本不需要了。
从先前作为强大的壁垒而阻挡滨面的麦野，并没有发出任何的攻击。她只是在那儿，微微地颤抖而已。
滨面向麦野靠近过去，弯下身体，用手拼命地刨雪，将她从雪地里挖了出来。
很自然地将她抱起来后，除了女性特有的那种柔软触感外，滨面的手上还有一种违和的坚硬感。
虽然滨面一开始是想到在她的衣服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不过很快就注意到并不是这样。
在麦野的身体中有什么东西。
麦野的脸色没有变化。对于她来说已经过于习惯，可能也没有斤斤计较的必要。看着受到刺激的滨面的神色，她打颤的嘴唇动了动，问道。
「……你要……干什么……」
「已经够了……」
如同被挤出来的，滨面吐露了心扉。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互相残杀啊！！说到底形成对立的「道具」与「集团」之间的战斗，原本不是应该由学园都市的大人们去解决的问题吗！！？因为那些家伙的欲望，而造就了那条街的「暗」吧！为什么只是为了给他们擦屁股，我们就必须沦落到这般田地啊！！」
「……」
「麦野也好，泷壶也好，绢旗也好，就连弗兰达也是的，以前不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四个人最初聚集时的故事，可是在我成为「道具」下层前你们不是也一直在相互支撑着吗！！为什么啊。为什么变成这样啊！！这根本不是单纯地因为你急性子发作杀死弗兰达的关系！如果学园都市的上层们真的掌握了那场战斗，那么不管局部的胜负关系会怎么样，「道具」原本不就注定要输给「集团」了吗！？走投无路的我们，不就被设计好了要互相残杀的吗！！」
如同神一样操控人的命运的学园都市上层，也许连这样的对话都能预料到吧。然后他们会在灰暗的房间里一边消遣着，一边听着这般沮丧的对话而发出嘲笑吧。
「我说啊。如果想看到我悲惨的处境多少次都让你们看！让我死命磕头也好，舔鞋底舔到你们满意也好，用打火机烧了我的存折也好，我都不在乎。如果这样能让战争结束，我什么都可以做！」
从心底将真心话吐露出来后，滨面感觉到对于「真正之敌」的印象也渐渐浮现了出来。这不是麦野一样的怪物。而是将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变成怪物的那帮家伙。
他并不想说出社会和生活环境不好这样的台词。如同麦野造就的灾祸，在自然界中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她曾经是就是这种噩梦般的存在啊。
只不过。
如果说有那种故意改变小角落的不良混混和能力者周围的一切，创造出悲剧，将其转换为自身利益的人存在。那种人比起单纯的怪物，反而是更加令人感到恐惧的「恶意之人」吧。
「所以说，停止吧。」
已经没有战斗的必要了。
我们在这里性命相拼，然而那些真正从中获利的家伙们却显然正在我们绝对触及不到的地方磨牙以待。为什么只是为了让他们拥有的宝石和画的数量增加，我们就不得不进行血战啊。到底有什么理由，才能让一个小女子被改造成怪物，一边被喊作「怪物」，一边又要被枪口指着啊。
「所以啊，」滨面说道。
好不容易才从学园都市这一巨大的「暗」中摆脱出来，将精神枷锁完全切断的滨面，从嘴里吐露了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

麦野沈利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被宿敌抱着身体的麦野，明明就在平时的她连根手指都不用动一下就能秒杀对方的距离处。可是超能力的怪物却依靠在无能力者少年的身上。
过了一会，她张开了嘴。将头摇了摇。
「……你在说什么呀，滨面……」
似乎是竭力说出来的话。
好像是自己的心已经粉碎，然后从其中的某种东西那儿传出来的声音。
「你啊，不是选择了泷壶吗？为了救她，你不是击败了我两次吗？那样的滨面，事到如今还说什么要救我……」
「是啊……」
滨面点点头，呻吟般地回答。
「是啊！！我选择了泷壶！我发誓拼了命也要保护她！！那件事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说，我当然不会转而选择你！！事实并没有改变。为了守护泷壶，是我抛弃了你啊！！」
「不论如何悲惨的事实都要接受。」滨面说道，「如果这样能够制止纷争的话。」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滥用暴力的严重性。注意到这一点的麦野的唇沿，流露出一点点，不仔细看就注意不到的一丝细微的缓和。
话说过来，她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了。
这并不只是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睛而已。那种事情都算不上问题，真正原因在于麦野沈利体内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学园都市那不知道什么来头的医疗技术，与席卷全身的「体晶」的威力。再次想到悲惨的现状，麦野时断时续地嘀咕道。
「……任性的笨蛋啊。」
「我知道。估计我是学园都市里最烂的人吧。」
「我可是杀死了弗兰达哦。把「道具」也毁得一塌糊涂。还不止一次地想要泷壶的命。像这样的我，你说到底要怎么拯救啊~」
「事情可没认为这样就算了。对我如此，对你也是一样。」
「……？」
「所以说，你要带着必死的觉悟对绢旗道歉，也要对泷壶说对不起，还要在弗兰达的墓前痛哭流涕地祈求原谅。这样

「一来……」
说到这，滨面忽地停了下来。
无能力者的不良少年，转动他那不太灵光的脑袋，才总算将要说的话组织了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再次回到「道具」。一定能回去的！！」

没有异议。
在此之前，麦野沈利的思绪就完全停止了。
在这沉默之中，只有滨面继续他的发言。
「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守护你的生命！你也好，泷壶也好，绢旗也好，为了让大家都回归到「道具」中，我也会赌上性命的！！所以说站起来吧麦野。拜托你了。哪怕一次也好，真正意义上地用自己的脚站起来吧！！将那学园都市的混蛋们创造出来的，扭曲精神的枷锁给切断吧！！」
「……无能力者的滨面，居然要保护超能力者的我……」
嘀咕到这里，麦野露出了微笑。
那是麦野沈利，绢旗最爱，弗兰达，泷壶理后。她们在一起在餐馆里举行作战会议时露出的笑容。
「别开玩笑。可别太小看我啊。」
推开滨面的手，麦野以慢悠悠的动作站在了雪地里。她的身体忽地摇晃了一下。可是麦野用手制止了急忙要来搀扶的滨面，她抬起下巴，示意了一下那令人不爽的四色光的诡异疾走的夜空。
学园都市制造的超音速轰炸机刚刚经过那儿。
顺着那架轰炸机的飞行线路，可以看到有三块东西正垂直降落下来。
叽叽叽叽！！他们听到了刺耳的噪音。那是掉在雪地上的，俄罗斯军队的工作部队使用的无线电机发出的。有人在进行电波干扰。这是为了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非人道的事情不泄露给外界知道而做的。
有一种摸到湿湿黏黏的烂泥般的厌恶感。
在与普莱贝塔对峙时一样，那个「气味」传了过来。明明是同样的学园都市制武器，却同击退俄罗斯军工作部队时的那个怪物级飞行器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不是那个明明没有委托过它，却对实施了对蒸汽调配机爆破的好家伙。
毫无疑问是为了灭口而来。
只有这个目的而已。
滨面直觉地感受到。
麦野抬头注视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天空，嘀咕了一句。
「……原本就准备将我用完了抛弃的样子。恐怕是判断出我这个便宜货在发挥全部研究成果前就要彻底坏掉了吧。第二计划来临了哦。滨面你怎么办呢？」
「说过了吧。」
滨面将距离自己不远处丢下的突击步枪再次捡了起来。
「为了我们能将大家召集回「道具」，就算拼了命也在所不惜。」
「……哼。这是好胆量呢」
麦野用滨面听不到的，只是在嘴里嘟囔着的声音说道。
另一方面滨面在巡视着周围。在学园都市的暗杀者们全部降落之前，还有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
在这一期间，首先要找到因为雪崩的余波而走失的泷壶。在那之后，就必须开始为迎接这次从夜空来袭的学园都市的暗杀者们而准备的作战了。
时间所剩无几。
取代了麦野沈利的「暗」，间不容发地为吞噬滨面他们而袭来。

5

圣乔治大圣堂，地下。
茵蒂克丝的猛烈进攻并没有丝毫的留情。
她很快就看穿了「史提尔·马格努斯勉强地召唤出三组火之巨神的做法，其实是构造出了三位一体的火神形态，使魔力在三体间循环达到节省魔力消耗的作用的事实。」并为了将其摧毁，只对一具「魔女狩猎之王」作为唯一目标集中攻击。
原本是利用三组「魔女狩猎之王」的作用来减轻负担，可现在因为其中一组被消灭的关系，失去稳定性的负荷令史提尔感到苦不堪言。
可是战斗没有结束。
连喘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在自如使用十万三千册的魔法书的茵蒂克丝的猛攻下，根本没有那种空闲。
那异常的存在一直纠缠着史提尔。
茵蒂克丝不带感情的瞳孔中闪耀着魔法阵，从她仿佛被抽掉脊椎一般、绵软无力的背后生出了红色的羽翼，其周围如同光粒子般的物质集中在一起，构成了数把漂浮着的西洋剑。不论是哪一个都具备了彻底歼灭敌对者的机能，而如今的靶子就是史提尔·马格努斯了。
「可恶……！！」
在这种情况下，茵蒂克丝挥动了几下赤色如血的羽翼，那由光粒子组成的细长的如西洋剑般的物体迸出了多个棱角。这些剑并不是握在茵蒂克丝的手中，而是漂浮在她的周围。史提尔不由得联想到了丰收神弗雷所拥有的，能够自动战斗、自动斩杀敌人的那把剑。
（天使之翼加上丰收神之剑……！！对于融合十字教与北欧神话二者的我的术式，这还真是想得很周到啊！！）
在北欧神话中，根本不存在那把剑曾经战败的传说。就算是最终之战——Ragnarok时，（译注：北欧神话中的诸神之黄昏）也只是因为「弗雷在战争开始前，将那把剑交给了其他人才败北的」。而关于如何战胜那把剑的方法，没有被记载在任何地方。
是的。
无论是主神奥丁还是雷神梭尔，都仅仅只能跟那把剑拼到两败俱伤的地步。
只靠「魔女狩猎之王」肯定是不够的。
不知还有多久就会耗尽全力，然后来不及恢复就被干掉了吧。
那样一来，谁来阻止茵蒂克丝。

怎么才能拯救她。
史提尔一边思考着，

轰！！
史提尔毫不犹豫地又生出了一把火焰剑，插入了茵蒂克丝与「魔女狩猎之王」之间。

因为火焰巨神有两只，所以连自动回复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加上因为茵蒂克丝的猛攻完全无法停下来修复，就像是被剗掉一大块肉一样，局势直转而下。
那么，这时候只有采用其他的手段弥补，以此继续战斗了。
只要能够争取得回复的时间，那么就能重新建立魔力循环了。
锵锵锵锵锵！！血翼同巨神手中的火焰剑相互进行了数次的斩击，让史提尔连身体内部都不由得发紧，冒出了冷汗。
火焰剑毕竟不是万全之策。因为受到茵蒂克丝的攻击被砍飞了的情况也是有的。在一个勉强的容身之处，史提尔继续疲惫地战斗。

可是。
那可是为了将试图夺取十万三千册魔法书的个人或者组织全部歼灭而制作出来的「自动书记」模式。对于这样的茵蒂克丝，史提尔·马格努斯要是能一个人应战的话，反而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这可不只能用史提尔的成长来解释。
准确说，是茵蒂克丝的状态不好。
（远程控制灵装的弊端吧。）
虽然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地破坏了十万三千册魔法书的攻击，但是史提尔并没有对自己的能力有过高的评价。
（因为茵蒂克丝的意识处于无端中断的状态，因此精确度和速度都变差了。如果是和那只右手的少年一同战斗时的她对决，这样的小动作就起不到作用了吧。）
虽说如此，史提尔可没有想感谢一番的意思。
说到底，没有那件控制装置的话，她也不用这么痛苦了。
史提尔迈出了一大步。
只是弹指之间的工夫。
只要能够让火焰剑爆发的话，也就能夺取她的意识了。不论是多么强大的魔法师存在，其本质依然是那个纤弱的少女。
只要结结实实地挨上一发冲击波，茵蒂克丝应该就会因无法行动而停止追击了。之后，再利用那段时间在她身上贴上符文卡片以起到精神束缚的作用。
这样一来就结束了。
尽管如此，在这最后关头史提尔的意识还是有一丝动摇。
即使是为了守护她。
即使是因为远程控制灵装的关系，而被迫进行的战斗。

迄今为止，那孩子已经受了太多的伤。
再一次给予她伤害的事情，是史提尔·马格努斯的魔法名能够容许的吗？

这不是该考虑的事情。
不能再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随后。
「第三十二章第四十四节。为了反击而进行的准备已经完成。」
本应当守护的少女那里，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夺取学园都市战车的行动非常简单。

原本美琴就是电力操纵能力者中的佼佼者，虽然说战车是以内燃机发动为主要动力，但是大部分设备为电子化产物则是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不用电线都能直接黑客入侵的美琴来说，这些兵器完全不在话下。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也有作为对抗电气系能力的装备，比如通过完全反弹电磁波来保护躯体的装甲，以及利用药物产生化学性频率收缩反应的方式强化而成的驱动铠。但是那种措施还没有运用到车辆上。

从远处阻止了引擎发动后，美琴拉开升降口的开关，将里面坐着的乘客给赶了出去。

虽然他们知道发生了异常，可是无线通信却被美琴给干扰了。俯瞰战场的监控雷达和UAV发来的空中摄像也是同样的下场。因而他们根本注意不到自己脱离了战线。

「嗯。战车这种东西跑的令人意外地快呢。」

在妹妹操作的战车中，美琴对此嘀咕了一句。

「虽然近代的战车已经拥有了再高速公路上都能无阻通行的能力，可是在这样的雪地中都能保持150公里的时速，这也是拜学园都市的科技所赐吧。御坂恰到好处地报告说。」

「嘛，毕竟是一台价值70亿的铁块，如果这都做不到反倒令人困扰了吧。」

「姐姐大人，是复合材料。御坂纠正说。最近的战车的主力火炮能达到四·五马赫的功率，御坂叽叽咕咕地补充道。这是比姐姐大人的超电磁炮更高的功率。」

「又不是光靠速度来取胜的。」

正因为拥有电气系能力象征之名，所以这并不是一种纯粹自尊心受到刺激而做出的回答。倒不如说，利用电力的不同用途全方位攻击敌人的手段之多，才是她的真正实力。

(……所以说，嘛，那个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能将攻击消除的笨蛋是个特例就是了。)

「打扰姐姐大人的自言自语十分抱歉，可是……」

「呜啊！？」

「已经能够目测到进行对核弹头NU-AD1967准备工作的独立部队了。御坂报告说。」

好像是因为全力奔驰的关系，被履带滚动卷起飞舞的雪雾似乎被对方的夜视探测器看到了。

在远方，有什么东西发射了。

脑子里一直装着核弹头事情的美琴紧张得背后一阵抽搐，不过看上去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在那儿发射的飞弹体型较小，而数量也很多。

「似乎是用于空中轰炸的地对地导弹。御坂警告说。数量大概是30~40枚。」

「喵来如此。」

「虽然从刚才开始姐姐大人就一直像只猫一样，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御坂催促行动道。」

「当然。」

美琴说着，打开了头顶的升降口。

小型管道口一样的圆形通道口被整个打开，美琴从主炮的炮塔上面往外探出了上半身。

「是用拿手的绝活来收拾你们喽！！」

她喊出这句话的同时，刘海处散出了火花。

释放出来的并不是雷击枪。而是对于前方大范围电磁波辐射。由于在空中以2倍音速飞行的地对地导弹正在锁定目标，因而美琴采用了对其雷达之类的东西进行干涉的形式。

导弹群顿时失去了目标，朝着不同的方向坠地。

数声爆炸响起，尽管没有被直接波及到，但美琴也经受了如同一记耳光般的冲击。可是她却无视着这些影响，定睛地望着前方。

「就这样前进！！落在后面的话也就只能迎接下一轮弹幕了！就这样一口气全部收拾掉！」

「御、御坂……」

「？」

「御坂严重的电磁波伤害御坂网络御坂御坂断线御坂需要进行修复工作御坂御坂咕嘟咕嘟……」

「哇哇哇！！你突然在搞什么飞机啊！？什么？你难道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对于由系统最大功率输出的电波干扰缺乏抵抗力的事情吗？」

由于在驾驶席上的妹妹已经开始神志不清，美琴慌慌张张地中断了电磁波辐射。

「呼……到底量产型的妹妹们还是无法和姐姐大人媲美的。御坂带着自嘲的口气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立场。」

可是毫无疑问，终止了电磁干扰的话，就将迎接对方全力以赴的空袭了。

「总之突破过去！！」

美琴喊道。

「只要能接近到一定的距离，那帮人就会因为顾虑到自己也会被卷入爆炸的风暴中的停止大规模轰炸的！！」

嗡！发动机如同响应美琴的命令般发出了轰鸣声。距离发射地对地导弹的地点，只有不到两公里了。

独立部队那边似乎也放弃了轰炸，取而代之的是将藏在山丘后面的战车部队给调动了出来。就算多多少少也有了被流弹击中的觉悟，可是被数十门主炮集中攻击的话可是毫无疑问要被炸飞的。

「虽然只是推测，在不到500米的前进路线上我们至少要被轰击20次。御坂……」

「既然如此，就在那之前把一切给搞定！！」

哗啦，在美琴战车的周围，有黑色的影子在蠢蠢欲动。

不，不对。

那是长眠在雪地里的大量铁砂。美琴将周围200米范围的铁砂全部收集起来，并利用磁力让它们随着自己一起行动。

从对方眼里看来，这就好比是铜墙铁壁一般。

是那种袭击陆地的，犹如巨大海啸般令人绝望的铁壁。

这就是NO.3的超能力者。

这可不仅仅是炮击。

在这样的操纵力下还能最终都令她束手无策的，美琴只知道两个人。正与负。那两个处于两个极端的能力者而已。

「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喊声，巨大的铁砂群从上方追随美琴而来，并抢先一步冲进了敌阵。如同掀起高潮的海啸，又如同某种蛇类生物一般，高速震动着的铁砂之山，席卷了对方的据点。而俄罗斯的独立部队对此束手无策。

毫无悬念的。

毕竟不论经受何等凶猛的炮击，铁砂的漩涡都岿然不动。

朝着陷入混乱的敌阵，妹妹操纵的战车不紧不慢地冲了进去。美琴将整个身体探出升降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前方。

在敌阵的中央，有一辆大型卡车般的车辆。那是轮胎超过了20个，比火车一节车厢那么大的车子。只是在其货架的位置，搭载了一个巨大的发射筒。使用油压气缸垂直放置在那儿的，恐怕就是内置了NU-AD1967的导弹了。

就如同要使情况更加严峻似的，它的尾部已经冒出了火花。

美琴一个纵身，从在雪地中横移的战车上跳了下来。

(……洲际导弹也好替换了「外壳」的战略核弹也罢，基本上都是电子控制的。只要来上一发雷击，就彻底报废了。)

不勉强使用超电磁炮，是为了防止核物质泄露。所以索性就采用将控制电路给破坏作废的办法，更能保证切实的安全。

就在起固定作用的支架即将同导弹分离的那一刻，跃到空中的美琴将意识集中在了刘海的位置。

伴随着蓝白色的火花闪动，美琴使劲浑身力气大喊。

「——给我消失吧！！」

莎夏·克洛伊洁芙正在「伯利恒之星」里奔跑。

在十字教历史中也从未有过的大型神殿——「伯利恒之星」。可是在其内部，却被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所笼罩。连一个僧兵都没有看到。那黑暗，给人一种建造了这个要塞的名为右方之火的男人灵魂深处具象化的感觉。那个男人，根本上就不相信「同伴」这个概念。正因此，才形成了这般的构造的建筑。

那个好像是学园都市学生的少年，因为右方之火 的攻击而和她分散了。

本来应该立刻去帮忙的，可是她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时就已经知道跟右方之火正面对决没有丝毫的胜算。那个名为右方之火的男人，是个怪物。他已经完全超越了魔法这个概念了。

但是。

如果对手不是右方之火个人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 虽然是个人的见解，不过伯利恒计划的根基，应当是同这个神殿和变异了的夜空有很大的关联。所以说，为了能够操控这一切，右方之火跟「伯利恒之星」有某种魔法上联系的可能性很高。）

莎夏一边细心地观察周围，一边高速地在神殿的走廊奔跑着。

（… … 补充说明，就算对于无法从正面较量的右方之火，只要通过利用「伯利恒之星」达到间接攻击效果，「可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总而言之不快一点的话。

虽然对于那个少年的出身并不是很了解，可是没有魔法师的感觉。那么就是要借助以对非现实的检阅和剔除为宗旨的俄罗斯成教之手应当守护的存在了。为了达到对那个怪物「拖延时间」的目的而使用外行人的力量这件事本身，已经是必须自我处罚的事态了。

（… … 可是，具体要以哪儿为目标呢？「伯利恒之星」可是半径40公里以上的大型神殿。就算是要确认准确方位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焦急的莎夏，这时从一旁的柱子阴影处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锵锵锵锵！！」

「！！？」

惊！莎夏如同受惊的小猫般身子一僵，不假思索地从腰间的皮带上拔出了L型拔钉钳。可是从如同日本居合道的动作般挥动的铁家伙前端，却并没有刺穿声音的主人。

「钢之手套」。

用机械零件勉强组合出来的如同手臂造型般的灵装，与刑具改良而成的拔钉钳击打在一起，在空中迸发出炫目的火花。

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穿着像是曲棍球队服夹克的少女。其特征是从迷你裙臀部的位置，有一个类似于人工「尾巴」似的东西正在那晃动。

「哎呀。「伯利恒之星」上升的时候，明明用「钢之手套」抓住外面墙壁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虽然为了同地上的贝萝普她们取得联络而搭建了无线电，可是没想到这个要塞的守备居然这么严，连钻空子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为了英国，我正尽可能地把这个要塞的技术记在脑子里呢。而且我那重要的少年也弄丢了，为了找他而稍稍绕了远路呢。」

黑发的少女并不介意被拔钉钳打过来的事情，「你是俄罗斯成教的人吧？看你似乎很困扰的样子那么我就把收费标准给你说一下吧。我推荐的是中途可以下车的路线。现在决定的话可以算你便宜一点哦。」

「… … ？」

对着稍稍歪着脑袋的莎夏，黑发的少女灵魂地甩了甩「尾巴」，朝前方示意了一下。那儿是神殿的下部。可以看到有几个四角形的容器正悬挂在那里。

「像是紧急逃生装置的东西呢。有种巴士跟降落伞结合体的感觉。嘛，虽说即使放着那些俄罗斯成教的人不管，右方之火也能达成计划，不过万一弄点麻烦就糟了，所以就从那里把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们给驱逐出「伯利恒之星」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就让我来帮你带到那里去吧。嘿嘿。」

「… … 问题一。所谓的收费标准是？」

「哎呀呀，并不是要找你耍钱啦。我可是在为了替英国效命而活着的哦。作为报答，你就发誓等日后英国遇到危机时伸出援手就好了啦。」

黑发的少女笑着说。

虽然说从迷你裙里伸出来的「尾巴」给人一种恶魔的印象，可是那细小的尾巴尖显得非常可爱。简直就是个小恶魔。说到底，这种口头承诺如果事后赖账的话她能怎么办啊。

虽说如此，因为对于英国的事情并不了解，莎夏并没有特地提出疑问。

「回答一，是让希望脱离战斗的人快点逃走。我需要补充说明，我还没准备从这儿出去。至少不向右方之火报一箭之仇之前… …」

「哎嘿嘿，知道了。关于这个回报日后我可是会用尽各种手段去讨要的，不要忘记了哦。」

轰隆！！伴随着这个声音，在神殿正下面悬挂着的数个容器被释放到了夜空之中。虽然在地面上也被战火所包围，可是她可没有去操心那么多心的必要。他们怎么着也是俄罗斯成教的职业魔法师。

黑发的少女轻轻摆了摆「尾巴」，说道：「那么，所谓要找右方之火报一箭之仇是指？」

「回答二。我不觉得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似乎很急躁呢。要不要吃片口香糖？」

这么一说，莎夏隐藏在刘海下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 … 回答三。我对于那种将化合物凝块嚼在嘴里的人的感觉不感兴趣。」

「从新约圣书里提到的恩赐食物那时候开始，十字教徒就有了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传统哦。」

莎夏无视那个纠缠不久的黑发少女，继续朝着「伯利恒之星」的内部跑去。虽然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个神殿的够咋，但是目标的装置已经大致有了眉目。

右方之火与神殿互相联系的东西。

在这个「伯利恒之星」上，假定这是基于十字教系的近代西洋魔法而产生的「神殿」，那么不管规模有多大，构成「神殿」的零件，数量，颜色，配置上都不会发生变化。

像这样虽然是从世界各地搜集最高级的素材，让原本已经足具规模的神殿进一步扩大的产物，但是说到底还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被这种视觉的巨大化所蒙骗了。即使魔法师莎夏·克洛伊洁芙所拥有的知识，也足够与之对抗了。

就在这个时候。

莎夏忽地停了下来。那儿并不是她所知的「神殿的重要位置」。莎夏看到的只是一个窗户。透过它能看到广阔的暗色夜空，还能远远地望见别的建筑物。

墙壁和天花板大部分都崩塌了，因而从这里能看到那里面的样子。

右方之火正在挥动一把几乎延伸到夜空尽头的大剑。

然后。

莎夏看到了与他对峙的少年的右手，从肩膀处被完整切断的瞬间。

俄罗斯成教的特殊部队「歼灭白书」的女性领导人瓦希莉莎，到达了莫斯科。原本红色的修道服似乎被染得更加鲜红，有好几处都染上了血色。从她紧闭的嘴唇端，也流下了同样颜色的液体。

可是。

这并不全是她的血。

连两手的指尖都被染红的瓦希莉莎，用这双手打开了巨大宫殿的正门。虽然途中遇到了几名刺客的袭击，可是她都没有在意。无论是敌人的战斗力，还是他们原本是自己同伴的事实。

统统扫平。

「独守家门的食人巫婆——」

如同女孩般的歌声响起。

配合着瓦希莉莎的歌声，一个被无数碎影缠绕的老婆婆在宫 内里展示了威力。巨大的火焰块发生了爆炸，职业魔法师们在地上来回打滚，不住地发出悲鸣和怒吼。

当她的脚踏入宫殿深处时，从前面传来了一个胖男人的声音。

「来了吗？」

令人感到厌恶的声音。

司教等级，穿着镶金衣服的中年男人。

「跟吃人的怪物一见钟情的死魔女。由非现实崩溃至极而获得成果，就是这副不老的身体吗？」

「我倒是喜欢你称呼我为童话中的女主角呢。尼克兰司教。我怎么也是国民的偶像吧？」

「别扯淡了。你这个烧死母亲和姐姐而获得幸福的女孩残骸。」

瓦希莉莎无视他的话。

她使了个眼神，那怪物的影子如同感应般动了。以直线朝着尼克兰的位置突破过去。

看着袭击而来的魔女，尼克兰开口说。

「吃人的魔女很有名啊。就这样已经很强了。虽然在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不过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要被吃人魔给吃掉，要么逃走这两种可能而已。人类方面战胜它的事情几乎是没 有的。」

砰！！伴随一声巨响，食人魔女爆发了。

「不过呢，也有别的杀死它的办法。」

尼克兰说话的同时，在他周围出现了不明的漩涡。那是透明的水。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在漩涡出现的一刻，装饰地板的毛毯烧了起来。

「在一个有食人魔女出场的传说中。魔女管理着给予永久寿命的「生命之水」，以及给予死亡的「死亡之水」这两潭泉水。骑士们被委托魔女带他们去「生命之水」的地点，却在最后关头将魔女推入了「死亡之水」中，并且独占了「生命之水」。」

食人魔女被透明的液体吞噬而消失。尼古兰又打了个响指。忽然间那怪异的水化作了海啸般朝瓦希莉莎而去，将她从头到脚吞在了里面。

「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通过人力战胜的例子哦。」

悲惨的情景正在蔓延。

瓦希莉莎的左半身，已经完全地消失了。手腕完全化作了白骨，从胸口到小腹的女性轮廓也崩坏了，那梦幻的色彩「身材」也土崩瓦解。同时，即使是这样对于瓦希莉莎的分解并没有停止。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连头发都会一根不剩了吧。

「这场大战，是约束俄罗斯的俄罗斯成教的中心人物，总大主教亲自签署实行的国策。」

如同吐露心扉般，尼古兰对瓦希莉莎说道。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是对于如何表现出阻止那件事情的想法，还是需要好好用脑子考虑下的啊。」

可是。

这时，司教皱起了眉头。

很奇怪。

应当已经半个身子都消融的瓦希莉莎的脸上，并没有浮现出痛苦或者恐惧的表情。一如既往，挂着一副不知道在考虑什么的笑容。

接着。

本应当连肺部都失去的瓦希莉莎的嘴角，明显地动了动。

「哎呀。动过手脚的签名是无效的东西，这在世间不是一般性的常识吗？」

忽地。

尼克兰往后退了一瞬间，瓦希莉莎的伤口开始愈合。砰砰砰砰砰！！随着正体不明的声音响起，被除去的部位在除去的位置开始了血肉的整合。

「与战争关联的文件，并不是利用了俄罗斯成教的命令系统，而是军部的命令系统。不过总大主教并不习惯于介入网络的命令。… … 举例来说的话，就是没有考虑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的数位板上进行电子签名后，其笔迹的数据，会有被添加到更加危险的文件中的可能性。」

我倒是并不讨厌天真烂漫的孩子形象呢。瓦希莉莎随口地嘀咕道。

尽管是用异常的方法重生的，那些新生的部位，比以前更加熠熠生辉，充满生气。是那种十几岁的，就算不加任何保

养都能拥有的水嫩肌肤。

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女主角一般。

「那么，如果可以弄这种小动作的话，就能被俄罗斯成教与军部任命为联络官了。尼古兰·托尔斯泰司教。虽然你是最奇怪的一个，可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总大主教的宝座吗？为此才急急忙忙地考虑暗杀吗？」

尼古兰以一种看着难以置信存在的眼神望着她那部分发出异样白色光辉的皮肤。

「我的「死亡之水」是完美的！！这可是为了对付你这样的魔女，专门去穷乡僻壤的地方找来的素材做出的灵装啊！！如果你真是那个在魔女庇护下的瓦希莉莎本人的话，根本不可能躲开「死亡之水」的！！」

「哎呀哎呀。尼古兰，你忘记自己说的事情了吗？」

正处于蜕皮状态，同时拥有两种质感的肌肤的瓦希莉莎，笑着摇了摇头。

「食人魔女，可是同时管理着「死亡之水」与「生命之水」的。」

「……难道说」

「就是这样子呢。那句话的核心就是「获得永恒生命条款」，只不过是让「杀死魔女的手段」能够有一个HAPPY END而产生的小道具罢了。虽然我的肉体并不是不老不死那么夸张的状态，可是那两个泉水哪一个更重要，更一个更强大这一点，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吧？」

那样一来，尼古兰手中那张牌就不可能杀掉瓦希莉莎了。他虽然也充分准备过「死亡之水」之外的装备，可是就算把它们全部使出来，也只是让她朝着光滑肌肤继续迈进了吧。

然后，瓦希莉莎并不是能容许尼古兰逃走的那种宽宏大量的魔法师。

「独守家门的食人巫婆。」

带着笑容一点点靠近的童话女主角，让歌声在宫殿中回响。

「请给予诚实而弱小的女孩子以力量吧。为了变成将不诚实而丑陋的大人给残不忍睹地击败的HAPPY END，请给予我压倒性的魔女之力吧！」

3

咕噜噜地。

上条的右手划出一道血色的轨迹，在空中飞舞着。细小而鲜红的轨迹画出一个圆圈后停了下来。形成了一种诡异的艺术之美。

右方之火轻轻地伸出了手。

如同被吸引了一般，上条的右手被他抓在了手中。

幻想杀手。

无论用科学还是魔法都无法解释的，将一切异能之力给消灭的奇特右手。

右方之火的嘴唇，愉快地撇了撇。

乓的一声。

伴随着类似于水气球爆掉的声音，被砍断的右手哗啦地弹起散开，血和肉和血管和神经完美地被分解·扩展开来。

「世界环境将由「伯利恒之星」来调整。然后作为媒介用的右手也被砍断了。植根于本大人体内的力量，如果不经过程你的右手，就不能发挥出100%的实力啊。虽然说幻想杀手这样神圣的右手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净化作用。不过对于我而言，倒还不如说是粮仓中偷吃作物的老鼠罢了。不过那种不必要的技能也因为承受本大人的基本之力，而失去它的作用了。……这样一来我的右手就完成了。之后，只要我使用出身体内的「与生俱来之力」，一切救赎就完成了。本大爷的手，本来就是依附了足以拯救全世界的力量啊。这没准是被人们称作「神上」的存在……对于我而言是无所谓。并没有试图去同它并驾齐驱或者超越它的打算。只是集中这股力量去拯救世界的话，我就成功了。」

那些血肉被右方之火右肩上伸出的「第三只手」给吞噬了。

痛苦。

一向稳若泰山的右方的眉头，露出了一丝不快的扭曲。

虽然血肉已经完美地融合进去，可是「幻想杀手」的力量正在对右方之火产生特别的作用，从根源不断地进行消除。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右方之火的力量并没有瞬间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沉睡于右方之火体内的力量为了不至于被「幻想杀手」的效力给消除，因而不停地释放出更大的能量相对抗造成的。

（……虽说不是以前那些小聪明的做法能够解决得了的。不过运气和实力都是站在本大人这边的。说到底，如果原本没有这种等级的实力，也就同「神之子」般的力量不相符了。）

噌的一声，右方之火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不仅仅是心脏，以「第三只手」为中心，全身都开始了收缩。这是寄宿于他体内中心的力量，正大幅度地朝获得了血肉的「第三只手」移动的反应。

其证据在于。

这是如同获得改变世界之力的降临的证据般，巨大的变化。

并不是在右方之火的体内。

而是在那颗迎接他的行星上。

天空正广阔地呈现出来。

赤，蓝，黄，绿，明显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那些颜色不同，是因人为造就的夜空之暗，哗啦一下撕裂开来的结果。如同旧的长筒袜被撕破一般，从各个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龟裂，无声地扩展开去。

从那个方向出现的，是金色的光芒。

真的如同神话一般。宗教画中的世界。那是降下的光之帷幕，仿佛将天地相连的景象。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到了，肯定会产生云端的天使降落人间的错觉吧。事实上，神和天使并不是位于物理概念的高空，而是如同红外线和紫外线一样，位于我们看不见的位面之中。……从其实本质而言可能是差不多的。因为那金色光芒的真实面目，正是巨大的「天使之力」这种存在。

并不是将天使给喊出来。

而可能是更接近于将天使所在的世界给召唤了出来。

右方之火痛苦地不停敲着大门，他并不是在等待这厚重的门被打开。而是在他站立的地方，正朝着「相应般的」形态转化。

这就好比十字教的圣女因为被人厌恶而被强行带去妓院时，那个妓院却化为了光辉的说教院一样。

与另一个伤痕累累的圣女被投入冰冷肮脏的监狱时，因为光明的天使之力而使得整个空间充满春的气息，将她的伤痕温和地治愈一般。

（天空被浸染了）

真理者的周围，被真理所侵染。

确认了这一事实的右方之火，愉快地歪了歪嘴巴。

（接下来将地底给重塑，把所有的齿轮进行修正，并设置以给予润滑的机制，这个世界就将以「本应有的样子」再度正确运转了。）

这样一来，失去右手的少年也就没用了。

那个只不过是作为将右手留在世上所需的插座而存在的肉块，只有退出舞台的命运了。

（本大爷就要拯救这个世界了。为此，你已经没用了。）

朝着如今还在从伤口切面大量失血的少年，右方之火用与之前不同，拥有清晰实体的「第三只手」朝他刺去。

「感到光荣吧，肉块。你的人生价值，就乖乖让我收割去吧。」

到此一切都解决了。

与那个丑陋而摇摇晃晃的，半吊子的「第三只手」不同。

与从十万三千册的知识量产生出的破坏也不同。

这才是拯救世界的力量。

一种神话般的中心之力。

与「神上」相称的存在。

只要有需要，能使一颗惑星灰飞烟灭的压倒性的光爆，毫无疑问会把失去价值的插座碾成粉碎。

一定是这样的。

「……？」

那个瞬间。

右方之火首先感到的不是愤怒，也不是恐惧，而是疑问。

本应化作尘烟的少年的身体，连一丝的伤口也没有。

不止如此。

右方之火释放出的巨大光之漩涡，正从正面分裂成两半，朝着少年的左右两边散去。尽管这释放出的，是能够让惑星烟消云散，从十字教所有神话中再现的终极力量。

就好像。

就好像是被从少年肩部的伤口切面处伸出来的，看不见的右手被弹开了一样……！！

「什……么……？」

仍然没有接受现实的右方之火呢喃着。

这脱口而出的话，让他甚至连自我都无法控制，就如同在路上滚动的雪人一般膨胀了起来。

「你的右手已经被取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拥有着「力量」啊！？」

没有回答。

被自己的血染红脸颊的少年，只是垂着头。

右手的位置。应该是不存在的、伤口的位置。

嗖嗖嗖嗖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集中。

（……）

右方之火仅能转动着眼球，看着从自己右肩长出的东西。

确实，他已经得到那个少年的右手了。化为自己血肉的那只手，拥有着能将一切异能之力消灭的特殊力量，「幻想杀手」。

那么。

在右方之火眼前的敌人处，逐渐聚集起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要做什么……）

明显地，右方之火感觉到自己的嘴唇正在快速地变干。好不容易得到了「幻想杀手」的右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在万事俱备之后，作为最终的钥匙而获得的奇怪右手。只要有右方之火的力量，再加上一度完全分解，作为灵装重塑的「少年的右手」的话，就能将世界彻底拯救了。明明已经获得了那么价值连城的宝物……

相形见绌。

依稀地看见了。

朝眼前这个少年的肩头处压缩中的巨大力量漩涡，让右方之火感觉到了一种令自己的手黯然失色的威胁。

（透明的）

右方之火，再次朝少年的脸看去。

一直低着头，看不见表情的脸。

在他身体里，很难想象仅有「幻想杀手」而已。仅仅只是「将异能之力消除」，还不能令右方之火如此的动摇和警惕。

如今，他还感到一种肌肉刺痛般的错觉。如同在近旁观看升空的烟火般，那种发自内心的巨大冲击，正如同一堵几乎透明的墙般接近。

（「有什么」存在！！）

（——）

少年、上条当麻悠悠地抬起头来。

动作十分的小。也十分的缓慢。也没有做一些特别而有规律性的动作。

只是，将头抬起来。

如此而已。

右方之火，感到自己从肩膀到脖子的肌肉正在变得僵硬。

来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不管怎样都要警戒某种东西过来了。

然后。

砰！！！！！！

上条当麻，用自己的力量将「看不见的某种存在」给捏碎了。

在呆立着的上条的肩头，聚集的巨大力量，被他头上出现的更大的另一种力量如同张开了大口般，整个地吞了下去。就好比，是咀嚼一般。在肩头附近的空气，如同糖水似的摇动。那样的力量。只是一瞬间。粉碎了。「……是「你这混蛋」吗？」上条的嘴唇动了动，小声地说。「虽然不知道「你这混蛋」是哪个无名小卒。」绝对不是什么很大的声音。可是，却刺痛着右方之火耳根的深处。只要对方动动手指，或者眨眼的瞬间看漏了的话立刻就会对战局产生影响。他的心中发出了这样连自己都无法制止的警告。「「你这混蛋」想做什么不管我的事。」上条，并没有看着「神之右席」中拥有最强力量的右方之火。他在对「什么」说话，「神之右席」也完全不得而知。「只是，」那恐怕是只有上条当麻才明白的了。总之，他这样说道。

「……在那呆着别动。这家伙由我来对付！」

滋溜溜的，给人潮湿般感觉的声音迸发了出来。就在右方之火这么想时，从上条当麻的肩头处已经伸出了一只右手。刚才被吞食掉的巨大力量，重新以肉体的一部分生长了出来。（分，分离了吗……？）右方之火试图说些什么，却注意到自己已经无法出声了。只剩下喉咙深处发干、仿佛被喉管被黏住了的感受。（还白白浪费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就是为了将「幻想杀手」夺回去吗……？）右方之火朝自己取得的少年的右手望去。不管怎么说现在右方之火已经将「幻想杀手」的右手给完整地分解了，并吸收到了自己的体内。可是，他也注意到到手的血肉正渐渐失去力量的事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特异能力，在同一个世界都不会存在两个。这让右方之火感觉到了一种概念般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可以说是「那右手只有依附在名为上条当麻的少年身上，才存在着真正的力量」吗？绝对不能失去。这并不是说舍不得「幻想杀手」这个东西。反倒不如说，原本就计划排除掉吸收进自己体内的「手」作为幻想杀手的机能，因为它只会妨碍右方之火往体内注入力量的过程罢了。可是，假设「右手」急速发生退化，那么就连作为承受右方之火力量的容器的机能也会处于崩溃中。对于他的目的来说，那样就不好办了。这个时候，上条喃喃地说。「……看样子，你终于多少是明白过来了啊。」「什么啊！」「我想这还真是夸张地不得了的计划呢。这个「伯利恒之星」也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好，还有罗马正教同俄罗斯成教的同盟也好，一切都是的。」上条稍稍屏了口气。接下来说的话，如同疑问句的形式般喷向右方之火。「为什么要把「伯利恒之星」弄到这么巨大呢？这里恐怕是你这混蛋为了魔法能够安全而切实地施展出来而准备的仪式场吧。不过呢，如果「右方之火」真的是最强的存在的话，又有什么必要特意从全世界的教会和圣堂之中取得一个个零件，将它们聚集起来呢？」一个接一个。上条用一种仿佛在检查名单的口气，对他说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你是这么说的。为了从世界各地收集必要的物资，同时将自己「必须打倒之敌」给揪出来吧？可是呢，用这样的说法也是能解释的。「右方之火」的力量，会根据敌人的强弱程度而自动进行力量的调整。也就是说，只要敌人变得越强，你的力量就要被强行抽取出来更多。……可是，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释放力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然后。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确实将右方之火一点点剖析开，将其内部隐藏的部分展现了出来。「说到底罗马正教同俄罗斯成教又是为什么组成同盟？不仅仅是拥有20亿信徒的罗马正教，还为了获取战力而专门对其他宗教组织敞开大门的理由又是什么？如果「右方之火」真的是无敌的，不论什么样的敌人都能彻底摧毁的存在，那么还有使用「部下」的必要吗？」「也就是说，」上条说道。他继续对于右方之火，给予了最致命的一记嘴炮。「……你其实是在害怕不是吗？」从正面怒视着右方之火的上条断言道。「实际上，你并不清楚自己体内到底有没有「能拯救世界的力量」吧！」

轰隆！！光爆迸发了出来。从右方之火的「第三只手」处伸出了锐利的爪子，其指尖朝上条当麻释放了强大的攻击。可是上条并没有被打成粉碎。他伸向前面的右手抓住了光的狂风，用手腕扭了一下，那光的矢量就朝着斜后方毫无规律地溃散开去。毫发未损。所以，他的话并没有停止。好好想一下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右方之火没有获得「那种确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要说什么。「根本不存在让世界终结的事情！」上条继续说道。「虽然不知道上古神话时代是怎么样的，可是至少在现代，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那种神话中描写的发生世界崩溃这样的事情。」这是为了攻略难以攻陷的右方之火，为寻找突破口而说出的话语。「然后，没有到达那种世界接近终结的危机来临的时候，发挥「拯救世界之力」的机会也不会降临。这就和我的「幻想杀手」，不处于被超能力者和魔法师包围的情况就「看不到力量的存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这样的。右方之火大费周章地准备万全之策，实行夸张的计划，其原因十分的简单。用以下的理由就可以解释。

「所以说，对于一次都没有拯救过世界的家伙，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没有「拯救世界之力」吧！」

「……」右方之火，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很快，他的肩膀开始颤抖。这个掌管着红色、右方、火焰，以及「似神者之力」的男人，低声而安静地笑了。「……那又怎么样呢？」他的话断断续续地流露出来。引发全世界的骚乱，并且完全掌握其走势的男人口中，冒出了一种正体不明的怨念。「这不仅仅是本大爷。只要活在这个星球的人，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谁都没有体验过神话般的破灭。这么说来，你就有对本大人指指点点的资格了吗？你难道要说自己感觉到了「拯救世界之力」吗？」「当然是有了。」可是，对方做出了同右方之火的预想完全相反的回答。上条当麻没有一秒钟的忧郁，这么断言道。「虽然不是说拯救地球上的全人类这么夸张的事情。用类似于人造卫星的东西俯瞰星球的话，看到的可能也只是些微小的存在。可是，我会帮助他们的。微不足道也好怎么也好，在拯救一人份「世界」的瞬间，我看到了那个东西哦。」是啊。迄今为止已经被无数次地卷入了事件中。他因为讨厌看到眼前的朋友变得满身是血而拼命地握紧了拳头。总是被送到医院去，连右手都被切断过，因为记忆的中断而什么回忆都想不起来。对此，他所获得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成果吧。他也知道自己做的并不够。只是单纯地觉得，只要自己变得更强就能让事情更加漂亮地解决吧。如果再聪明一点的话，可能也就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了。可是。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那种感觉。用自己笨拙的手，拼死抓住的东西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上条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右方之火不是被「世界」这样的巨大存在所拘束，而是对于眼前的人伸出援手的话，就不会惧怕「拯救世界之力」的感觉了吧。即使没有夸张的计划，没有大型的神殿，没有特别的资质，没有奇特的右手，也不会对此产生疑问了吧。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看不到。绝对看不到。「想着「拯救」世界什么的家伙，是守护不了这个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被那种想法驱使而行动的话，就是上条也会失去一切吧。在这金色天空之下。对着这个至今什么都没有得到，连可触及到的东西都不存在的孤独男人，上条静静地宣告说。

「我们的世界，才没有软弱到需要那种混蛋拯救的地步！」

美琴凝视着前方。

虽然不知为何夜空释放着诡异的金黄色，可是她没有对于这一异常气象评头论足的工夫。如果有人在这个核爆炸即将发生的当口还有心思考虑这些事情，她想这个人仅凭借这一点就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

内置了NU-AD1967的弹道导弹已经停止喷射火焰。那垂直伫立着的大型导弹似乎不能长时间维持即将同支撑架分离的不稳定状态，正在缓缓地、但确实是在倾斜。如果倾斜到了一定的角度，就会如同被斧头砍伐的大树一样，朝地面倒去。

这样一来，导弹就无法发射了。

轻轻地松了口气，美琴朝周围望去。

黑烟升了起来。那是从独立部队操纵的战车和装甲车的残骸处升起的。从突击步枪到备用手枪，都因为那高速振动的铁砂摩擦而被完美地切断。这样的状况居然没有死人，反倒有些不可思议。

「……嘛，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美琴用随口嘀咕了一句。开始寻找妹妹。

妹妹在敌阵中心的地方停下的战车的升降口处，只露出了脑袋张望着。

「面对一个2000人规模的中队，只凭借一味暴走去迎战。能做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姐姐大人真不得不让人感到自卑。御坂多少有些垂头丧气。」

「你在说什么啊。你们的战斗力如果集中在一起的话就是接近一万人的旅团编制啊。跟这些家伙可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哦。」

「果然还是希望能有这样程度的个性。」虽然妹妹这样嘀嘀咕咕地说，但是她还是忽地扬了扬眉毛，将耳机拿到了手上。

「什么啊，又监听到了俄军的通讯吗？」

「……他们同似乎是主谋的名为尼古兰·托尔斯泰的人物失去了联系而陷入了混乱的样子。御坂一本正经地报告说。」

「你不一直都是一个表情吗。那么说来，那些家伙自作主张地内讧了？虽然也有可能是学园都市的部队进行了突击作战。」

「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似乎在部队中就是否要继续进行作战产生了分歧。御坂补充道。」

「……还有其他部队吗？但是，将主谋都自作主张地干掉了的话，也就是说……」

「现在似乎已经确定要继续进行作战的样子，御坂获得结论。」

「哎哎可恶啊！这帮家伙真是太热心工作了吧！！」

美琴由于气愤发泄出来的电火花四处飞溅。

「那么！那些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别告诉我难道要要在多个地点同时发射NU-AD1967吧！！」

「根据通话内容判断，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御坂否定说。现在独立部队剩下的只有十个左右的军官，不能形成直接的战力。NU-AD1967似乎也只有运到那儿的一个处于可用的状态的地方。御坂贴紧耳朵听着通话内容。」

就算有多个弹头跟导弹，但是相关车辆的配置跟控制用基座的电子调整等等，在发射之前似乎有好几个程序需要处理。再加上技术人员先前已经全部被美琴被打倒了。剩下的军官们既不会设置新的导弹，也无法搬运弹头了。

「可是，导弹已经被弄倒了。没有办法发射了吧？」

「军官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从远距离的地方强行下达了发射命令的样子。御坂感到惊讶的说。」

吧唧吧唧，美琴眨了眨眼睛。

「那么一来就是说……」

「就算下达了紧急用的远程命令，导弹也不会飞走的，但是在这里的弹头不会爆炸吗？御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等等等等等等！！」

美琴慌慌张张地对翻倒在一旁的妹妹看去。

「会死啊！如果爆炸了一定会啊！！你是说远程命令吧！？那样用我的能力进行干扰的话……！！」

「因为是利用红外线的光学通讯装置，姐姐大人的电磁波干扰起不到作用。御坂忠告说。」

「呜啊——真是的！这是电视遥控器不成！！」

虽然不认为放射线会那么轻易地泄露，但是美琴还是绕着那个大的吓人的核导弹的周围展开了观察。仅是这个导弹的长度就达到了20米以上。

「通讯用的线路有没有被刚才的雷击枪给弄短路呢……？」

「主要的线路应该都被厚实的铅块和强化过的玻璃层保护住了。御坂报告说。这是为了保证洲际弹道导弹突入雷雨云中时运作不会发生错误而设计的，因此对于高压电流应该由很强的抗性。御坂说了理所当然的话。刚才能让导弹停止，只是因为把车辆发射型的发射架系统给瘫痪了而已吗？」

「红外线形式的东西应该是有受光部位的。只要把那儿用布包上的话一定就可以阻止掉了！」

「到底赶得赶不上呢~御坂上气不接下气地支援道，加油吧——。嗯，不过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个人呢？」

「你还真是悠闲啊喂！！」

第十一章 那金色闪耀之天空

Star of Bethlehem

1

一方通行的心中，突然有种强烈的压迫感。

呼吸停止了。

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夜空的一边大幅度撕裂开来，然后从那里溢出了大量黄金色的光芒。考虑到太阳光和大气的折射率，地球上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色彩埋没了整片天空，从这个世界把单纯的黑暗驱逐出去。和被黑色渲染的刚才不同，占据着天空的要塞的威容，更加清楚的显现在人们的视界里。

直到刚才为之，考虑到原本的时刻，天空也已经足够异常了。

好像人为铺设般不自然的夜空中，星座的配置绝对是天文学无法证明的吧。

但是。

这个黄金等级完全不同。这让人感觉试图用天文学这种理论去解释本身就是错误的，感觉这是在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宣称『虽然常识上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既然眼前确实存在那就没办法了』，给人带来这种印象。

万物皆臣服于它。

如果基本的科学准则都不通用的光景还说得过去的话，把这种程度的现象毫不隐瞒的，直接展现于整个世界的天空中这种状态，使得万物都为之折服。

对于身在学园都市的『黑暗』之中，见识过无数的事件和事件背后隐藏着的元凶超能力和先进技术的一方通行来说，这光景实在太过荒诞了。

这一秒，这一瞬间。

现在这个时间段，世界本身或许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

（……管我屁事）

一句话，一方通行把这么巨大的变化抛在了一边。

消瘦的手在胸前一握，他猛地吐了口气。

无时无刻，最终信号都处在生命垂危的状态。

不尽早除去元凶的话，或许会演变成难以挽回的事态。

这是自私。

即使如此。

世界这种漠然视之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管我什么事。如果有人认为那是他心中的恶质的话，学园都市最强的怪物早已做好与这些人战斗的准备。不管与谁为敌，自己失去多少东西，对他来说，也有着必须要成功的事。

把最终信号这名少女，从不讲理的世界中拯救出来。

一方通行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番外个体。驱除木原数多的病毒的『歌』的资料，有吗？」

「放在御坂网络的浅层位置呢。看起来，御坂网络这个『整体意识』也感到这首『歌』有些许违和了。利用妹妹们的能力进行再现，平日里就通过并列式一直尝试解析。托福就算不用潜入更深的层次，新加入的御坂也能得到数据。」

下载结束，番外个体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食指按在太阳穴上，露出了坏笑。

一方通行毫不客气地，

「交出数据。」

「至少让我听听嘛。无谓的积累正是知性劳动带来的奖赏啊，简直就像是加班加到黎明时的那一杯酒那样。」

她放弃般地叹了口气，在纯白的战斗服口袋里取出手机终端。

「虽说『歌』是到手了，但凭借御坂的规格是表现不出来的。比起喉咙的运用方法，倒不如说是呼吸方法和体内声音的共鸣这种不普通的方法。转化成电子信号的话让扩音器帮忙不是更快更好嘛。乐谱，拟声资料，声音的振幅波形，你喜欢哪种？」

「全交出来。有所保留是下三滥的家伙才做的。那种小人，就算举止再好也不会有人褒奖的。好不容易摆出的姿态，最后也会因为失败而让自己的功绩付之东流的。」

「到底还是个讨厌的家伙。唯独对那孩子心地很好啊。」

滋滋的噪声传来。放到一半手机终端的画面产生了变化。各种档案被追加进来。

一方通行结果手机终端，用手指在画面上操作着。番外个体在一旁窥视那个小小的显示屏。

「但是，只有这首『歌』说不通吧。有没有必要转换成专用参量呢。那样的话该怎么办？」

因为少女的后脑勺挡住了所以一方通行挪开显示器回答道，

「总有办法。」

取出了羊皮纸束。

黏住似的黑色墨水记录的，是不认识的咒文和魔法阵。看到这与学园都市最先进技术的结晶最终信号太过不相称的东西，就算是番外个体也皱起了眉头。

「……你在耍御坂吗？」

「表情丰富是好事啊。不过看惯了其他个体还真是不习惯呢。」

「别说的和父亲似的。你该不会说那张满是超自然的恶魔召唤指南里有专用参量吧。嗯，每天学习20分钟变成可疑的心灵专家，然后五角星的中间就会卡卡拉卡拉出现一个什么愿望都能实现的山羊头么？」

「不是那种东西。」

「再说啊，」

没有听别人的话，番外个体饱含恶意的继续说道，

「最终信号问题的元凶是出自学园都市内部的吧。那么，你怎么会觉得这~么远的地方会有解决方法存在啊？还是说，凑巧来到俄罗斯凑巧和解决方法装了个满怀？简直就是TV游戏嘛。行进路线上都准备有提示。打倒僵尸所需的铁炮、打倒魔王所需的勇者之剑、还有研究员或者大贤者留下的笔记本，集齐了就完美了。这么残酷的现实世界，怎么可能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都说了不是那回事吧！」

「喂，二话不说就拿枪指着我眉心你想干什么啊爸爸。我想要和其他的御坂一样的待遇啊。」

面对把手机终端和羊皮纸卷夹在拿拐杖的一侧腋下的一方通行，虽然番外个体在金属块的下方瑟瑟发着抖，但是被烦到这种地步还没有扣下扳机，以前的他绝对不会这样的。怪物经过了不少事也变得圆滑了呢。

「不管是电脑上高度安全的暗号，还是达芬奇时代画在图纸上的暗号，基本都是数学的领域。虽然分支有所不同，但

不是单纯的表演。
也不是被谁勉强这样做。
这个世界还没有冷酷到，对于那些发自内心反省自己，用心去抗争，想要斩断自己背负的宿命的人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的程度。十字教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中，也有原本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非难十字教的人。他们无悔于自己所做的事，即使如此也还是为了偿还无法消除的罪孽而努力着，结果，伴随着苦难踏上了救济的道路。
现在的一方通行，是什么人呢。
善人？恶人？
人类？怪物？
科学？魔法？
这样问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吧。

这还用说吗，除了我以外的任何言语都无法描述我啊。

在血染的道路上走到最后，一方通行把束缚着自己的，无数的锁链斩断了。
已经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了。
不论哪里都能前进。
为了拯救最终信号那小小的生命，他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勇往直前。
他血染全身。
他继续唱着。
然后。

2
泷壶理后到什么地方去了。
结束了同麦野的战斗，在确认从轰炸机上会有另外一批袭击者空降下来的事实后，滨面仕上必须要做的就是尽快同泷壶回合。就算是讨论作战方案，他也不想在于泷壶失散的情况下进行。
「混账！！在哪里！！？泷壶！你在哪里啊！！？」
大声高喊着对方的名字，滨面抓起了一根巨大的树枝。在由于发生雪崩而被大量的雪覆盖的山麓吭哧吭哧地挖了起来。和泷壶失散是发生在同麦野战斗的前后。既然在周围反复搜索过，大声高喊对方的名字也没有得到回应。那么被雪埋了的可能也是有的。
即使是在这极度寒冷的地方进行挖掘还是会隐隐出汗，喉咙也很渴。滨面将装在瓶子里的碳酸汽水含在嘴里。水还能保持液体状态，是因为放在大衣里的关系吧。如果放在一边的话，肯定会立刻结冰的。
另一方面。
就在不远的地方，麦野沈利一副无聊的样子望着狼狈不堪的滨面。
「我说啊！！麦野也一起来找吧！！完全看不到泷壶的影子啊！连她在哪里的线索也没有那！！所以过来帮忙吧！至少需要多一点人手啊！！」
「为什么要我帮忙？」
「怎么办怎么办。虽然「体晶」对泷壶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可是距离恢复原状还差得远呢！根本没法想象把她扔在这么冷的地方会怎样！泷壶很弱小啊，是个弱小的女孩子啊，因为「体晶」而承受了巨大伤害的女孩子啊！」

学园都市NO.4的超能力者，麦野沈利释放了「原子崩坏」。
轰！伴随着爆炸声，贴近滨面的雪块被蒸发出了一条直线。过于强烈的水蒸气爆炸，将滨面的身体卷了起来，在空中飞舞着。

麦野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糟，糟糕了。头好晕啊。这就是「体晶」的……的影响说不定呢。虽然也有其他让身体运动起来的方法，嗯嗯，也许差不多是该可怜巴巴地倒在地上了。」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麦野啊啊啊啊啊啊啊！弱小的小兔子般的泷壶还不知道被埋在什么地方吧啊啊啊啊啊啊啊！！！！！」
滨面栽倒在地上，用一种女孩子似的尖叫吼道。
「……真麻烦呢。所以说我在帮你挖了啊。」
「啧啧啧啧啧啧啧啧！！你给我把属于刚才的话里用来搞笑的部分用线划出来！！不行了，果然我还是需要人畜无害的治愈系的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她用一种蛮不讲理又毫无干劲的表情对滨面的背后指了指。
「不是已经无声地接近过来了吗。」
「呜啊啊啊啊？」
面对偷偷靠近过来的幽灵少女般的泷壶理后，滨面不由自主地惨叫了起来。
不管怎样，全员到齐了。
加上麦野的三个人，情况已经确认。

滨面仰望着金色的天空。

他确认了从似真似幻的那景色中，被空投下来的学园都市的袭击者距离着落只差一点点了。他们穿着颜色同白色雪原十分违和，黑色的战斗服。这是给都市型特种部队的装备。而他们没有枪械之类的东西。

虽然刚才气势汹汹地冲滨面来了一发，可是麦野沈利的「原子崩坏」实际上已经无法用于战斗了。

就算两、三发的「射击」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因为「体晶」而崩溃的身体来说这也已经是极限了。如果阻击静止的目标也就罢了，可是面对高速无规则移动的真正的敌人就不好说了。不管怎么说，只靠这边使用次数有限的勉强进攻，很难将现在降临的袭击者全部干掉吧。

泷壶理后从最开始就没有战斗力。就算是在某种程度上「体晶」的副作用有所缓和，可是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治疗。再说了，就算她是全盛的状态，而泷壶原本也只是负责后方支援的角色。别说用自己的能力战斗这种事，对于使用手脚进行近身格斗这方面似乎也没有给人什么特别出色的印象。

袭击者知道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卖弄一般地从轰炸机上面空降下来的吧。如果不是这样，在接近时起码也应该有所忌惮才是。

滨面跳进了针叶树树林之中。
在前方数十米。
滨面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在雪地上缓缓地移动着，虽然很慢但却是在朝这边接近的影子。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兵。
清一色黑衣的服装中，仅有将脸遮住不带任何表情的假面是白金色的。那假面是人脸的两倍那么高，十分怪异的东西。也没有为嘴巴和眼睛专门留出的洞。他们的手机像是LED显示屏一样，使所有的假面都人为地发出光亮。而通过那好几道光，似乎也能将他们的模样给辨识出来。虽然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可是不时他们不时地还散发着意义不明的淡色光芒。从那种体格、还有被假面隐藏住的头部以及颊骨的形状来观察，恐怕这些袭击者都是男人吧。

只是一味观察敌人也不能让事态有所好转。
滨面确认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以及可以使用的武器。
既然麦野和龙壶都没有可使用的武器，因此无法做出共同作战的决策。滨面让她们两个在距离树林很近的一个山洞里避难。滨面一方面同袭击者必须战斗，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将他们的注意力远离山洞那边。
他把突击步枪端在手中，用大拇指将粗粗的保险给弹开。
(以牺牲装甲为代价而追求轻便的运动性能吗？)
滨面透过距离那些正体不明的假面袭击者数十米远的树丛间怒视着。
虽然在他们的装甲里哪怕是放置轻薄的防弹板也很困难，但却是为这个局面而专门准备的装备。可能把这看做是利用非正常的技术来附加非正常的效果比较好。
(虽然利用特殊纤维材质可能可以防弹，但是能够挡住子弹的冲击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用7.62毫米的弹头就足够了。单纯论厚度的话，警备员用的护甲可能效果会更好。虽然他们活动相当敏捷，但是只要在他们发现自己前动手的话可能会起到作用。)

咕噜！！袭击者的头朝这边转了过来。虽然他们没有拿着枪械一类的东西，可是假如是使用发条绷带之类的电力伸缩式弹簧来补强的情况下，即使空手也能将人的身体给撕成两半。

没有时间犹豫。

滨面将双手抬了起来，将枪口对着袭击者扣下了扳机。

他的右肩被后座力狠狠地冲击了一下。

第一发子弹打进了途中的一棵树里。

第二发子弹则径直朝袭击者冲去。

伴随着一声巨响，火花四溅。

来福枪的子弹并没有将袭击者射穿。

白翼和假面是同样的材料。从面无表情的白金色假面中突然伸出的，极度类似于动物形态的翅膀如同盾牌一般扩大，将袭击者细长的躯体给保护了起来。

「啥——！？？」

让滨面怀疑自己呼吸是不是都停止的，并不单纯只是那有机体翅膀的出现。

从将袭击者面部覆盖住的假面上，浮现出了他曾经见过的光之文字。

Equ.DarkMatter
那不是同麦野沈利对峙的，学园都市NO.2的超能力者的别名吗？

咯吱的声音。
袭击者似乎已经做好了往滨面这儿突击的准备。
「哦哦哦！！」
滨面一边叫喊着，一边以全自动发射的模式继续射击子弹。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如同切割金属般的声音不断响起，喷出的弹壳在空中击中了目标，于枪声中又添加进了铃铛似的作响。

可是，这并不是袭击者的身体被打的粉碎的声音。而是从面无表情而巨大的假面出冒出的数片羽翼，从两边将来福弹击落的声音。打不到他。

就在滨面的心中被绝望萦绕时，袭击者动了。轰的一声。

他张开那几双翅膀，只是一瞬之间就接近了数十米。没有躲开的时间。

滨面就这样被那如同炮弹般的突袭被击中。从他的上半身中，爆出了缓缓摩擦发出的声音。「嘎啊啊啊啊！？」

如果只是叫声倒还不算什么吧。

滨面的身体腾空飞起了数米后，倒在了雪地上。他感到自己压在了一根坚硬的树根上。（吐槽：原句是硬い根の感触を背中に感じ取った。也可以意译为，滨面感觉到某个黑又硬的东西抵住了自己的背后，你们懂的。）只是刚才的一击，就已经让他满嘴是血了。

嗡！滨面的耳边响起了风吹过的声音。

袭击者从白金假面处伸出的数个翅膀，如同鞭子一样朝周围一带释放出去。

滨面憋住从喉咙发出的尖叫，在地上滚了起来。

构成树林的针叶树群刺溜一声被切开了。将周围的地面滚出一个土坑，而现在还在继续滚着的滨面周围，一棵巨大的树伴随着吧唧吧唧的声音倒下了。

白翼同假面是同样的材质。就像是糖人儿因为受热而伸展，很不自然地膨胀起来一样。

「不对……」

滨面嘀咕了一句。

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垣根帝督使用具体的能力。可是，只是对手的状态，就能感到本质的违和感。

「别说是未元物质，甚至都不是学园都市的超能力……？」
袭击者没有应答。
作为回复，从假面中伸出的数双白翼慢悠悠地朝滨面而去。
「！？」
滨面慌慌张张地爬了起来，虽然他想为了拉开距离而朝后面退去，可是在他的正后方却有其他的冲击袭来。袭击者并不是一个人。虽然滨面现在意识到了这件事，可是已经太晚了。背后针叶树的树干被一下子切断，从正后方有数对白翼突袭而来。

不是被白翼，而是被切断的树干给击中已经很幸运了吧。
可是，即使如此那如同被锤子重击的冲击还是将滨面扫倒在地。
事到如今，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倒在白雪上的滨面，发现自己周围已经被红色所浸染。而全身出血的事实，如同后知后觉般，给予他更加沉重的打击。
滨面倒在地上，只通过眼球的转动来确认周围情况。
看到的只有三个人。
剩下的哪一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隐藏在哪儿了。
「超能力和火焰很相似。」
一个袭击者如是说道。
因为都带着同样的面具，因此滨面无法区分到底是谁开口的。
「火焰确实是只有人类才能驾驭的强大力量。可是如果只是像这样挥舞火焰的话那不过是和原始人的火把一样了。现代人就会利用火去打造铁器。我们同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这样啊。滨面想。
类似于麦野沈利的原子崩坏还有垣根帝督的未元物质那样的超能力，已经产生出超越正常法则的效果了。那么，利用这个力量而创造出来的新物质呢？那不就是能无视一切从宇宙大爆炸中产生的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的组合，创造出的全新构造的物质吗。
这就像纳米碳管和普通的炭块不同，就像是高速运算的半导体同普通的玻璃不同，就像是经过高温处理的钢铁，同一般脆弱的铁块是不同一样。
使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能量加工而成的新物质，拥有不属于这个世界之物的性质。
真正的超能力者（LEVEL5），反倒被「原人之松明」嘲笑了。
「……还真是闲的蛋疼呢。」
滨面忍不住说道。
「给麦野「体晶」，不就是将这个NO.4的『火』看做武器、类似于那种使用原油的火焰喷射器般的存在了吗？如果这个武器使用的效果不好，就在火种消失前将其回收回去。现在你们想怎么样。想把她连接上医疗器械后变成为了制造新物质而存在的「熔炉」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滨面并不是那个计划中所需要的。
原本滨面从学园都市一直被追捕到现在的。所以觉得他们毫无疑问会干掉无能力者（LEVEL0）的自己吧。
这些从三面缩小包围圈的袭击者们。
只有一把突击步枪应该是战胜不了他们的吧。就算是原本的超能力者（LEVEL5），也是拥有一己之单挑军队的实力。
就算出动了战车和榴弹炮，也不可能解决掉一个袭击者。

是的。
如果从正面作战的话。
滨面仕上，可不是为了默默等死而在这站桩的。
「哟。」
倒在地上，四肢无力的滨面说。
「因为我刚才在那儿华丽地滚了几圈的关系，兜里的东西不知掉到哪去了。你们晓不晓得丢在哪里了啊？」
袭击者根本不鸟他。
他们只想快点把这两个背叛者给干掉，然后回收麦野沈利，返回学园都市。
这么考虑着的袭击者，忽然感到脚尖碰到了坚硬的砂石般的东西。
是透明的碎片。似乎是破碎的玻璃容器的残骸。
「混账，那可是最后的希望啊！」
滨面似乎放弃了似的，嘀咕了一句。
「……好不容易才将同学园都市交涉的ITEM得到手，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事情啊。」
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冒了出来。
滨面倒在地上，对着毫无疑问处在绝对优势的袭击者们小声地说。

「这是俄罗斯工作部队为了散布细菌而准备的容器「细菌之壁」。似乎别在我面前被打碎比较好吧？」
周围的空气一瞬间凝固了。关于在克林姆林报告中「细菌之壁」的说明，学园都市暗部的袭击者们也是知道的。
这种通过空气的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在80%以上。因为具有极强的抗高温性，就算是通过长时间煮沸也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如果要起到杀菌作用就必须使用有毒的高浓度臭氧才行。再加上作为特别事项补充的，这种病毒有分解石油成分的能力，因此对于目前使用的BC武装面具以及车辆·建筑物的滤光片也有破坏的风险。虽然因为在保存时深度脱水而使病毒丧失了活性，可是一旦同容器外的空气中的水分接触的话，也就无法阻止其活性恢复了。

是的。
就算是利用特殊面具和套装覆盖全身，一样有被感染的风险！！
「可恶！！」
从袭击者那边头一次露出了急躁的情绪。明知道没有用，但本能地还是试图朝着那个破碎了的玻璃容器远离几分。
这个时候。
滨面仕上迅速抄起突击步枪，朝对方抡了过去。
「骗你的啦。傻X。那不过是装汽水的瓶子啦！」
「！？」
当袭击者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
滨面从倒地的状态中，一下子站了起来，将身体强行朝着前面冲了过去。他将来福的枪身捅进了白翼与白翼间的空隙之中，对准袭击者的腰间勉强地确保了射击的弹道。

没有功夫犹豫了。
他扣动了扳机。
伴随尖锐的枪声，袭击者犹如被粗鲁地撞开的大门般栽倒在雪地中。虽然袭击者是被白翼保护着的，可是白翼之外的其他部分中弹的话，会变得怎么样也就一目了然了。
「混蛋！！」
恐怕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自己这边会出现牺牲者的吧。剩下的两个的袭击者匆忙地张开了白翼。
如果按照这个形势，接下来滨面的身体应该是要被分尸的。就算是针叶树的粗树干，也成为不了阻挡白翼的遮蔽物。
可是，在滨面的脚下已经翻滚着使用了同样技术装备的死尸。滨面将它翻了个身，一个箭步钻进了从地面上的尸体中尚未完全张开的白翼之中。原本应将一切切断的白翼，面对同样材质羽翼的阻挡，被弹了回来。
滨面将尸体踢倒，将头的角度……不，准确说是将从假面伸出来的羽翼的角度大幅度地改变。配合头部的方向，如同断头台的构造一般，从正上方将白翼朝袭击者攻去。

双方的武器是相同的。
那么一来，滨面挥下的羽翼也能够被袭击者那边给阻挡住。
袭击者从假面中伸出了数对羽翼，全力阻止滨面的进攻。是的，全力。已经是不能再有所保留的状况了。从滨面的腋下，如同忽然钻出来一般的突击步枪，其枪口对准了袭击者。
惨叫声迸发了出来。
伴随一阵短暂的连射，红色的液体喷洒了出来。第二个袭击者滚倒在了雪地上。
可是，这已经是极限了。
第三个袭击者开始了反击。他舞动着数对羽翼，不是朝着滨面，而是将滨面脚下的地面挖开一大块。一旦失去平衡，滨面的突击步枪就无法瞄准目标，成为毫无作用的存在。
袭击者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向前突进。他用单手抓住滨面的脸，以半个身体前倾的姿势，将滨面的后背狠狠砸向好不容易在这场战斗中幸免的针叶树树干上。
由于猛烈的冲击，让滨面呼吸都停止了，紧握着的突击步枪也滑落在地。滨面的两脚悬在了空中。袭击者一言不发地，将从假面中伸出的白翼给大幅展开。从他的动作中没有感觉到一丝的宽恕。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是滨面却笑了。
他笑着说。
「无论因为「体晶」的作用身体的平衡性出现多大的不安定，麦野沈利也是排名第四位的。两三发的攻击，这种程度还是可以的哦。」
「……」
袭击者用单手提着滨面的身体，但带着假面的脸却有轻微的摇动。
「虚张声势。同样的招式不可能对我使用两次的。从被你这种人击败的那一刻起，我已经了解麦野沈利的性能了。」
「这样啊。那么太遗憾了。」
滨面将双手的力量给抽空。
他就这样手脚耷拉着，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么，可不要因为胜利而得意的时候被打穿了哦。」
强烈的光线迸发了出来。
当袭击者注意到这一点时，一切都结束了。
从右半身伸出的，抓住滨面面部的袭击者的右手，从肩部处整个被打飞。虽然感觉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的。和肩部一起，右胸也被完全切成了碎片。头部的正下方已经化为了一个空洞。
扑通一声，滨面落在了地上。他的脸上还沾着袭击者那被切成碎片的右手。
「什……么……？」
袭击者惊愕的同时将视线朝光线的发射源移去。在数百米开外的地方，站着两个少女。
一个精疲力竭，穿着黄色外衣的少女。以及另外一个身着粉红夹克的少女。穿夹克的少女正用自己的肩部，支撑着黄衣少女的身体。
麦野沈利由于「体晶」的作用身体的平衡性很不稳定，处于无法精确定位目标的状态。就算还有释放两三发攻击的余力，可如果打不中的话也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
（洩壺理后……那个NO.4，是借用了他人的力量来修正瞄准的问题？）
袭击者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无法出声的事实了。
（不，不仅仅是这样。就连「细菌之壁」的骗局也……不过是一种布局罢了。如果得到了麦野沈利袭击自己的情报，处理起来是很简单的……那么说这家伙，是故意让自己产生「很高程度的可能性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让自己这边大意，而获得了能够准确瞄准的恰当「时机」。）
只要能释放两三发攻击，就可以将敌人全灭了。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全部攻击都能命中的基础上。
哪怕只躲过一次，一切都结束了。不，就算是使用从「假面」伸出来的白翼，也能将如今的「原子崩坏」的攻击给反弹回去。

（所以……）
滨面用突击步枪将袭击者给击倒，不过是作战时过于走运罢了。他的任务本来是阻挡住袭击者前进，争取时间，利用麦野的力量进行致命一击。
负伤的NO.4，到刚才为止都无法战斗。
因此，为了让受伤的她也可以作战，而改变了战斗的舞台。
袭击者们，完完全全地被牵着鼻子走。
「混账……东西……」
被挖掉一大块的袭击者的身体，猛烈地水平摇晃了一下，就这样倒在了雪地之上。
即使如此假面还在运动。
似乎是想要用剩下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同伴。
这时，袭击者感觉到假面的侧面……头部的侧面被硬东西抵住了。

是突击步枪的枪口。
「这算… … 什么啊… … 」
袭击者，事到如今悔莫及。
他们应当是将「学园都市的背叛者，滨面仕上与泷壶理后给抹杀」作为第一目标的。可是因为对方是无能力者（LEVEL0）而过于轻视，导致疏忽了对于对方真正战斗力的分析。
「这就是… … 滨面仕上… … 」
「不，说错了。」
身体摇摇晃晃地将突击步枪的枪口对准下方的少年，打断了他的话。
他说道。

「这就是「道具」啊。就算下了地狱也不要给我忘记了！」

3
没有什么理由。
只是，在自己的右手中存在着特别的力量。
举个例子，眼下有核弹头正要发射。而自己的手中握着控制开关的钥匙，眼前则是控制发射用的控制盘。
这个时候，插入钥匙而阻止导弹发射，应当是很不自然的事情吧。我不是专家所以并不清楚。又不是军人和警察，也没有拼命的义务。可是就因为这种道理就在一边傻傻地站着不动，所谓「没有理由所以就不做」，那样一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了吧。
那种家伙根本不算人类，只不过是切断电源的玩具罢了。
不需要任何理由。倒不如说，在巨大危机面前对于无所作为感到了罪恶感。于是，他就将需要的东西仅以需要的分量收集起来。这绝对不是从一开始就朝着触及不到的地方的东西伸手，而是如同堆箱子一样，使用很长的时间，慢慢地进行准备。只是为了一次的成功。
为了不需要理由的胜利。
那家伙也是一样的。他想到。他们两人，都拥有性质有显著区别的特异功能的右手。在事实上，为了那只利用右手的力量而持续地争斗。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理由是没有怀有疑问的吧。要说为什么，因为没有考虑的必要。倒不如说，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因此，他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战斗。
应当是这样的。
可是。

咯吱吱吱吱吱吱吱！！一阵尖锐的声音在「伯利恒之星」中回荡。
那是上条当麻的右手，同右方之火的「第三只手」交手擦过的声音。
上条当麻的幻想杀手，无法一次性将过于强大的力量给完全消除。因此他反倒利用了这个条件，将从右方之火那儿过来的攻击，将手掌侧面放在其攻击的力量之上，如同切换列车铁轨那样把它握在手中，然后使其发生滑动，将那压倒性的攻击的轨道给偏离开去。
为什么会这样。右方之火想。
他的右手会根据「必须打倒的敌人的强度」而变化表现出来的力量强度。而如今右方之火将自己的敌人定位为「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够摧毁整个星球，朝周围的宇宙空间释放大量残骸碎片污染程度的大灾难」。「伯利恒之星」，米夏·克洛伊洁芙，以及作为幻想杀手的容器的那只右手的血肉。将它们组合起来，能够成功地形成稳定的性能的话——对于现在的右方之火来说，就能够拥有在这个科学与魔术完全侵染的大战中，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取得胜利的战力。
那么，这就等同于将地球全人类全部埋葬的力量了。虽然他是为了拯救他们而是用这种力量，可是那种使用方法实际上却是将人类历史一瞬间终结吧。

可是
「… … 为什么，要阻止我？」
右方之火，结结巴巴地嘀咕了一句。
他将远程控制灵装重新拿在手中。
天空之中金色的光聚集在了一起，配合着右方之火「第三只手」的动作以直线朝着上条当麻降下。
「只有这种水平的性能吗？只不过是能够把异能给消除的力量罢了吧！！只不过是能够将无法完全消除的力量抓在手中的能力罢了吧！… … 本大人的右手可是只要一挥就能让大陆沉入海底的。一次攻击就能让海水干涸的！！你不过是在到规定的时间之前不让右手的血肉分解的容器罢了！只不过是等收获之后就该回归大地的，芋头的蔓藤罢了！！」
在十万三千册的魔法书引导下，救济之力露出了它的獠牙。
黄金之雨降下了。
朝着「伯利恒之星」近半的面积上完整地降下了。石制的建筑物群一个接一个地被破坏。在上条同右方站着的地板上出现了巨大的龟裂。暴风伴随着高压朝四面八方扩散而去，那是种就连右方之火，都不由得需要用「第三只手」来保护面部的破坏力。
可是。
上条当麻并没有倒下。
他的右手朝着正上方伸出。最初的一击被勉强地弹开，如同牛奶粘液般地炸开。他让攻击的余波朝着降下的「豪雨」直击而去，将光线的轨道给整个扭曲了。
为什么。
在那个少年的右手中，应该不具备那种程度的性能的。
说到底，承受了如今右方之火的一击还能活着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不论是前方之风还是后方之水，只要他挥动右手就能结束一切。
「还不明白吗？」
站在因为从天而降的爆炸而连天花板都消失了的废墟中，上条当麻开口了。
那个声音，低沉而厚重。
「你是这么说的吧。那个右手的能力是根据敌对者的实力而变化的。只要对手越强，使用出来的力量也就越强。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右手的实力，而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将人们心中的恶意给扩大。这都是为了将「必须打倒之敌」的轮廓给明朗化，最终完成世界的重新设定。」
但那样又怎么样呢。

到了如今的情况，第三次世界大战依然在继续。悲剧从悲剧中诞生，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都扩散着恶意的漩涡。右方之火利用那种丑陋的方式使神圣的力量倍增，在准备工作结束的同时将世界完全地净化。
「可是，那么一来这样说也是可以的。」
上条如同在确认自己肩膀的状态似的转了转右手，在手关节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中，继续他的发言。

「如果说，在大家的心中，并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恶意呢？你也就无法将预想之中的力量给引发出来了吧！」

右方之火的眉头微微颤动着。
他朝被打破的墙壁方向，看着广阔而遥远的地面。尽管被金色的天空照耀着，可是依然看不到地面的深处。也许是因为空气中的灰尘同水蒸气的重叠，导致形成了一层银幕的关系。简直就像是因为战争而杀戮的人们精神深处喷出的黑烟，将世界覆盖住一般的景象。
「… … 你的话，从前提上就错了。」
右方之火摇晃着「第三只手」。
为了得到强大的知识支援，他的手中紧紧握着远程控制灵装。
在他的眼中，蕴含着明确的恨意。
「这个世界正在扭曲。已经是需要控制的状况了。就算是作为基干的四大属性，如果不是本大人去修复的话也肯定会破裂掉。剩余资源的储量，民族的对立，宗教的差异，食物的不足，国家的战争，环境的破坏，一切都纠缠在了一起，已经不是可以按照顺序将问题一个个解决的状态了。」

「… … 」
「你说在这个世界中，无法获取到预想中分量的恶意？别扯淡了。那不过是不明白恶意这个词意义的人说的梦话而已！！到现在这样的大战还在继续。而且将这样大的战争全部给予了正当的名义！！国家，民族，宗教，男女，语言，资金，血统，才能，在每个人心底处的小刺，都毫无保留地开始朝外界释放！！… … 人们的心底，都是这么想要相信这些美丽的事物吗？那么做出这样事情的，到底是人心的哪一处啊！？」
「确实，人心并不是从外表能够看透的东西。可能其本性就是一团黑色稠乎乎的东西。虽然自己没有认识到，可能即使在我的心中也潜伏着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恶意。」

可是，上条继续说。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人的本性，并不只是这样而已。」
「你，说什么… … ？」
「在人的内部，为什么断言只存在一个方面的特性呢？就算我们的心底有漆黑的恶意，可是为什么能够就此宣布除此之外不存在别的方面呢？」

是的。上条想。
在人的心中，有广阔而无可救药的深度黑暗。人们并不只是考虑他人的生物。他们拥有为了保护身体，为了保护安全，为了独占什么东西，因为各种各样的借口而疏远他人的天性。伤害他人，清除他人，这样的行动是如同自然选择般地存在的。
可是，与此相同，同时还有超越黑暗的光明潜藏着。是那种平时因为害羞而难以启齿的善意。是那种没必要特意表现出来的正义。那样的东西一定会存在的。虽然看不到，但是一定是存在的。

如果不是那样，才更加奇怪吧。
如果人心之中只有将他人杀死的恶意的话，那么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应该因为随性的争斗而轻易灭绝掉了。我们直到今天还活着的事实，历史没有断绝而一直继续的事实，深刻地证明了相连之心胜于毁灭之心的道理。

「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上条再次握紧了右拳。
「并不是因为我很强。而是因为你的自作主张才失败的。人类这种存在，就算没有任何理由，也是会为了重要的人而战的。就算没有特殊的力量，也会为了想要守护的东西而战的。我就是被这样的力量给拯救的哦。」

「没有理由的？」
右方之火，用一种看到难以置信的存在的目光朝上条望去。
「这可是只适用于像本大人这样的人的结论吧。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即将发射的核弹头。在本大人这样的人手中有一个控制钥匙，而眼前是一个控制盘。确实，插入钥匙组织核弹发射不需要任何理由。可是，如果没有钥匙的人，也就无法阻止核弹的发射了。」

「才不需要什么钥匙呢。」
上条的反驳不需要一秒钟的思考。
「只要在钥匙孔的地方插进针头不就好了。将控制盘的盖子打开，把里面电脑的线路给刺穿也不是不行。实在不成在核弹发射之前把炮弹给破坏掉好了。没有钥匙的话，只不过找一个解决方法就行了。在那儿站着不动的理由也好，默默地目送核弹发射的理由也好，在哪儿都是不存在的。… … 不论是谁，只要战斗就好了。即使是以这个世界为敌也好，这种事情只要是为了自己认同的事物，就会想要拼了命去保护！」（吐槽：当麻同学你在耍嘴皮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某人为了你真的在拆呢… … ）

笨蛋啊。右方之火嘀咕了一句。
他对于自己预想中的名为上条当麻的生物，拥有同自己从根本上区别的精神的事实，再一次地感到了担忧。
「把茵蒂克丝还给我。」
这是宣言。（吐槽：… … … 咱为炮姐泪目… … ）
上条当麻，朝着前方迈出了一大步。
「不仅是这样。茵蒂克丝和学园都市，以及罗马正教同俄罗斯成教。像这样互相仇视也好，科学同魔法的争斗也好，因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冲突也好，全部将它们结束掉！」

「你觉得可能吗？」
面对踏着步子而来的上条，右方之火将「第三只手」给大幅度张开。
那个根据人类的恶意按照比例使破坏力增大的手腕。
「在这样程度的大范围争斗中，难道你以什么都不失去就能获胜了吗！！第三次世界大战说到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准备」。为了呼应天空中的「伯利恒之星」，对于地上的净化也已经开始了。即使如此你还认为能够轻易地实现胜利吗！？」
「可以啊。」

一边，是由空中神殿「伯利恒之星」，经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浮现出来世界范围的恶意，十万三千册魔法书的知识，「神之右席」的资质，切断后夺取的特异的右手的血肉等等进行彻底补强的，十字教最大派别阴谋的顶峰。
另一边，是虽然拥有特殊的右手，除此之外再无特长的高中生。

可是，并没有恐惧的必要。
因此上条，进一步朝前方突进。
「跟你这混蛋不一样，我坚信着人类的强大之处。」

这个时候。
如同要突破巴塞罗那海岸线般的，异形的影子露出了面部。
那是100米左右，如同巨大手腕，又如同巨大的蛇般，黄金的异形。朝着空中伸开的手，五根手指半曲着，没有握着任何东西地屹立在那里。
它引起了周围的人，兢兢战战地注目。
这是在大战中，相对而言距离战火比较远的地区。周围并没有采取戒严措施。
在众多围观群众的观察中，黄金之手发生了变化。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从地面到手指，黄金的手腕从内侧产生了爆发式的膨胀。不知不觉手掌的形状崩溃了，变成了巨大气球的模样。
歪曲的球体发出了膨胀到极限的吱吱声。

接着。
这个时候。
从日本海海面飞出的100米的手腕的前端——失去了原型，变成歪曲球体的手掌，如同要将自己握碎一般地猛地握紧了拳头。
之后发生的是破裂。
同时，那连100米巨大手腕自身都弄得破碎不堪的力量，形成巨大的冲击波朝四面八方涌去。
轰的一声。
比这个世界上出现的，名为巨浪的灾难更加的有力。简直，就像是宇宙空间站撞击了海面一般。
高达30米以上的海水之壁，以均匀的弧型对着所有船只平等地露出了獠牙。
以一种将航母，护卫舰，强袭扬陆舰，战舰，巡洋舰……各种混杂在一起的，学园都市与俄军的钢铁战舰全部吞没的形态。

「发生了人啊……？」
看到眼前逼近的巨大灾祸，学园都市协力机关的航海士发出了呻吟。
他处在到底是躲在战舰中，还是穿救生衣跳进海里哪种判断是正确的都不清楚的迷茫中。
「这已经算不上什么战争了！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这个时候。
在东欧的战线上，也有同样的黄金手腕破裂了。
可是，在这儿掀起的并不是巨浪。
从破裂的手腕中放射出来的，是高度为0的雷云。那漆黑的水蒸气凝块爆发式地舔着地面，与此同时整个空间都发出异常的轰鸣。那是火花。超越上亿伏特的电火花。在这种压倒性的高压电流下，被黑云吞噬的人肯定会被打成粉碎，而搭载武器的一切电子仪器也会被烧毁吧。
「骗人的吧……」
在岩石后面隐藏着的学园都市的男人，在接近的黑云面前目瞪口呆地喃喃着。
灾害的规模大得离谱了。朝两边以千米为单位扩张的雷云，如今不管躲到哪里都没有用了。而且被吞噬的话只要不出数秒的时间，活生生肉体就会被撕裂的。
在实在过于异常的事态中，从嘴角露出呆滞笑容的男人，这时不知被什么人抓住了脚。由于失去平衡而被拖进了已经被破坏的俄军装甲车下面。
接下来，黑云从前方朝后方一口气奔袭过去。
吧唧吧唧吧唧！如同列车电线短路的令人不快的声音接连响起。即使呆在车身下也不可能不受伤。从地面传来的一部分电流，毫无保留地贯通了男人的身体。
可是他并没有死。
还在呻吟的学园都市的男人，到此终于意识到了这件事。
「你……」
看到将自己拖进来的俄军的女兵，男人不由地低吟了一句。
「你明不明白？我们可是敌人啊。对于你而言是令人憎恶的侵略者啊。」
「特地来阻止克林姆林报告的侵略者？再说，现在已经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了。指挥系统已经一塌糊涂了。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发生类似事情的未确认的情报也是满天飞。」
一边瞪着雷电残留的余波，带电的暴风雪，女兵一边吐露心扉般地说。
「我也是为了守卫家人而参战的。可我难道来到这儿是跟世纪末日或者人类灭亡打交道的吗！！」
吧唧吧唧吧唧，耳边传来了一阵类似于水急速结冰的声音。
接着，响起了轰隆一声巨响。
从装甲车下面看到的地表部分，生出了一个巨大的光环。似乎是纯金的材质，半径在100米以上，仅仅是宽度就超过了两车并行车道的巨大光环，正对着地面倾斜地刺了过来。

简直和天使之环一样。俄军的女兵想道。
可是，变化并不只是这一处。
就好像将刚才舔过地表的雷云的效果范围给描绘出来一般，在巨大的光环的弧圈前端一个接一个地生出了某种肋骨般的东西，如同河川般垂挂着的布帘那样，不断生出这种尖锐的东西直接把地面的针叶树林整块整块地剥掉了，就这样强行支撑在了地面上。紧接着朝着全方位涌出来的巨大构造物组成的洪水，无论怎么看都是超出常理的尺寸，就仿佛是巨大的玩具箱被打翻了一般。
学园都市的男人勉强动用干瘪的喉咙，组织起语言。
「……发生了人啊，混账！」
「天知道。」

俄军的女兵甩出一句回答。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儿是雪原啊。如果在城市里发生这样的现象，建筑物全部都要倒塌了哦。」
「而且，」
轰鸣和振动声依然在迸裂着。
虽然黑云已经过去了，可是危机到此并没有结束。
黄金手腕不仅仅是一个，而且不符合任何规则的。
只要那巨大的手腕还在从地面上飞出，那么危机就没完没了。
「还要再出来吗。怎么办！？」
面对学园都市的男人的疑问，俄军女兵用手指了指反坦克火箭。
「还用说吗？在被打烂前做个了结！！来帮忙，学园都市。我需要你们的火力！！」
「混账。我光为了阻止克林姆林报告就够忙的了！！」
「目的是一样的吧。要避免无谓的伤亡，不管是超自然也好「细菌之壁」也好，都要一个不剩地阻止摧毁掉！！」

这个时候。
在多佛海峡，刚刚破裂的黄金手腕，从中间倾斜地裂开沉入海底。
民众也好军人也好，全部都哑口无言。
在其中，只有引导着黄金手腕的少女，正咕噜咕噜地转着手杖。
十二岁左右的少女。
「喂马克！！不要懈怠了象征武器的准备啊。因为你们输出的力量连80%都没有哦！！」
「BOSS，象征武器的制造跟开光原本不应该是通过使用者自己的手进行的吗？」
「切。那又怎么样啊。难道说本姑娘为了世界什么都豁出去啊！」
「根据情况，右方之火作为净化地面的策略，将纯净的「天使之力」散布下来，使基本构造给改变的事情，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呢。」

基石变了的话，可以想象上面的构造也会全部改变呢。马克嘀咕着，
「……可是，还是有量的问题。如果扩散这种程度的「天使之力」，就会伴随着破坏了吧。再说「天使之力」与人体内精炼的魔力不同，从最初就拥有了属性的颜色，因此各种属性，也就是说从「天使之力」中派生出来的现象也就掀起了呢。」
「换句话说，就是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吧。就是用力过头的清洁感吧，对于丑陋的人类而言就是灾难了。」
被称为BOSS的金发少女，露出了同年龄并不相符的邪恶笑容。
同时，也伴随着让人有一种再也没有比这样的表情更适合那楚楚动人面庞的魄力。
「再说，丑陋的人们就因为死到临头总不肯就此甘心，所以才被认为是丑陋的呢。」
咚！的一声爆音，从远处传到了少女的耳边。
是水平线的方向。就连出色如她，也无法将全部的黄金手腕给消除掉。因为对于没有人和船的海面并不优先处理，因而从那儿断断续续地发生剧烈的「爆炸」。

如同划定灾害效果的范围一般，跟着巨大的天使之环同骨头一般的东西依次生出。
「……原来如此。连后续「美容」都没有忽略吗。为了在清洗后的「复兴」而使用的资源都准备好了啊。比纯金，白金，金属钨更加昂贵，方便的材料不是已经准备了如此之多了吗？」
「嘛，「天使之力」是从天使身体中，构成衣服，武器，以及一切物品的存在，因而也有可能物质化。……作为使用「人类的魔法」之身，那种尺度可是相差到了让人哑口无言的地步啊。」

「可是没有意义啊。」
金发的少女平静地说道。
「确实，如果存在能够满足地球上全人类需求的资源，那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争斗都会解决。每个人就能以自己的生存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结了。可是不行的。人获得了资源的话，会通过使用这种资源而扩大自己的支配范围吧。无数的人在火箭发明后就要去支配月球表面。而利用月球的重氢资源（注：重氢即氘，氢的同位素）现在又将目标瞄准了火星。所以说资源的多少是无法解决争端的。只不过是争端的规模改变罢了。」
「而且，同天使的武器和防具一样材料的素材，原本就不是人类的技术所能加工的。就算是使用激光或者金刚石也无法破开这样的材质。我可不觉得用人类的魔法能将天使之身给怎么样。那种东西，已经不是资源之类的了。不过是体型庞大的巨型垃圾而已。」

「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论魔法侧还是科学侧，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中。即使世界被清洗的干干净净，可是只剩下无法使用的积木堆的话，就算支配起来也没有意思啊。因此现在就让我们为了慈善事业来尽一份力吧。」
轰！！又有数只黄金手偶从地面和海面中飞起。
少女对此并不在意。
她将咕噜咕噜转动的手杖抗在肩上，毫不犹豫地朝前走去。
用从穿礼服的男人那儿拿到的扩音器，她对着整个战场的人传递自己的声音。
「英军也好法军也好学园都市还有俄军怎样都好！！总之还能行动的军队用红外线定位情报发射装置来支援我！来吧，接下来就是你们这些人民的子弟兵为了人民而爆发的时候了！！给我大张旗鼓地开始干活吧，BABY们——！！」
筋疲力尽的英军士兵们，对于少女的话连整理思维的功夫都没有，只是张开口问道：

「什……什……么……。你们，到底是……？」
对此，少女并没有转过头来。
她在众多穿礼服男人的陪伴下，背对着人们这样说道。
「是魔法结社哦。「绯色之日照」」

这个时候。
站在白色雪原的后方之水，目击到了突破雪地冒出来的异形的阴影的全貌。
这已经和属于学园都市，俄军，科学或者魔法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朝着黄金之手突进。
他们挥舞着能够在发生更大的破坏前，将灾难的根源给毁灭的武器。
为了不让现有程度的受害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了保护重要的人们。
（……你真是愚蠢啊，右方之火）

后方之水微微一笑。

这个通常很少有表情变化的男人，虽然只是微微的，但确实笑了起来。

（拯救世界的不是我不是你。无论是破坏了什么，还是得到了什么，人民已经不再屈从于现状了。由这个世界的住民们来保护这个世界，怎么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

那么，现在是自己也要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努力的时候了。

后方之水已经不是「圣人」了。也不是「神之右席」的一员了。连挥舞自己最大的那把武器——阿斯卡隆的力气都没有了，能够精炼的魔力水平也不过是和普通的魔法师差不多。

那样又怎么样呢。

后方之水并不因为是「圣人」，因为是「神之右席」，这种理由才战斗的。虽然他并不企求那种获得别人赞扬的人生，不过正巧的是，当他想起自己想要守护的人，就会对这个世界萌发依恋之心了。

这个时候。

「到了到了，终于看到了。」

将双筒望远镜从脸上拿开，老人平静地低语道。

在一旁的年轻人，望着老人惊讶地嘀咕道。

「真不错啊。偏偏是在我们回到俄罗斯的时候。明明传闻你们的旧称占星施术旅团，现在还在那帮家伙的黑名单之中来着。」

「吵死了啊。将收集到的灵装根据自己需要来使用也没什么吧。原本在得到威廉·奥威尔朝俄罗斯这边过来的情报后，你这家伙不也连个报告都不打就从后面追上来了吗？」

「嘛，我承认我是一时冲动了。毕竟还欠着奥尔良骑士团时期的债呢，如果不还的话总归不太好受。」

作答的年轻人，拿着一把名为法式刺剑的，从运动器材衍生出来的法国剑。而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拥有名为「贞德的神谕」的魔术资质的女性。

并不只是他们。

还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在那个佣兵走过的地方，居然帮助多这么多的人。

「那个佣兵怎么了。」

「做他每次都在做的事情啊。可是情况很奇怪啊。我觉得那种程度似乎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呢。」

「你在担心吗？」

「怎么可能。」

老人呼出了一口气，轻轻地挥了挥抗在肩膀上的日本刀。

雷切。

以能够接下从天而降的一击的传说为根基，现代量产型的灵装。

如同是呼应他一般。

老人的背后，数百个人举起了他们各自的武器。

「那些可爱的孩子应该也能起到助威的作用呢。」

「可是」

青年嘀咕着。

「只有这样的对应方法，很难想象可以将全世界规模涌现出来的灾难给平息呢。」

「我知道。为此这才是「原」占星施术旅团啊。自由旅行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是这样组成的一个网络。光是那些顽固地扎根并守护着一个地方的人们，就这样自发地组成了这样的一条战线啊。」

「？」

「嘛，像我这样的老东西能做的，也不过就是把一根一根细线连接到一起罢了。真正的难事，还是要交给更加合适的人选去做。……那些家伙，本质上也不是笨蛋啊。」

这样说着，老人轻轻挥动了「雷切」。

「我们这种人该做的事情很简单。你明白了没有年轻人？」

「我才不考虑难题呢。」

青年笑着说，将法式刺剑如老人那样挥了挥。

「只要有应当保护的人，就举起手中的剑。这样而已吧。」

上吧！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

他们作为一支反抗力量，朝战场突进。

这个时候。

作为俄罗斯成教特殊部队「歼灭白书」统领的女性·瓦希莉莎将曾经是自己部下的女魔法师狠狠地踢飞，女魔法师如同炮弹一样撞到了朝两面开的门，将作为锁使用的大门给强行破坏了。

在莫斯科宫殿之中。

砰！！伴随着一声巨响，在室内被软禁的那个人物吓得肩膀乱颤。那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身型很细长，具有比货真价实的女人瓦希莉莎更动人的曲线美，是那种如果放到外面去三天就会永久长眠那般的纤弱。穿着作为总大主教而特别制作的庄严的服装，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将父亲的西服套在身上玩耍一般。

瓦希莉莎将嘴里的血随口吐在地板上，露出了微笑。

「你好，俄罗斯成教的领袖大人。被放在这个豪华的鸟笼里，似乎更加养尊处优了呢。虽然和童话中少年跟女主角的立场完全相反，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可是来魔王的城堡救你了哦。」

「还有称呼我为总大主教的人活着啊。实际上，我什么力量都没有哦。不管怎么叫破喉咙，也没有人能够拿一把武器给我。大家都很聪明地将「精心特制的印章」作为免罪符，而听不到我说的撤销的命令。」

「因为你很可爱，我原谅你。」

瓦希莉莎用充满戏谑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

「再说，你还有要做的事情呢。只有总大主教的你才能做到的事情。」

「？」

原本对莎夏·克洛伊洁芙一心一意的瓦希莉莎也露出了一丝似乎会摇晃着倒下的可怜相，让总大主教微微地歪了歪脑袋。她决定自己所属势力的理由实在是太单纯了。瓦希莉莎不自觉地用手擦了擦脸，边确认没有鼻血流出来边说道：

（……够了，停下吧。平时本来就因为出血过多而血量不足了……）

「你看到那个了吗？」

总之先抑制住肉体的痛苦，瓦希莉莎将手指向窗户的方向。

即使在这样远的距离，还是能够看见漂浮在金色天空的要塞。那种规模的规模与高度。正是从获取的残缺不全的资料中得知被称为「伯利恒之星」的，「神之右席」右方之火的神殿。

「那个要塞是从世界范围内的十字教教会跟圣堂中获取必要的零件而组合形成的。可是，各种建筑物有各自不同的样式。因此只是将它们全部聚在一起，不可能形成完美的融合。」

「那是……怎么回事呢？」

「有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术式。」

瓦希莉莎挥了挥自己细小的手指。

「右方之火同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都有联系。也就是说，毫无疑问建造那个要塞，是将双方的术式最大限度利用得到的成果。」

「这么说……」

「如果剖析下的话，就能将要塞的接合处给摧毁掉了。恐怕俄罗斯成教式的术式是尼古兰·托尔斯泰那里获得的，不过在那家伙的宫殿里并没有找到那样的资料。即使如此，也没有到此就放弃的必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了，能够使用的术式即使在俄罗斯成教中也是绝密的绝密吧。那种简单解析就能搞定的东西，无法想象会被那个右方之火作为最终手段的钥匙来使用。

可是，

「这样啊。」

总大主教，用细细的手中轻轻地摆弄自己的下巴。

「确实，这附近有现象管理缩小再现设施。为了研究亡灵和心灵聚集现象的发生条件，而设置了精确分毫的透镜装置设施来进行各种实验……」

「解除限制的话，对于以人类为对象的成教式魔法也可以适用了吧。然后如果模拟实验获得了成功，那么就能推算出右方之火使用过什么术式了。」

「你要让我到外面去吗？」

「可以嘛？虽然我有「独守家门的食人巫婆」，但是可不一定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哦。」

被摸着脑袋的总大主教，忽地摇了摇头，让头从瓦希莉莎手中逃开。朝着房间的出口走去。她并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会让她感到胆战心惊，俄罗斯成教的首领这么问道。

「可是，「伯利恒之星」的接合点除了利用我们俄罗斯成教的术式外，还采用了罗马正教的术式吧。可能仅凭我们是无法削弱它的哦。」

「……关于这一点倒不用担心，虽然基本上就是个老头子，不过我却借到了那个面子很广的奇怪老头的力量，把「细细的线」相互联系起来了呢。」

「？」

瓦希莉莎带着一个皱巴巴的老婆婆的幻影，从总大主教后面边追过来边简单地回答道。

「虽然大家都这么想，可是那个家伙并没有变坏哦。」

这个时候。

抛弃罗马教皇立场的老人马丁·利斯，正潜入半塌的梵蒂冈大圣堂地下。他的目的，是解析右方之火在计划中使用的术式。如此大规模的计划，仅凭借「神之右席」个人的术式恐怕不够吧。核心的部分暂且不提，为了填充外壳而是用现有罗马正教魔法的可能性很高。

「嗨，花哨的绅士先生。你那边情况怎样啊？」

「嗯。你把我当做相连的同伴没问题吗？我已经不是教皇了哦。」

「难道我是准备要找那种有名有实的罗马正教首领对话吗？话说回来，如果是彼得·尤古戴斯的话就和我们可爱的总大主教不相称了呢。」

「看你的口气看来是成功地觐见到了总大主教呢。我这边也已经结束对于主要书目的筛选了。现在正在为了干涉天上的「伯利恒之星」，而构筑超远距离术式用魔法阵呢。」

「哎呀真方便。果然梵蒂冈那儿有各种王牌呢。我这边的部署也基本按照计划进行，可以大干一场了呢。」

「比起这个，夺去「伯利恒之星」之力，而让地上的异变停止的假说有多大的可信度？即使到现在，各地关于带来灾祸的黄金之手的报告还在增加呢。」

「嗯——？应该没问题吧~为了同天空的异变相呼应，地上才起的变化啊。我觉得只要能阻止天空的异变，毫无疑问地表的异变也会停止哦。」

「那样的话就好了。马上就要阻止右方之火了，再硬让大家做出牺牲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对了，罗马正教也表示OK吗？」

「你指什么？」

「右方之火可是跟我们水火不容的。可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他对于罗马正教的巨大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如果亲自将教会的基石给摧毁，那么不就难以保证罗马正教还能恢复往日的繁荣了吗？」

「无所谓。……无法守护大家的力量，就算拥有了也没有意义。只要能拯救民众，就算作为罗马正教的力量被削减也要阻止右方之火。」

「可爱也是种罪呢。」

「……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

「不不我是对我们家首领说的。老爷子你也有过那个正大的时期吧？」

「除了被人们仰慕之外，我跟这种评价还真是无缘呢。不管怎样选举教皇可不是小事，要让人们感到一种严厉父亲的象征吧。」

「哦，这么一说激起了我的可爱的父亲式的象征呢。是很可爱啊！！我要把他抱起来！！」

「……说到底，最适合「这种评价」的，不应该是童话中的女主角吗？」

边带着几分吃惊地说着，马丁·利斯一边将目光转向沉眠于地下的海量资料。

曾经邀请过的那个名为禁书目录的小女孩，也是一个藏书量巨大的书柜呢。

如果明白右方之火的使用术式的话，没准就可以展开反击了。

没准就能让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了。

可是，那意味着……

「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失败而寻求力量了呢。」

马丁·利斯背后跟着的那个年轻神父，小声地憋出了这么句话。

「不是失败啊。」
用一种能将他人的迷茫给斩断的强硬，马丁·利斯纠正道。
「我们是为了胜利而战。现在也是一样。」
「这场胜利，无法给予我们任何东西。」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你就不会和我采取同样行动了吧。」
年轻的神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只有翻阅书页的声音一直响着。
「……我们，能够再一次重新做起吗？」
「当然可以。」
马丁·利斯用一句话回应道。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细微的笑容。
「一定可以的。」

这个时候。
马丁·利斯稍稍皱了皱眉头。接着，一种针扎般的头痛由鬓角一直传至头盖骨的内侧。这是可以招待禁书目录那种程度的「高纯度」知识库。就算是以前的教皇，经历长时间的阅读也会对于肉体和精神带来深度的恶性影响。
「我还能坚持。」
马丁·利斯用单手制止了年轻神父急急忙忙的搀扶，开口道。
「我还能战斗。就算是为了开启通向希望明天的道路，我也不能在这儿停下来。」
可是，事实上依然存有悬念。
罗马正教的秘密仪式，同俄罗斯成教的睿智。
以逆推的方式获取「伯利恒之星」所利用的这些技术情报，肯定会引起严重的伤害吧。
可是，并不能保证一定能使它坠入地面。
要说为什么。
（被使用的技术，并不只是这些而已……）
他收到了右方之火强夺了禁书目录的远程控制灵装的报告。
这么一来，被使用的技术，就不见仅仅是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系的了。
是的。
最后的钥匙。
「英国清教的……最大主教吗？」
「喂喂，我们到底谁去找那个女狐狸搭话，要猜拳决定吗？」

这个时候。
在俄罗斯上空漂浮的「伯利恒之星」中，莎夏·克洛伊洁芙正从腰间的皮带中取出各种各样的工具。她用L型拔钉钳在地上划着，描绘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急急忙忙准备逃生用装置中的蕾莎。
要塞的下部悬挂着几个装备了降落伞的金属容器般的东西。蕾莎正在为使用那些进行准备。
在这儿除了她们两个，还有被右方之火用完就扔的俄罗斯成教的200多名魔法师。在被右方之火处分前，他们必须逃回地面上。
而且。
就算出现右方之火被打倒的情况，他们也必须确保逃生手段才行。
这里是一万米的高空。
「我说！虽然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可是「最后一班车」马上就要发车了哦！！」
「回答一。对我而言也并不是因为喜欢而呆在这里的。补充说明，我的本意也是能早点离开的话恨不得马上就走。」
莎夏这样回答着，操纵工具的手也没有停下。
「个人意见，可是另一方面，我对于就这样什么都不做逃走感到十分抗拒却也是事实。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跟右方之火对抗的只有那个少年而已。作为专业的魔法师，至少也要拼命挣扎地支援一下……」
「怎么做呢！？」
「回答二，右方之火利用我的肉体召唤出了「神之力」，让天空一边的环境如自己所愿地变化了。……那么，我，我自己也许就是插入右方之火计划中的那根钉子也说不定。」
到底能影响多少是未知的。
至少，依靠莎夏·克洛伊洁芙个人的行动使右方之火的夸张计划遭受挫折是十分困难的。
可是还是要做。
被刘海遮住的莎夏的眼光，没有一丝的动摇。

蕾莎随意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哎呀真是的！！那么快点动手把它了结吧！！」
「？」
「事实上，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也想一直赖到最后一刻的。那个少年，是对于我们英国做出了贡献的人物。所以说，直到极限前的消磨时间的话，我会陪着你的。」
「回答三。没有到那种地步的必要……」
「反正，就在你选择这条道路的同时，逃离计划也确定暂时停止了！」
蕾莎用自己的大拇指，朝着背后指了指。
那里是从逃生用装置上专程跳下来，正向这边走近的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们。
他们把莎夏描绘出的魔法阵，扩大得更加复杂了。
看着被魔法阵吓了一跳的莎夏，蕾莎嘿嘿地笑着说。
「这样一来，在结果出来之前「流程」都是不会变的吧。那么，就快点对右方之火的计划报一箭之仇吧！」

这个时候。
全身穿着以黑色为主基调的修道服的少女们组成的集团，正在俄罗斯的雪原上高速移动着。
虽然服装应该是罗马正教的东西，可是她们如今的所属并不在那儿。
原亚涅赛部队。
200多名修女前往的，是学园都市与俄军士兵们倒下的地方。
战斗，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以杀死敌人作为决胜的。
她们也有她们的战斗。
「亚涅赛修女，发现救助对象。将他们全部带离「爆发」的效果圈之外是不可能的。按照预定计划，请将救助对象的分布点计算出来，建造避难所！！」
「听好了，安琪蕾涅修女。对于避难所要应用「神之子」的襦袢与饲料槽的理论！擅长处理圣母系的奉纳的修道女们在各自的避难所建造时，进行相应的指示！！」
「救护用的大型直升机在三公里外待命！请将伤员在下次爆炸前转移走！！」
「轻伤员搬到各个避难所去！没有将所有人都搬走的时间了！！」
不知什么时候。
被她们称作「避难所」的东西的正体，只不过是木质骨架配合大型白色帆布组成的帐篷似的东西吧。可是，即使这样也不是数秒到数十秒就可以建好的东西吧。如果是不明真相的人在一旁看到，可能会觉得如同看见了装了发条的玩具自动展开一般的情景。
朝着战场中央建造的避难所，倒地无法动弹的士兵们被一个个运了过去。
在她们的眼中，对于学园都市和俄军一视同仁。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们。
如果能够早点意识到那一点的话，也就不会在这儿发生激烈的战争了吧。
「……为什么……你们……」
竭尽全力发出声音的，是一个操纵学园都市的驱动铠的人。
在全身各个地方被绷带包裹的同时，他发出了疑问。
「你们的所属是……？你们，是哪边的同伴……」
「我们可不是为了讨论这样的问题才来到这儿的。」
回复他的，是黑衣修道服修女中的一人。
「一定要回答的话，就是做让战争的受害者哪怕减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的目的仅此而已。」
「……」

看着制作和平时见惯的抗生素不同，汲取草本精华药品的修女们。士兵无话可说。似乎是要打破这种沉默，在木头与布料的避难所中传来了通讯声。
没有发现类似于器材的东西。
从避难所的柱子上贴着的卡片般的东西中，响起了男人的声音。
「哎呀哎呀，喜欢搞华丽的那个混蛋右方之火，没想到对于这边的大扫除的程度居然扩大到了这样的地步，真糟糕。」
「果然，这也是右方之火净化作战的一环喽？」
「你这么想也说得过去。那家伙除了破坏现有稳定外，连为了重新建设而进行的必要物资生产也做了。……虽说如此，也都是些人类无法破坏的新物质，如果谁都无法进行加工的话，那不过是大型垃圾罢了。」
轰轰轰！！之后尖锐而沉重的震动摇曳着整个雪原。
就在很近的地方，从地面处钻出了黄金之手。
躺在床上的学园都市的男人，虽然因为疼痛而皱起眉头，但还是站了起来。在他旁边的床上接受治疗的俄军士兵也是如此。
「可恶，把枪给我。」
男人呻吟着，将一只手朝修女伸去。
「怎么能就这样被干掉！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承蒙你们那么多关照，肯定不会是坏人的。我来帮你们制造逃走的空隙！」
可是，学园都市跟俄军的士兵并没有拼死突击的必要。
就连那么一瞬间的工夫都没有。
似乎，就在那一瞬间。
咚的一声。

一把宽大的刀，将黄金之手连根砍断。

透过简易帐篷般的避难所的布料间缝隙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人的威容。
能够挥动两米长的刀的东亚女性已经很异常了，尽管如此，能够一击就将黄金之手给切碎的人，果然还是太异常了。
黄金之手的长度超过了100米。是那种用粗大这个形容词还要更加地膨胀的存在。即使那把两米长的刀有令人畏惧的锋利，可仅仅是手腕的那种粗大程度，也不可能被切断的。
可是……
「要比喻的话，就和塑料袋上的裂口是一样的。」
从柱子上贴着的卡片状的通讯装置中，传来了女性的声音。
「在对于目标给予很小的伤口后，利用目标本身的重量而将裂口强行地给撕开。这对于古今神话中，对于毫无疑问斩杀体型比剑的大小要大上很多的恶龙的传闻里也是必备的技能吧。」
对着哑口无言的学园都市的男人身体，穿着黑色修道服的修女，用似乎是煤油灯一样老式的照明光线照了照。如同手电筒形状的圆形光束在他的身上游走。虽然好像是在确认是否还有受伤，可是样子却很奇怪。即使在圆形的光线照过之后，身体表面依然在隐隐发光。
简直，就像是身体被某种外界力量支撑起来了一样。
「就算为了活下去也好，被强敌挡住了去路也好，首先你的身体必须恢复到自由地活动四肢的地步才行哦。」
一边接受着治疗，学园都市的男人一边想象着避难所外面雪原的样子。
他尽可能地在脑海中回忆起还能使用的战车或者驱动铠放置的位置。
没多久，男人出击的准备结束了。
这次的敌人，不是俄军了。

上条举着拳头，平静地说。

「作为计划核心的你都右手已经逐渐失去力量了。作为仪式场的「伯利恒之星」也变得无法使用了。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要拯救世界的话，你对于人心中的善意战胜恶意的情况，应当感到高兴才是。…… 在你没有这样想的时候开始，你的幻想就已经出现破绽了。」

「确实」

右方之火微微一笑。

「现在我处于劣势了。如果根源的力量被削弱的话，本大人的计划也就无法进行了。对于地面的「净化」也就耽误了。…… 急速失去力量的「右手」，如今不管怎么挥动，就连同地面联络的事情也都做不到了。就这样无可奈何而糊里糊涂地坠落到地面了吧。」

「……」

「如果这么继续下去的话，确实是这样没错。」

不祥的言语。

之后。

轰！上方的金色天空开始摇动。那种光辉出现了浓淡之分。接着光之块一起，朝着「伯利恒之星」冲去。从后面不断生出的能量块一个接一个地被融合，在「伯利恒之星」的内部进行了压缩。

对着脸色大变的上条，右方之火轻轻地挥动了远程控制灵装。

「说过了吧，这可不是为了使用的。而是为了将你们给吸引过来而已啊。」

「你说…… 什么？」

「虽然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帮助，可是时间却是本大人的同伴。」

右方之火小声地说。

他并不是打开了天国之门。而如今这过于神圣存在的右方之火周围的世界，是按照天国的样子改变而成的。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面貌也发生了质变。

「原本是分阶段一点点将地面也改变的。可是因为你们所说的「善意」一直阻挠的结果，如同大陆板块弯曲积蓄力量一般，天空与地面间产生出了不自然的歪曲。」

事到如今，「伯利恒之星」被注入了大量的力量。如果超出限度的话，也就无法「储蓄」了。

「最后，积蓄了天使之力的天空，将朝着没有积蓄力量的大地，电流将如流水一般地降下巨大的能量的情况了。…… 老实说，这和本大人预想中的路线不一样，但是地面被光芒所淹没的结果不会改变。现在整个世界依然在不断地变化着。」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上条咬紧牙关地低吟道。

「和制作天使之体一样，巨大的能量块啊。那样的东西落在地面的话，在发生什么变化之前，一定会发生不得了的爆炸碾过地面的！！」「天使坠落」时候的米夏也是这样。拥有那种等级的巨大力量，无法控制，就这样任凭它的肆虐，凭这样就会让人类的文明只有完全毁灭一条路了！！」

「就是这样。真遗憾啊。对于你来说也是。从力量的程度来看，至少也可以让欧亚大陆完全被光所吞噬吧。」

右方之火的眼神中，依然存有力量。

决不放弃这句话，头一次被映射进了如此的邪恶。

「确实在这场战争中，也会多多少少有「善意」的产生，可是压倒性的破坏也会将其彻底掩盖。最后演变成，果然是不行的，在发挥「善意」的地方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绝望前，最初就存在的「恶意」会更加地加深，变为重量级的存在吧。」

接着，因放弃而产生的高浓度的恶意能量块，会对于右方之火体内的某种力量以极大的刺激。甚至，右方之火就会比模拟实验产生的存在更为强大。他会站在这个星球居住的万物的顶端，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那种力量去让世界的面貌发生改变吧。

「过于强大的天罚，能轻易地将人们之间的羁绊给轻而易举地毁灭。这和由于巴比伦塔的倒塌，人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时一样的。作为对于生出的这种恶意的反应，本大人也才能够再次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了。」

「…… 右方之火……」

「用你的方法来拯救世界已经太晚了。」

对着比之前更加用力地握紧了拳头的上条，右方之火甚至流露出了笑容说道。

那是一种由于获得了巨大力量供给的保证，而伴随产生的闲暇表情。

「这样一来，就是本大人的胜利了！」

美琴把布片塞进Nu-AD1967的弹头侧面那些小窗口似的坑洞中，然后终于叹了口气。

「…… 差不多了。这样一来弹头也该无力化了。再有什么超音波式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冒出来我会很困扰啊。」

「从混乱的通信内容来看，应该没有更多的对策了，御坂报告到。不管等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状况发生所以相当焦急吧，御坂附加提供感情方面的情报。」

「那些家伙，打算另想办法？」

「由于失去了实行部队，似乎已经逃走或者转移了，御坂预测到。因为连运送这种型号的弹头的余力都没有了，所以打算放弃核武器，御坂继续窃听通讯内容。」

「话虽如此，放着不管的话之后会出大乱子吧。」

「…… 俄罗斯别派的军阀似乎也这样认为，其实将校等级军官都已在周围布下特殊部队埋伏圈，御坂窃听别的通信线路。似乎一出建筑物就有「特殊镇压作战」等着，御坂报告。」

「没有直接冲进建筑物，应该会比较轻松，不过这样就掌握不了核弹的起爆时机了。本来也不是能在车内即时起爆的东西。」

美琴把布片塞进去，在把妹妹递过来的铲子的尖端压进去。这是放在战车车体上的东西。之后美琴操控磁力，把感光部位的强化玻璃压得粉碎。

「那么，把这个弹头连接破坏就结束了吧。」

破坏掉连接电脑的3处接点之后，美琴回头看着妹妹那边。

「好了弄完了。这个弹头不能用了。虽说换个「外壳」另当别论了。」

「单是弹头就有两吨重，没有起重机的话估计无法搬运的吧，御坂预测到。」

「以防万一，就把这个地方从俄罗斯当局转交给学园都市吧。」

这样，至少核武器的威胁解决了。

接下来。

终于到了正戏。

本来御坂美琴就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来到俄罗斯的。为了见到那个刺猬头笨蛋先照着他的脸来一发而来的。

她看了看四周。

「你啊，应该预装了整套关于兵器的操作的知识吧。」

「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通过御坂网络取得追加信息，御坂边与其他御坂商讨如何就打工费的问题进行交涉边回答。」

「高中生以下是不会聘你的所以赶快行动。」

……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无视叽叽咕咕说着什么的妹妹，美琴指向某个方向。

「虽然不知道是打算作为航空战力还是移动手段，那里不是有架VTOL机嘛。用那玩意能飞到空中的要塞那里吗？」

白色的雪原被寂静笼罩。
一方通行的歌声停下了。用于支撑身体的手杖倒在地面上，双膝跪地的一方通行，全身被红色的血包围。在连颜色都不允许拥有的白色地狱中，只有他用那份伤痛在那里染上了自己的色彩。
超越极限的喉咙，吐出了仿佛被锉刀磨过的气息。大概是受了什么内伤吧，吐出的气中混杂着红色的液体。不能再唱了。
身体中，仿佛管道被堵塞了。
但是。
一方通行被染成赤黑的嘴唇，不由得蠕动了。对了，他想到。不必再唱下去了，要问为什么的话，

「……不，要紧……吗？御坂御坂问道。」

模糊不清的视界中，细小的声音传来。
一直一直很想听到的，少女的话语。刚刚还毫无自我意识，连保住性命都相当勉强的少女的话语。那种声音，虽然很细小但确实有种找回元气的感觉，一方通行听得出来。
摇摆着的，不知何时就会消失的，难以令人安心的存在。在它的中心，贯通着绝对不会消失的支柱。
最终信号已经安定下来了。
她，再也不会因为毫无缘由的暴力而遭受痛苦了。
一方通行紧咬住这个事实。然后，回过神来时已经有所行动了。过去曾经被称作学园都市最强怪物的超能力者，伸出颤抖的双手，用尽还未恢复的身体内剩余的所有力量，抱住了最终信号纤小的身体。
紧紧的。
再也不分开似的。
「……太，好了……」
话从嘴里漏了出来。
他的声音在颤抖。不只是因为全身上下都在颤抖。
「可恶。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
原本的一方通行绝对不会说的话。
不过，站在什么角度上才能说是「原本」呢。说不定，这才是原本的一方通行呢。在所有的悲剧开始之前，在学园都市的「暗」吞没幼小的超能力者之前，原本的他不是也会因为开心的事而欢笑，因为伤心的事而痛哭的孩子吗？
即使被压倒性的恶所浸染，「那个」也毫无疑问一直存在于一方通行心中。
残留下来了。
芳川桔梗和黄泉川爱穗所看到的東西，还有「大人的社会」所保护的東西，大概就是这个吧。
或许长时间以来只是断断续续有意识的最终信号无法理解事情的始末吧。
但是没关系。
怀里紧抱着的最终信号，用她小小的手掌，缓缓抚摸着一方的后背。
仿佛接受了他一般。
或许，和一开始发现他内心残留的东西时一样。

「——」
确认着终于取回的那一份温暖，一方通行想到。
确实，这个世界冰冷，残酷，被无数的恶意充斥。
但是，救赎也一样存在。
凭借自己的意识伸出双手的话。咬紧牙关继续前进的话。在不远的前方，必定有光存在。这束不灭的光线不被夺走，世界也就不会陷入绝望。
「在感动的再会时泼盆冷水虽然很对不起。」
这时。
旁边的番外个体带着警戒的语气说道，
「这场混蛋战争，似乎不会就这样迎来happy end哟。」
来回看着四周的一方通行感到有异变的气息。
嗡！！
有种全身肌肉被替换成冷冰冰的什么东西的令人讨厌的错觉。不对，相反。体内的震动似乎向着体外溢出。怎么说都好了。总之不是普通的五感。被强行灌入数据的结果是，体内的传感器和脑内演算回路出现了动作失误。
正上方传来巨大的压力。
海原光贵、水之天使、羊皮纸。从这些延伸出去的线索，缓缓浓缩起来的感觉……
一方通行抱着最终信号，抬头看向天空。
巨大的要塞漂浮着。
散布在整片天空的黄金之光，都被要塞吞噬了。聚集在一点的巨大的力量，让一方通行皮肤产生了哔哩哔哩的错觉。似乎感受到了对面矛头的指向。那个本体还不明确的力量团块，瞄准的是地面。

但是，
「……如果让那个发射的话，似乎就等不到一个像样的结局了啊。」
或许单纯的破坏不是目的。或许是为了产生某种特别的效果。即使如此结果也是一样的。那种程度的力量坠落地面的话，伤亡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而且，根据皮肤的感觉，那不是「单纯的科学之力」，所以一方通行的「反射」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大家都会死。
一方通行、番外个体、最终信号……一个不留。
「……开什么玩笑。」

话刚出口。
轰！！爆炸般的声音响起。一方通行背后生出墨一般纯黑的羽翼。象征着他的愤怒的黑翼。并不是单纯借助了御坂网络的而产生的力量，也不知道最终信号能不能强行停止的，谜一般的强大的力量。实际上，这对羽翼出现之时，一方通行自身，几乎一定会陷入精神平衡丧失的状况。舍弃一切主义主张也要杀掉眼前对手的时候。胸中喷薄而出的杀意将伴随这对黑翼蹂躏世界。就是，这么强大的力量。
简直就像是，面对天空要塞的重压，把体内的东西都挤出的一般。
和那个爱华斯对峙时是一样的。
但是。
「……番外个体。」
一方通行的话，轻的如同耳语。
「我去阻止那玩意。这个小鬼可以拜托给你吗。」
「阻止俄罗斯那边？还是学园都市？」
「全部！」
面对强硬无理的命令，番外个体叹了口气。当两方阵营的敌人，就是要与整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力为敌。
但是，她露出恶意满载的笑容，取出口袋里的铁钉。
「……嘛，我也想看看那帮家伙哭丧脸的样子，要做的事都一样。解析最终信号和御坂网络中「歌」的情报的话，或许还有机会获得「学园都市所没有的技术」。」
看着眼前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展，最终信号可能感到不安。她小小的手抓住一方通行的衣角。
「要去哪里呢？御坂御坂试着提问。」
怀抱里，看向这边的眼神摇摆不定。
大概，她已经对接下来一方通行要去做的事有所理解了。正因为知道才会想要阻止。
「哪里都不会去的吧，御坂御坂确认道。」
「不用担心。很快就结束了。」
并没有说会回来的一方通行。
舞动着黑色羽翼的怪物，将抓着自己衣角的少女的手指，一根根温柔的松开，把少女留在地上，解开了自己最后的枷

锁。

「不要啊。」
最终信号，小声说道。
「想一直和你在一起啊，御坂御坂试着请求。」
「……是啊。」
一方通行也，同意道。
最后的最后，他像个孩子似的露出笑脸回答。

「我也，想一直和你在一起啊。」

咔嚓咔嚓咔嚓！伴着仿佛冰裂开的声音，怪物翅膀的颜色改变了。从墨一般的漆黑，变成雪一般纯白。从根部到尖端，瞬间从外表到本质，全部都改变了。
头顶上方，出现了同样颜色的小小轮环。
这就是他的蜕变。
作为现实世界的特异之力源头的，精神的蜕变。

一方通行双手搭在最终信号的肩上，轻轻一压，仿佛无重力空间中的宇航员一般，反作用力将他推向空中。
最终信号小小的手，向着空中的一方通行伸去。
但是，够不到。
一方通行已经飞出了数米远。
这样就好。
这样确信的一方通行，展开白色的翅膀。100多米长的巨大羽翼并不是借助风力，而是将某种未知的力量转变成浮力。没有向地面施加任何力量，一方通行却像炮弹一样朝着正上方飞了出去。瞬间。
升空3000多米，一方通行冲上天空，吹散了厚厚的云层。
同时天空的要塞也有了动作。
上部收集下部汇聚的黄金的力量团块，毫不留情的向下射出。脸上感到令人麻痹的压力。果然那个与一方通行的白翼相同，不是普通的力量。或许「反射」也行不通。会像对战爱华斯的时候一样，直接被贯穿的吧。
那又如何。
一方通行舞动白翼，提高了上升速度。朝着笔直射下的黄金之块撞了过去。他的嘴边，不禁露出笑容。
这样啊，一方通行现在想道。
这就是，为了守护什么而战啊。

然后。
海拔8000米的高空，两股巨大的力量激烈相撞在一起。

轰！！！！巨大的冲击震动着「伯利恒之星」。
黄金之光爆开了。
「怎么，了……？」
但是，地面上却没有想右方之火预想的那样发生大灾害。而且也没有像天空一样被染上黄金的颜色。「伯利恒之星」投下的大规模天使之力，被不知什么东西挡住了。
「应该已经达到必要输出了！！本来地面上应该已经发生了适当的战略性破坏，然后本大人就可以坐等胜利了！！可是到底……！？」
期望中的悲剧没有上演。

自己都不知道，要否定什么。

「……这样好吗……？」

「什么？」

「本大人，怎么说呢，可是个连「世界」到底有多么广阔都不知道人啊。」

「这样啊。」

上条不由得笑了。

右方直到最后也没能明白，上条笑容的完整含义。

「那么，从现在起就去确认一下吧。」

逃生舱舱门从外面锁住了。接着，沿着很短的轨道滑向天空。

上条目送着降下的小小的救生舱。

终于，像是要忘掉般上条收回了视线。

最后的生机已经发射出去了。

已经，没有能够安全逃离要塞的方法了。

就在这时。

轰！！风向随着轰鸣声改变了。不由得双手护住脸部的上条，看见了一架战斗机。那是被称作VTOL机的型号。能像

直升机一样自由静止在空中的，顶尖机体。

座舱里的人，似乎在哪儿见过。

那是……

4

「再向右点！！再来！！再靠近一点！！」

御坂美琴在后部的座位上探出身体，同时向手握操纵杆的妹妹喊道。

终于。

来到了这里了。

终于和那个笨蛋处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了。

「姐姐大人，脸上嘿嘿傻笑的表情很恶心，御坂指出。」

「呜呼！？没，没有喵回事啦！！再说以你作为比较对象的话得出的结论不就变的奇怪了嘛。」

美琴慌忙拉扯着自己的脸确认道。

「啊啊！到底发什么了什么啊！！刚才不还浮着呢嘛！那个要塞，怎么突然开始下降了啊！？」

「正在兴头上说这句话非常抱歉，不过不打开座舱门的话，姐姐大人的声音可是传达不到对方那里的哦，御坂指出。」

「哪里？哪个按钮？」

话一出口，美琴突然冒出几个疑问。

这里是海平面上近万米的高空。外面的温度在零下五十度以下，气压极低而且氧气含量也很少。就这么打开舱门，没关系的吧。

不打开就传达不到，打开又不能。

美琴进退两难的时候，妹妹又无表情的耳语道，

「……引擎的声音有些违和感，御坂报告说。」

「？」

「那是在一个大气压，零下七度时的声音，御坂明确计算后总结道。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理，外面虽然是海拔万米，但和地表有着相同的环境，御坂报告结论。」

「也就是说。」

「打开舱门似乎也没关系，御坂进言说。」

接着。

像是橄榄球从中间切开一样的舱门从上方打开了。似乎是妹妹操作了某个按钮吧。

和妹妹说的一样，呼吸没有问题，皮肤感觉到的寒冷也不像是零下几十度的样子。

妹妹侧倾着机体，让VTOL机缓缓移动。不是机首冲着要塞，而是与要塞垂直，也就是右翼一端缓缓接近要塞的样子。

还有几米。

100公分的几倍。

因为要塞不安定的摇动着，实际距离也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比起与学园都市的距离，格外的近。

「这里就是极限……着陆似乎很困难，御坂紧握操有纵杆说道。」

这时，妹妹这样报告。

战斗机的行动，在空中突然停下了。

还差一点，就能到达要塞了。

「VTOL是缓慢降落在地表的机种，御坂解说。在剧烈摇晃着的要塞上强行着陆的话，机体与地面的碰撞会产生危险，御坂道出心中的担忧。」

「到更宽敞点的地方如何？这可是相当巨大的要塞哟！回到最上面的话，或许比那边的那个牧场还大的空间呢。」

「要塞本身的震动不会停止所以到哪降落都是一样的有危险，御坂持否定意见回答道。而且，就算是能到达要塞，战斗机失去飞行机能的话，就无法逃脱了，御坂皱起眉头。」

「那好吧。」

御坂美琴开着舱门，手伸向安全带上的金属扣。

「尽力保持平衡吧！我直接到主翼去，把那个混蛋拉上来！！」

美琴从座位上起身，走向四只机翼的主翼。

通过磁力将脚黏在机翼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怖。

慢慢前进。

和刺猬头少年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传达到……）

咔！要塞剧烈的摇动了一下。

高度下降了。

就像是。

支撑着要塞的看不见的线，被一根根切断一样，不稳定的摇晃渐渐变得强烈起来。

（传达到啊！！）

呼啦呼啦摇摆着机体，机翼上粘着美琴的VTOL机向要塞靠拢。

这时。

和那个笨蛋四目相交了。

那个刺猬头少年，面对突然出现的逃生手段，似乎有点犹豫。原本打算怎么办啊混蛋，心里虽然这么想，但现在没时间纠结在那种小事上了，说教就等之后往死里说吧。

走到主翼尖端的美琴，尽全力伸出手去。

够得到，还是够不到。

直到指尖都伸长到极限。

但是。

对面的少年做出了预想不到的举动。

摇头。

然后，本打算伸出去的少年的手，停下了。

（什……！？）

美琴呆住的时候，少年的嘴唇动了。

声音听不到。

但是，那嘴唇的动作美琴理解了。

还有，要做的事。

哐哐！！要塞再次激震了一下。然后比刚才更快、幅度更大、更加不安定的下降开始了。像是坡道上的大球，用阻止不住的速度冲下去似的。现在必须回收那个笨蛋了，这样下去伸手也够不到了。美琴几乎是凭着本能这样判断。

但是。

VTOL机，突然大幅摇晃了一下。机体朝着远离要塞的方向摇晃。

「喂！！你想做什么啊！？」

「要塞的震动超越了一定数值，御坂报告道。再接近的话，或许机体会撞上要塞。」

「——！！」

美琴站在机翼上，掌心操纵着磁力。

硬来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都没关系。

学生服的纽扣，腰带的金属扣，总之什么都好。用磁力拖着，把那个少年拖出要塞。

这样想着。

但实际上，美琴和那个少年之间的磁力线，突然被切断了。

「哎……？」

美琴先是呆了一下。

然后她明白了。

那个少年，有着能够将美琴的能力无效化的迷之力。

那种力量把最后的生命线切断了。

机会没了。

就算有着能与战车相匹敌的力量，连核导弹的发射都能阻止的力量。

都不足以，救出一个少年。

不稳定的继续下降的要塞渐渐远离VTOL机而去。妹妹大幅度摇晃着机体，让吸在主翼上的美琴落回到座舱，关上舱门。覆盖着要塞的迷之力场的保护也已经消失了。

理由很简单。

距离已经拉开了这么远。

说着还有要做的事的少年，留在了要塞里。

之后，美琴的尖叫声回荡在空中。

5

（……还有要做的事。）

远去的VTOL机。

或许是能够逃离的最后手段的，那家战斗机。

但是上条转过身。

不能就这样结束。

「伯利恒之星」。半径四十公里以上的，如此巨大的建筑物自由落下的话，到底能给地球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是难以预料的。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次的战争不能算结束。

（还有……）

上条环视四周，寻找着某种东西。为了从外部操控茵蒂克丝而制造的，远程制御灵装。最后一击之后，那东西滚落到地面的裂缝里了。找到它并破坏是必要的。

咔！脚边摇晃了一下。

像是移动中的电梯突然停止一样的，让人不安的摇晃方式。

这个要塞已经撑不下去了。

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上条的耳边，响起了少女的声音。

本应该空无一人的要塞中。

『当麻』

那是一直想听到的声音。

远程控制灵装虽然不在右方之火的控制之中了，但还在启动中吧。没有被任何人操控的少女的意识，大概就漂浮在灵装周围吧。

『当麻』
慢慢的。
空气中浮现出，透明的少女的形体。无视重力，而且上下颠倒着看着上条的脸。
她这样说到。
『为什么没逃走呢？』
『因为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上条说着，同时穿梭在「伯利恒之星」中。不是寻找各个间隙。少女的存在本身就是诱导上条找到灵装的关键。
「你的灵装是一回事，放着不管的话这个要塞也够棘手的呐。」
说到这里，上条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和右方的战斗中，总是有一件不能释怀的事。
「……对不住了。」
记忆丧失的事。
虽然一直隐藏到现在，但这么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本来不想伤害茵蒂克丝的。想一直当她信赖的上条当麻的。但是，实际上，那只是因为上条自己不想看见大受打击的茵蒂克丝的脸不是吗。不过是害怕茵蒂克丝会离开自己不是吗。
和右方之火打完之后的现在，他明白了。
真正为她着想的话，就跨过这道坎吧。
难过的事也好，痛苦的事也罢，全部。
自己所处的立场什么的，根本不用担心。
「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呐。一直，都瞒着你的啊。现在，全部告诉你吧。毕竟不能保证从「伯利恒之星」平安归来。趁着还能说就跟你坦白了吧。」
不由自主的，上条低下了头。
然后，再一次的，他以自己的意念抬起头来。
「我啊。」
说了出来。
正是为了这个才张口的。
能觉得自己这么有勇气。
这是第一次。
「我啊。」
一直以来隐瞒的事。
记忆丧失。
那件事实。

「
」
蠕动嘴唇，发出声音，上条这样想到。
时间好长。
『没事的哟。』
茵蒂克丝的声音，仿佛要将他遮住。
『那种事，已经，怎么样都好了。和往常一样的当麻能回来的话，什么都无所谓了。』
「……」
不由自主的，上条沉默了。
强烈感受到，这份甜蜜的温柔。
「一定，回来。」
但是，对自己严格，和变得悲观是不一样的。
绝对活着回来。
为了那个，上条做出了这样的约定。
「不是隔着这种灵装。回来的话，一定，在你的面前好好地低头认错。」
上条看着近处柱子上的配电盘。这是为了能将声音传达到「伯利恒之星」上各个地方的扩音器，而配备了麦克的装置。
虽然读不懂俄文文字，但是一起的数字还是认识的。
「告诉英国清教的人。波段50.9MHz。这样就能连接上这边的对讲机了。这么大质量的团块掉下去的话，不知道伤亡人数会扩大到多少。只能阶段性控制下落速度，迫降到安全地带了。然后能在这里行动的就只有我了。所以需要相关的建议。」
『做不到哟』

少女，似乎很困扰。
『我没法凭借自己的意识回到自己体内。』
「也是呐。」
上条幽然说道。
他的眼前，地上，躺着一个可憎的圆筒形灵装。
「那么，你就先走一步吧。」
伸出右手，拿起小小的圆筒形灵装。
只是如此。
灵装咻啦咻啦裂成碎片，同时拘束住少女的力量也消失了。半透明的少女的身体，也想被橡皮擦掉一样没了踪迹。
名副其实的，一个人了。
「伯利恒之星」一直在下降。速度也在缓慢上升中。如果速度最终超过一定限度的话，一定会变成以与自由落体相近的形式撞向地面的吧。
半径40公里的超重一击。
这样的话，21世纪的地球就可以证明冰河世纪是由于陨石碰撞导致的了。或许一部分历史学家会很高兴，但对其他人来说只能是悲剧。
最后之战打响了。

作为赌注是，这个星球的命运。

6

『从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给出的提示来看，「伯利恒之星」是由20台大型上升用灵装支撑着漂浮在空中的。由于右方之火的力量供给切断，造成「伯利恒之星」出力低下的连锁反应。这样下去1小时后，浮力就会完全失去，并且自由落向地面。』
要塞中安放在各处的对讲机里，传出了史提尔·马格努斯的声音。他担任着茵蒂克丝的护卫。远程控制灵装被破坏，也就意味着他的工作结束了。
『但是，20台大型上升用灵装中，通过破坏指定的装置物品，「伯利恒之星」的前进方向和行动就能由我方操控了。你的右手要做的就是这件事。』
「具体的破坏点是？」
『等下。现在图纸送过来了。不过是预想图所以可能与实际有不少出入。有违和感的话记得立刻报告。』
上条按照史提尔的指示利用单轨铁路，再到了不通的地方就用跑的。时间不多了。失败的话60亿人性命攸关。
『详细位置口头传达给你，把南面的第三、第九和第十三个破坏掉。这样「伯利恒之星」就能改变轨道。就朝着北极海去吧。让速度降到极限，通过与水面接触来抵消冲击力。考虑到高度和质量，没有其他能够减少对地球的损害的方法了。』
「上升用灵装数量减少的话，不会造成下落速度上升么？」
『动力源是相同的。灵装数量减少的话，其他的输出功率就会增强。当然，每台灵装也是有最大功率的，但是动力源已经弱化的现在根本不用在意那个。相反，撤掉一两台说不定会造成瞬间的功率提高呢。』
「落到海里引发巨浪的可能性呢？」
『已经向北极海沿岸的各城市发送了避难通知。托了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让人恶心般积极协助的福啊。不然的话就要考虑最小伤亡了。』
这时，上条已经到达了三号灵装。
工厂似的地方。
数个比学校的校舍还要大的设施在固定的空间中并排着，几十根粗大的管子四处散落。里面还有金属制楼梯啊通道之类的东西交错相通。有时飞出的绿色的光之粒子似的东西，是能让这个巨大的要塞浮起来的東西吧。
乓！
上条拍了拍身旁的管子。
只是如此。只是如此管子上就出现了大量裂痕，石造的四角形建筑物产生了巨大的倾斜，内部也发生了很多次华丽的爆炸。为了不被卷入其中，上条远远的退开，向9号灵装进发。
「……没想到，最后的最后还会与你并肩战斗啊。」
史提尔木然的说出这句话。
『就算不是我也没关系吧。从总算醒来的那孩子那里听到了不少断断续续的情报。当时，那孩子的意识还留在「伯利恒之星」上的吧。依靠她的知识不也能解决这次事件吗。』
「别开玩笑。那种状态的茵蒂克丝，多持续一分钟对她来说都会增加痛苦。」
『原来如此。虽然欠你这种人的人情不是我的作风，这一次就接受了吧。』
「真这么想的话，就在预定降落点布置下回收部队什么的吧。在冰冷的海水里待机这种事还是饶了我吧。」
『关于这点会有办法的。』
史提尔安静的回答。
『阶段性降落作业进行顺利的话，在海面降落也不会死的。』
说着这些的同时，上条也拼命在「伯利恒之星」上奔跑着。
9号灵装近在咫尺。
会有办法的，上条想着。从和罗马正教争吵开始的大规模战争，到处都是惨不忍睹。但是，最后会有办法的。肯定会的。想着这些，上条一味向前奔走着。
这时。
『这是什么啊……』
对讲机里，传来了焦躁的声音。
没有忘记奔跑，上条听着对面的话。
「好奇怪。巨大的某种……天使之力？为什么这种东西会——？」
不详的预感。
不过现在不能停下。对冲向9号灵装的上条，史提尔说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米夏·克洛伊洁芙会升空啊！？』

7

这时。
协助右方之火的大天使，在冬季的俄罗斯雪原上，再次取回了身体。
经过右方之手，四大属性的动摇已经被修正。现在的她并不是「似神者」和「神之力」的混合体「米夏」，而是纯粹意义上的大天使。从这一点来看，她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达成了吧。
但是还不够。
并不完美。
她的目的，不过是让自己的存在回到应有的「位置」。曾经一度脱轨的她，已经看不到目的以外的任何事物，也不管达成目的将要造成多少伤亡。只是，想回去。为了达成目的，大天使再次行动。
将周围散布的天使之力一点点集合起来。
虽然一度被科学怪物们的力量打碎打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她的本质造成伤害。就好像朝着水打出一拳，水会四处飞溅，但并不代表水的质量会减少。一样的事。
但是还不够。
并不完美。
因为行动一度遭到阻止，大天使现在只是希望借助现有物增强自己的力量。为了这个，材料在哪里才能找到，大天使

相当清楚。她所司掌的是「水」。虽然冬天的俄罗斯被冰雪覆盖，但是只有这些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还不够。
并不完美。
但是还不够。
并不完美。
但是hwsr还不够。
并zvdf不完zdfb美。
但gggggggggggggggaaaaaaaaaaaaaaaa。

没错。
为了能用压倒性的力量逆转局面，特别用心准备是必要的。
特殊的记号和含有象征意义的大量的水。
比方说，行星的极点存在的，特殊的冰，之类的。

「……怎么了啊……」
伦敦，圣乔治大教堂里，20多岁的修女小声呻吟着。这是监视俄罗斯内魔力流向的监视者。
「米夏·克洛伊洁芙，开始高速向北方移动！！同时北极的冰开始急速融化！！在两者之间感受到了强大的天使之力的连接！！明显是双方在互相干涉！！」
「新的力量……不，打算补充肉体吗。」
史提尔面色严肃。
单纯考虑这一点，那个天使如果瞬间将北极海的冰融化掉的话，北极海沿岸的地域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海浪。如果状况再极端一些，说不定会引起范围达半径数千公里相当强烈的水蒸气爆炸吧。
而且，进展不会那么简单。原本就极其凶残的米夏·克洛伊洁芙，如果吸收了北极海全部的水和冰的话，她的力量将会膨胀到什么程度。右方之火败北的如今，那个大天使又有什么目的呢。难道说没有目的吗。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能够看得到。
难以忍受。
原本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中所存在的素材，是不可能完全接受神所创造的大天使的。「天使坠落」时的米夏·克洛伊洁芙，也不过是「不完全」显现罢了。输出一旦达到预定的量，或者是在其之上的话，构成米夏的肉体就会爆炸，放出大量的天使之力吧。
以北极点为中心的，行星爆炸。
至少也是北半球生命全灭。最坏的情况，地球本身会偏出公转轨道，直接飞出太阳系也说不定。
（可是，怎么做才能阻止）
史提尔看着在白板上自动移动的磁石，
（就连先前的米夏，我们组团应战都不知道能不能阻止。和那种陷入疯狂状态的天使对抗，只能增加伤亡罢了）
可是，就这么沉默下去也必定会迎来全灭的结局。
这时。
「……喂，做什么呢？」
史提尔不由得自言自语。
本应是顺利进行中的「伯利恒之星」的轨道改变了。史提尔他们的计划明显在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展着。虽然觉得要塞那里可能出了点状况，但是从这边的监视来看，也没发现类似的陷阱。
明显是，内部的上条当麻对大型上升用灵装做了什么手脚，以自己的意识脱离了安全轨道。
像是要阻止冲向北极海的米夏·克洛伊洁芙一样。

落下速度继续增大。
在这样的要塞中，上条全力奔跑。
北极海的沿岸，海面与陆地的交界处。在那里强行破坏大型上升用灵装，扭曲了降落轨道的上条，为了与大天使对峙，只是一味狂奔着。
地表上出现了异变。
什么小小的影子，正高速向这边接近。
配合着低空高速行进中的身影，前进道路上的雪纷纷消散。不是单纯的吹开。而是以「她」为中心的数百米……不，数公里范围内，雪全部被吸收了。
雪白的大地上，天使描绘出自己的飞行轨迹。没有能阻止她的人。沿途虽然有一些放出魔法光线的人影，但大天使根本连看都不看。只是飞过去，就将那些专业的魔法师击倒在地。
大天使，从沿岸到达了北极海。
同时。

正上方，「伯利恒之星」掉了下来。

轰！！大天使与巨大的要塞一同坠落到海里。缓缓下沉的要塞中，上条全力向下面跑去。难以抵抗沉重的压力，要塞的墙壁和柱子一个接一个的崩塌。极度冰冷的海水灌了进来，但上条毫不在意。只是一味向下。去最底部。直到海平面以下。已经连照明都没有了。
广阔的黑暗中，一个光点闪烁着。
深青色的，月光般的感觉。
上条当麻全力握紧右拳。对方也注意到了这边。黑暗中双方的视线首先激突在一起。满溢着强烈的杀意，人类少年直到最后也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在此之前，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呐。

说起来最初是从记忆丧失开始的。为了不让某位少女感到悲伤，自己才决定继续前进。为了帮助流着特别的「血」的

少女而与炼金术师对战。为了保护第三位的超能力者和她的妹妹们而与最强的怪物对战。在海之家与叛变了的同班同学陷入死斗。八月三十一日还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AIM扩散力场的集合体为了帮助「朋友」与真正的哥雷姆对峙。为了帮助能够解读「法之书」的修女和十字教最大的宗派打了一架。也有和常盘台中学的少女的后辈有关的事。大霸星祭时则是顶着运营委员和全班同学都被卷入的事态从「使徒十字」的威胁下保护了整个学园都市。在意大利为了拯救过去曾是敌人的少女而拆掉了水之舰队。九月三十日为了拯救面目全非的伙伴与「神之右席」的女人打了一架。和同学们一起吃的寿喜烧也很美味，为了帮助常盘台中学的少女的母亲也和skill out打了一架。在法国阿维尼翁也和手持C文书的「神之右席」打了一架。在学园都市的地下街与天草式十字凄教一起对战强大的「圣人」。在英国的伦敦阻止了第二王女主导的军事政变。

然后现在。
过了好久了啊。
一直以来走到现在，绝对不只是快乐的事。
多少次多少次的伤害他人，又被他人伤害，这样的事不断循环着。
但是。
上条当麻依然在奔跑。
因为他知道，那些行动，拯救了绝对不是少数的人。
所以，冲向最大的敌人，冲向大天使，他能做到。

（……确实，这个世界也不知道何时会迎来终结。行星也有寿命将尽的一天，在那之前也可能被膨胀的恒星吞噬。在变成那样之前，地表的生物就已经绝迹的概率更高一些。）
但是，握紧拳头的上条想到。

不管怎样，都要比这种悲剧的结局好上千万倍。
为了阻止这家伙而战，绝对是没错的。

咚！！两个人影沿着最短距离碰撞在一起。
同时，降落冲击力达到最大限度的「伯利恒之星」的巨大身躯咔嚓咔嚓的崩塌了。
然后。

十月三十日。
学园都市和英国清教。
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
由于双方势力争执而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停战前夕，确认到要塞「伯利恒之星」坠入北极海。
虽然沿岸都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水灾影响，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冲向北极海的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的反应消失。据猜测，她失去了支持自己存在的力量，变成了单纯的能量回到了别的相位。同时，确认到相关海域进行中的冰的融化已经停止。
同一片海域中，生存者反应，无。
十字教三大势力同时派出搜查队，也没能在水温2度的海水中发现生还者。
上条当麻。
他再次，迎来了「死亡」。

「那个混蛋……」
伦敦圣乔治大教堂内，史提尔呻吟般低语着。
部下送来了「伯利恒之星」在米夏·克洛伊洁芙正上方坠落，并击溃了大天使这样的报告。但是，就算再大的重量，大天使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干掉。撞击的同时，那只右手与怪物战斗过了吧。
回想一下，最初见面的时候，那个男人不就是选择了这种做法吗。
为了拯救茵蒂克丝这名少女，他即使受到记忆丧失的打击，不也是仍然勇往直前，毫不犹豫斩断束缚少女的锁链吗。
大圣堂中，庆祝胜利的喧闹渐渐平静，沉重和痛苦充斥了这个空间。只剩下随着米夏·克洛伊洁芙的消失，四大属性都回归到原来的位置这样事务性的报告还在继续着。
吧嗒的一声。
史提尔回过头，看到摇摇晃晃的茵蒂克丝走了过来。小手扶着石柱，她踩着蹒跚的步伐，视线紧盯着白板。
「当麻在哪？」
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茵蒂克丝刚从大圣堂醒来，不等恢复从床上坐起来的力气，就把与「伯利恒之星」相连的调频数告诉了史提尔。其他的应该什么也没说吧。走过来的时候，其他的神父也好修女也好，都没法说出真相的吧。然后，茵蒂克丝终于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个知道一切结果的，除了沉重的气氛以外什么都没有残留的房间。
她再一次看了看四周，看着所有人的脸，然后问道。
「当麻在哪？」

必须要找逃跑的代步工具。
滨面仕上用粗大的树枝挖着地上的雪。
被麦野沈利袭击之前，俄罗斯军队的工作部队受到学园都市超大型战斗机的空袭。蒸汽散布器和「细菌之壁」之类的主要设施一点也不留都被炸得粉碎，附近的工作部队也丧失了战斗能力，不过为了逃跑而准备的车辆应该是被卷入雪崩深埋地下了。
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细菌兵器的散布，与第四位的战斗，击破手持利用未元物质锻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武器的学园都市部队。
乍一看这绝对是颠覆无能力者评价的大战果。可是，滨面他们的本来目的是「找到能让学园都市上层妥协的交涉材料」。他只是误入歧途，根本没有办正经事。
交涉材料找不到了。
必须快点离开这。
专心致志的挖着积雪的滨面旁边，泷壶和麦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虽然麦野沈利身为学园都市第四位的超能力者，经过了「体晶」的事和刚才激烈的战斗，也无法立刻回复到能够使用原子崩坏的状态。
泷壶抚平乱掉了围巾，对滨面说到，
「滨面。接下来怎么办。回收袭击部队使用的「假面」，然后作为交涉材料吗？」
「能用的东西姑且先带着，不过这样应该还不够吧。再说，那么关键的东西会放在敌阵里吗。对于那个城市深重的「黑暗」来说，这种等级的东西应该还在许可范围的吧。」
「用我的血做保险吧。」
麦野一边挥动着巨大的树枝，一边加入对话。
「第四位的DNA样本哟。三人都拿着血液样本的涂片的话，就算被打散也能增加自己牵制敌人的机会吧。」
「……那帮混蛋。」
但是滨面从她们身上移开了目光。挖着积雪的手也停了下来。他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麦野和泷壶这样想着，也回头看向滨面在意的东西。
这时。

沙沙。脚踩在雪地上的声音响起。反应过来的时候，滨面他们周围10米左右，已经被很多男人围成半圆形。从头到脚全都是白色着装的学园都市暗杀部队。用面罩和防风镜遮挡住整张脸的男人们的手里，握着装有消音器的卡宾枪。一直都在以二重、三重态势监视着滨面他们吧。
比起麦野沈利和「假面」部队那些被学园都市暗部投入的特大战力，这次的作战构成还真是相当简单啊。似乎是完美把握着这边的疲劳度，只派遣最适合兵力吧。
时间结束了。
想到这里，比起勉强过度的身体，深藏其中的心更有种崩塌的感觉。真的好羡慕现在还能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瞪着敌人的麦野和泷壶呐。
不，她们应该理解了。
在学园都市的阴暗面卸任之后，泷壶理后和麦野沈利还有利用的价值。即使不能像往常一样，至少还是有「回收」的余地的。但是，只有滨面不同。一直以来能够站在舞台上就觉得很不可思意了。就算上层下令「不要杀死要回收」，也只适用于泷壶和麦野。只有滨面会像垃圾一样就被射杀吧。
所以两人刻意表现出了反抗欲望。
好开心。
但是，同时滨面也感到自己有些安心。好好周旋的话，牺牲就能最小化。但是没有找到与上层部门的「交涉材料」确实是自己的失误。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滨面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目的。
「……真是的，真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呐。」
一个新的人影慢慢接近被十个男人包围着的滨面他们。身穿巧克力色般的，高级套装的女人。但是头上却带着完全破坏了这种高级感的full face型号的头盔。让人感觉受过良好教育的动作，反倒显示出了一种不自然的形态。
「不过，嘛，反过来讲，这种程度就能压制下来，也证明了我们的安全防卫的强度不是吗。」
「谁？」
「同类。」
头戴头盔的制服女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说不定命令系统也有些重复呢。」
「这家伙的口癖是！」
「这家伙来了的话！」
听到对方的回答，麦野和泷壶看着对方。虽说如此，当然不会因为是共同的熟人就能放自己一马。世界可没有那么天真。

戴头盔的制服女继续说道，
「之后的「对策」大体能想象得到了呢。」
「……」
「麦野沈利和泷壶理后即时回收。关于滨面仕上虽然很难办但是……嘛，条件也不合适呢。虽然可以构筑为应对泷壶理后的人质，可是说起来泷壶理后的基本运动能力也很低。就算不使用精神上的枷锁，只要关在水泥小屋里就能进行研究，就算想要逼迫对方做出什么行为的话，只要在脑内植入极小的芯片，远距离操作大脑皮层的紧张和放送也就足够了。」
「等等。」
滨面仿佛在掩饰什么。
「研究？泷壶？不是麦野？」
「你有没有多注意一下那两个人？」
「注意什么？」
「在对战装备了由垣根帝都的未元物质制成的「假面」的部队时，麦野沈利使用了原子崩坏。但泷壶并不是单纯出言指示。能干涉AIM扩散力场的她的能力追迹，对麦野沈利「只属于自己的现实」进行了干涉，半强制性的对能力进行了校准……倒不如说，一时将补正用情报「替换」了进去更准确一些。」
不会吧，滨面思考着。
为了与垣根帝都对战，泷壶确实做过这种事，滨面听说过。
而且，麦野沈利拿着「体晶」。
「不对。」
但是，看着滨面的表情麦野否定道，
「泷壶没有使用「体晶」。进一步说，我们也不是有计划的行动的。最初就有这种针对超能力者的干涉法的话，「道具」中的分工就会改变了吧……毕竟，能做到这一点，强化暴走什么的可是手到擒来。」
戴头盔的制服女耸耸肩说道，
「本来泷壶的「第八位」计划和「体晶」计划就是不同的两件事。按照「树形图设计者」的计算结果来看，现实中的条件要求太过苛刻了。所以只好着眼于有着「类似作用」的「体晶」了……嘛，这样做的计算结果基本是绝望般的呐。」
「……还不止如此，你们一直在摧残泷壶的身体。」
「因为太过可惜的可能性，吧。其实，她如果进化为「第八人」的话，作为AIM扩散力场的媒介，可以自由操作别人的「只属于自己的现实」。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才是真正的笨蛋不是吗。」
如果，能做到那种事的话。
「只属于自己的现实」，那是在现实世界中引发各种能力和现象的源头。如果能控制那个的话，就不只是增减能力等级这种小事了。简单地，给予滨面仕上超电磁炮的能力，或者把麦野沈利降格成无能力者。像这样交换能力改变系统也能做得到。「多重能力者」也有实现的可能。就是能做到这种无视才能和契合度，胡乱编排的事。
这已经，不只是学园都市的女王的等级了。
能说明其存在的语音只有一个。
「泷壶理后啊……可是只身一人，就能掌握学园都市全部机能的人才哟。」
说完她的答案，头盔制服女继续说道，
「不对，希望种类和希望等级的能力能够瞬间生产出来，还能将不需要的东西瞬间废弃，从这些观点出发的话，她完全能够君临一个远比现在的学园都市更加高位的超能力者养成机关。」
拥有压倒性价值的人类。
只有7人的超能力者，这个前提完全被颠覆了。
「本来，泷壶虽然拥有稀有的「素养」，但是要等她开花是很难的。返工碰触到禁忌的木原一族的研究后，虽说明知道有风险还拿出了「体晶」，但似乎对于得到希望中的效果还显得刺激不足啊……但是，这下通向「第八人」的道路也已经打开。多亏了你们之间美好的关系，还有这次残酷的战争啊。」
滨面所知道的，泷壶认真干涉别的超能力者的AIM扩散力场的情况，只有在第二位的垣根帝都打算杀掉滨面的时候。
学园都市参考那次事件，特地为滨面他们浇水，给予他们「开花」的时机吗。
然后，泷壶得到了那把小小的钥匙。
虽然现在还很困难，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一定能成为「第八人」。成为即使不用「体晶」，也能完全掌握整个学园都市超能力者的，可怕的怪物。
只此一人。
只此一个能力。
与学园都市的超能力养成机能对等，甚至更加高性能的存在。
学园都市相对的，学园个人。
但是。
滨面最吃惊的还不是这个。
压过了「第八人」这等冲击性的事实的是，头盔制服女毫不在意的说出的一句话。就算是无心之言，作为学园都市的超能力者也绝对不能认同的事。
「……原本，泷壶就有着稀有的「素养」？」
滨面声音颤抖的，确认道。
是的，

「也就是说，在参加学校授课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是吗？那是不管多么努力，学习多少东西，该成功的总会成功，该失败的必将失败的意思吗？」

这是比地狱更加恐怖的回答。
当然，学园都市里还有身体测定这个制度。那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测定能力者的「相性」，现在能力的等级，能力所属的种类，增长空间的制度。
但是，那不过是粗略的「目测」罢了。就算是被称为无能力者和低能力者的人，也相信通过努力就能提升自己的能力。

所以才能努力下去。总有一天能有所回报。总有一天会开花。抱着这样的愿望。

可是，通过努力从无能力者变成强能力者的人，也只是「最初就是强能力者」罢了么。在学习前，入学前，就已经由个人体内沉睡着的「素养」所决定了么。勤能补拙这种神话，也只是在预先设定的上限内舞动而已吗。

那么，对于生下来就是无能力者的人来说，有希望吗？「……说起来，我觉得很奇怪啊。」麦野沈利想起来什么似的说道。「我偷偷调查过有关第三位的一个计划。第三位在幼时被骗提供的DNA样本用于军用体细胞克隆并量产的计划……但是，冷静的想想，时期太奇怪了。那个第三位，应该是从低能力者花了不少时间才成为超能力者的。也就是说，在提供DNA样本的时候，她还不是超能力者啊。」军用克隆人这种话题虽然听起来很有冲击力，但对于学园都市的技术来说也不是不可能的，滨面想。「那么，是这么一回事吗。研究着最初就知道这回事了……正因为知道那孩子总有一天会成为超能力者，所以在她DNA样本价值上涨之前先下手为强……」

听到这些话，制服女在头盔里深深叹了口气。「嘛，「素养判定（Parameter List）」也有弊病。比如说，超能力者的DNA专利和生物资源都能产生相当大的价值，为了确保这些价值就需要有相应的资金。但是，「将来可能成为超能力者的低能力者」的话，只需要极低的预算就能入手。只要流出一小片段，就能有一本万利的效果，所以背地里也有很多争端和冲突为此发生。」

「……」「不过，嘛，综合来看的话都是随利而动。一开始就没有成长空间的人，不管给他们多么复杂的授课，时间预算器材这些也都是白白浪费。那么不如把这些浪费掉的部分集中到有用的能力者身上，不是更有效吗。」

「你这……家伙……！！」喊出声的，不是滨面而是麦野。激动的她紧抓着泷壶。看到她的样子，头盔制服女愉快的说道，「这反应不像你啊。战斗之后开始变得同情弱者了吗？」「闭嘴！！」单眼中饱含着愤怒，麦野大声叫道，「也就是说，滨面变成这样，是因为你们随便就放弃了是吗！！我和泷壶都是自己走上这条路的。距离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复杂，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能把轨道修正的。但是，阻止了滨面的只是「没有力量」！是因为你们擅自判断，撤掉了授课而导致的！！确实，他或许不会成为超能力者。或许回在中途就停下脚步。但是，好好给予平等的机会的话，一定还能再成长的！！如果，如果能做到的话……！！」

滨面仕上，或许就不会进入skill out了。「道具」也，没有必要被极度的黑暗所吞噬了。没必要被学园都市追赶，或许还能过上普通的学院生活。……在场的人谁都没能得到的，无聊但是幸福的世界，或许就能理所当然的拥有了。

「没关系。」滨面对摇着头的麦野说。她能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自己生气，滨面已经很高兴了。「我们是「道具」。不会为这件事后悔。所以，没关系。」麦野受不了一样别开脸。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滨面改变了话题。「比起这个，有个在意的事情可以说吧。」

脑中。确认过条件后。「「素养判定」。具体的文件应该有的吧。那个文件的存在，是能让学园都市中居住的所有学生坠落到绝望与无力的谷底的吧。虽然不知道你们上层部门打算做什么，但至少不希望城市的全部机能停止吧。也就是说，我们还留有「交涉的余地」。」

「先不论不确定的情报，你觉得自己有入手实物的机会吗？现有体制下像你这样的学生是最不可能接触到那些东西的，再说……」

咔嚓咔嚓。金属声。那是包围住滨面他们的穿白色战斗服的人们，把枪口转向这里的声音。「忘记了吗？再过一会，你的人生就结束了。」麦野的原址崩坏无法使用。泷壶的能力追迹只对能力者有效。滨面也是，只靠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对付10人的专业战斗集团。然后，「你才是，是不是忘了什么呢？」「？」「住在这被污染的世界上或许已经看不到了呐。但是，我现在站的地方，不是学园都市。不是那么残酷的舞台啊。说起来，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无能力者。凭着一己之力奔波于这场大战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啊。」

「——」大概是觉得没有听下去的必要了，头盔制服女不由得抬起手。只是这样。包围着滨面他们的身穿白色战斗服的男人们，一起扣住了卡宾枪的扳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白色的雪原上，响起了突刺般尖锐的声音。仿佛要扭曲这纯白的景色似的，红色慢慢扩散。

滨面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的必要。

「什……」吃惊的发出声音的是头盔制服女。也应该是这样，因为随着枪声倒下的并不是滨面。也不是泷壶或者麦野。而是包围着他们的，十个男人中的几个。同时。躲在树林的阴影中的，潜伏在耸起的山丘对面的，大约有近30个人手持冲锋枪面朝这里，在滨面他们外面围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他们虽然是俄罗斯人，但看起来不像是正规军。服饰是平民的样式，枪也是伤痕累累，有种奇妙的生活感。「还活着吗，滨面！！」用日语喊着的是德格鲁。他身旁同样抱着冲锋枪的格里金，咋着舌头说到「虽然你说让我们逃走，不过大家还是回来了。丢下你不管我们可做不到啊！！那么，这些家伙是设置蒸汽散布器的工作部队那些家伙的伙伴吗！？」「……虽说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还是谢谢你了。托你们的福我算是捡了一条命啊。」滨面缓缓叹了口气，紧张的身体放松下来。刚才在和头盔制服女对话的时候，看到树丛里隐隐约约的有些人影。接着直到他们布置完成，滨面一直都在试图拖延对话。

「……为什么？」那个女人单纯感到不解。「大战中，学园都市和俄罗斯军队的战况通常是一边倒的。不可能来到这里，这么简单就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学园都市能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是靠了各种联合作战将相互间的水平提升到专家等级……像你们这样，单独行动的独立部队，再怎么说不可能是无敌的。」滨面强行活动着脸上僵硬的肌肉，做出笑容。「没错吧？如果真的是无敌的话，我和泷壶一开始就不可能从学园都市逃出来。」「你觉得这样就算赢了？」头盔制服女仿佛在说，尽情的笑吧。丝毫不关心倒在地上的同僚的情况。「一直在监视着你们的系统仍在运作。很快就会有增援到来。战况一点也不会改变。」「也是呐……所以在那之前要先做点准备。」说完，滨面向村子里的人说道，「德格鲁，格里金。你们把传白色战斗服的家伙们绑起来，看着他们别让他们有什么小动作。」然后，对「道具」成员说道，「麦野扶着泷壶吧。接下来要做稍微有点刺激的事了。」

「什么……」虽然头盔制服女想说什么，但滨面并没有回答。代替语言，他拔出手枪朝着对方的右肘和右膝各射一枪。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是制服女的尖叫。滨面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双手抓住制服的领子，拖着对方在雪地上前行。

「……前方100米左右有个山洞。就在那里继续吧？」平淡，不包含任何情感的声音。「很快学园都市的追击部队就要来了。在此之前必须要拿到「交涉材料」。为此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目标是「素养判定」。纸上的实物也好，网上阅览相关资料的密码也可以。总之知道的就请全部说出来吧。等你知道了就会全都说了，接下来我要做的事。」

「呼，诶」「人类啊，是很可怕的哦。」靠近头盔的侧面，滨面用麦野和泷壶都听不到的音量耳语着。平静的。「保护重要的人，有这等打算的话，多么残忍的事都能做的出来。就是这样。现在开始就让你见识一下人类到底有多残酷吧。」

一方通行倒在地上。最终信号和番外个体都不在身边。只有一片广阔的雪地。虽然一方通行与浮在8000米高空的要塞放出的正体不明的能量块激烈的撞在一起，但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没能理解。白色的翅膀也从背后消失了。至少，自己还像这样活着，就说明自己阻止了一次巨大的破坏吧。

听到了巨大的声响。双螺旋桨的，运输用大型直升机。巨大的铁块缓缓在倒地望天的一方通行身旁下降。滑门打开，里面走出来的人比起军队更像是灾害救援队。身穿航天服似的膨大的制服的人们，身上缚着安全带通过升降机下到地面。

回收。一方通行想起了九月三十日击破木原数多时的事。和那时一样啊。越是经过大战，招来的混乱也就越大。作为后续处理的交换，就是把自己交给学园都市的暗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

结果，不管如何反抗逃到哪里，就算离开学园都市逃出日本，也无法脱离这个太过巨大的圈子。自己也模模糊糊的感受到了。比起自己，妹妹们和最终信号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太过残酷了。没有学园都市这个后盾的话可能都过不上正常的生活。

自己无力的身体被抬起来，放到升降机上。身上还卷着很多层厚厚的安全带。道具……不，像是运送兵器一般被对待的一方通行的身体，就这样收进巨大的直升机里。

没有抵抗。随着激烈的摇晃，直升机离开了地面。被安全带固定着，一方通行呆呆的说，「那个小鬼呢？」「在别部队吧。」只有短短的回答。呼，一方通行叹了口气。「……那么，就这样约定吧。以后，不要再把那个小鬼还有妹妹们当做挡箭牌了。第三次制造计划也冻结吧。不要再

杀也不要再造了。你们不要再玩弄那些家伙中任何一个的生命了。」

「……」
「放掉和我有相似遭遇的家伙们吧。不要再用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威胁他们去做被「黑暗」的世界污染的事情了。只要发现一次，我绝对会拔掉你们的獠牙。几次也好几十次也好，直到你们记住为之。」
「看来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是讲条件的立场吗？」
「你才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一句话。

感到危险的信号，身穿防护服的研究员赶忙起身把手放在一方通行的脖子上。他的能力，只有借助御坂网络的代理演算才能成立。研究员似乎在确认连接御坂网络的电极开关的状况。

但是。
偏偏一方通行掌握到了他的心理。
研究员的指尖碰到开关的刹那，被安全带固定住的一方通行，突然用力扭头。结果，碰到开关的手指，直接把开关开到了最大。

力量回来了。
束缚住他的身体的黑色安全带一瞬间全部弹开，身穿防护服的男人咚的撞在直升机墙壁上，在强化玻璃上留下深深的裂纹。周围的同僚慌忙站起来，但已经晚了。
「这不是交涉，不是提案，不是恳求，不是协定，不是妥协，也不是降服。」
像撕纸一样简单的，一方通行破坏了军用直升机的铁壁。冷风灌了进来，但身穿防护服的人们已经没有空闲去关注那个了。不知何时直升机会坠落的恐怖席卷了舱内。
其中，君临于恐怖之上的王，这样宣言道，

「这是凯旋，混蛋们！」

只用一根手指玩弄着直升机最低限度的浮力，一方通行露出了残暴的笑容。
「那么，准备去救那个小鬼和番外个体吧。」

右方之火用颤抖的手从内侧打开铁门。
全身的剧痛让他站不起身来。他只好滚着出了逃生舱。
低矮的山顶。
自己亲手做成的「伯利恒之星」已经不存在了。天空的颜色也恢复了原状。周围持续不断的炮击声也听不到了。寂静的白色。看着逃生舱外面展开的俄罗斯的景色，右方默默地得出了答案。
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世界会变成怎样，右方也不知道。那个时间点上，自己确实选择了最佳选项。既然已经放弃了它，现在的世界应该正走在下坡路上。会堕落到哪里，还是说在下滑的过程中脱线而进入别的轨道，这全都是不可预测的。
那个男人说了，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不是说好听的。那个男人用把唯一生还的机会让给别人这样的行动贯彻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就去确认吧。
最后的话还留在耳边。因此，右方没有就此深埋进积雪，即使漫无目的，他仍旧在地上滚动着。不用说，今后的路会相当艰险吧。自己会作为引发世界混乱、挑起战争的大罪人被人驱赶。罗马正教也好俄罗斯成教也好都不会帮忙了。「神之右席」也不存在了。禁书目录的远程制御灵装也不存在了。就算右方的手中寄宿着特殊的力量，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与没完没了出现的敌人交战，也总有一天会用尽的。在胜利者的世界里，右方之火会作为唯一残留的污点被抹消掉吧。
逃亡生活，会是自己整个人脱层皮般的艰难吧。
在那样的泥沼中，自己应该看不到那个男人提到的东西吧。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右方之火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把别人拼上性命留下的可能性舍弃。那时，那个男人确实看到了右方看不到的东西。还不知道是什么就放弃，这让右方犹豫不定。
今后的事，走一步算一步吧。
想到这里，失去一切的右方再次用自己的脚，缓缓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的，向前迈出一步。
这时。
咚！！

突然，右方的右手，被及肩砍下。

这是连魔法的发动和发动的前兆都感觉不到的一击。从右方背后发出的攻击，毫不留情的切开了他的肢体。右手。他力量的象征。失去了它的右方之火，在洒满鲜血的白色雪地上尖叫起来。
单手按住伤口，右方回过头。
异样的魔法师。
及腰的银色长发。窥探不出表情的端正的面容。这等严寒中，只穿着手术衣的打扮。男性女性，大人孩子，圣人罪人全部集于一身的奇异的氛围。
知道。
右方之火知道这个魔法师。
但是，

「……亚雷斯塔·克劳利……？」
「果然，从容器里出来会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啊。使用生命维持装置机械性的制造出作为魔力源头的生命力，很多探查都变得有漏洞了。当然，现在这种状态也没有加护啦。」
「你是，这样啊，但是，这种理论会有矛盾的。无法说明在这里的理由。」
「没什么奇怪的吧。」
不在学园都市中心部那栋没有窗户的大楼中反倒让人觉得奇怪的魔法师，理所当然般回答道，
「既能做好作为连接secret chief（译注：这是原文，CC不知道河马想说什么）的「窗口」的工作，同时协助设立了「黄金」的结社的女人，安娜·修普林凯勒（译注：没查到，有了解的请通知CC@泉州），最后成为了连实体都让人捉摸不透

的存在……我也是，有着作为与secret chief学说之一的爱华斯连接的「窗口」的机能。说实话，那是背负着「交出全世界的魔法结社的设立许可」这种，宽泛的，太死板的任务。再说那种许可根本就没有交出来的必要不过，嘛，和安娜所理解的存在是相同性质的东西吧。这么一来，就算是超越了0和1的领域，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亚雷斯塔·克劳利现在存在于学园都市的中央。
不过同时，他也存在于右方之火的面前。
并不是说像克隆人那样有很多个体。
只是，只有一个人的他能够存在于多个场所。
这是让数量是数出来的这种基本概念崩坏的现象，不过正因如此，这才是位于顶点的领域。原本「生命之树」在使用各种数字和语言从灵的方面说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一定位置以上的组织是「语言无法描述的」，有意的省略了这一部分。涉足那个领域的人会到达上部组织吗，到达上部组织的话能转变为那个领域的一员吗。
总之，克劳利不在相同的次元里。
那是比起宣称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仍然停留于可数世界的右方之火，更加高级的地方。
「……为什么……？」

右方低语着。
「本大人做不到。明明有着与「神之子」相同的，拯救世界的力量。本大人却没有拯救世界。」
「比起力量的质与量，倒不如说是使用方法的问题。」
亚雷斯塔·克劳利无聊的说着。
「我的理论，是伴随着法之书地完成能够给十字教术式的时代画上了休止符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你走到很不错的地步了哟。也着眼于「神上」了呢。不定位于奥西里斯的时代……也就是十字教单一支配下的法则，而选择更远大的荷鲁斯时代为目标的话，或许能和我到达相似的位置呢。」
利用科学制造异能之力。
将其集合构筑天使。
司掌「似神者」的右方之火，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制造天使不是单纯的制造新物种。构成世界的属性的象征。人为的制造它的话，也就意味着人为的对构成世界的根基系统进行干涉。

在神做好的世界上动点小手脚，埋入人工制造的齿轮，把八音盒变成炸弹似的作业。
肯定超自然的同时，用精密仪器去探索它的想法。
要是在旧时代，肯定会被送上处刑台的吧。
「……爱华斯，是这么有魅力的存在吗。」
右方质问道。
「圣书和神学无法说明的天使。同时还是，在神所构筑的世界中，象征着神掌控不到的物质，突破神所设计好的命运的突破口……你想要的不是「法之书」。而是授予你「法之书」的异形的天使本身。」
亚雷斯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嘛，本来目前还不是我出场的阶段。」
被称为魔法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法师开口了，
「虽然还不了解其真正价值，但是你对那个右手太过深入了。只认为是「能打消异能之力的右手」就好了，但是你见识过里面隐藏的真正东西了吧。那可不能放着不管。真是的虽然不是本意，但这里就由我出场吧。」
「里面的，东西……？」
「所以才有这种结局。还不至于从我手里逃走吧。托福不得不踏上「返回之路」了……这样啊，原来我这种生物是每个月都会感受到一次愤怒的啊。」

「……」
右方之火的眉毛，不禁动了一下。
想起来了，切断那个少年的右手时，里面溢出来的「什么」。
「那是什么？」
「你知道的吧。」
一吐为快似的回答。
「你想做的事，除了打算动摇制度的根基以外，跟我很相近。准备充满异形之力的神殿，在里面精炼右手的力量，用那份力量直接去对位相本身进行再调整，结果是改变整个世界。和学园都市这种封入某种力量的小世界哪里不一样了呢？你只需要从别的视角来矫正自己的行动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做，应该就能理解那份力量的本质了。……本来，如果成功的话，你很可能比我早一步达成目的呢。」

所以，亚雷斯塔来到了这里。
「那个羊皮纸。虽说放在俄罗斯成教那里保管不怎么谨慎，不过被像英国清教那样的对魔法师机关解析的话也相当麻烦。这次的部队派遣得华丽了点，不过嘛，最后能回收比什么都强。……啊，只是这样还不够。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右方之火没有多说什么。从他引发的那些不成功的事件中，倒推出亚雷斯塔的计划的的可能性，说小但绝不是没有。再说，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回到魔法世界。现在的右方之火，可以说是最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的人。

「这样啊。」
只有一只手，但是右方之火还是摇了摇头。
「……但是，那种事怎么样都好了。」
不可思议的，一直以来那种异常的热情都已退却般的表情。
附身的那魔已经退去了。
「看到你的表情，我觉得自己做过的事是浪费时间啊。大概，本大人也是这种表情吧。然后，真正要拯救世界的人是不会露出那种表情的。……那时，在那里，那个人将会站在谁也触及不到的地方。」
有种稍稍理解了自己的不足的感觉。
想到这里，右方放开了为了止血而按住伤口的左手。同时，咚！！随着爆炸声喷出的血花，描绘出巨大透明的手的形状。「第三只手」。虽然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力量了，但还能打。

「我觉得没用哦。」
亚雷斯塔·克劳利架势都没摆。他动了动手指，慢慢抓住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哑剧似的动作里，右方之火感觉到了奇怪的东西。不存在的杖缓缓伸出的感觉。不，正确的说是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再加上气息和氛围等没有分类的情报，给人一种银色之杖的错觉。
冲击之杖。
这根杖有着这样一个传说。被称为穷凶极恶之徒的克劳利，出于纯粹的尊敬而决定师从某个魔法师的，古老的传说。
「没用也好什么也好不是问题。」

右方冷静的说道。
或许，亚雷斯塔再过100年也不会明白吧。
想去拯救的想法优先的话，胜算什么的不放在第二位不是很奇怪吗。
那么，接下来就去多多确认吧。
面对说着不了解「世界」到底有多么广阔的敌对者，毫不犹豫的这样回答的人，大概，知道更多的事吧。知道很多连魔导书的「原典」都没能记载的东西吧。右方之火是不是也能抓到其中的凤毛麟角他不知道，正因如此，他才这样想到。
不能任由别人玩弄。
就算是，要与真真正正的怪物面对面。
那个男人拼上性命拯救的世界，不能再任由别人玩弄了。

胜败，一目了然。
两个身影激突在一起，之后一方向山的斜面滚落。

俄罗斯白色的风景，再次归于平静。
胜者看着山坡下面，身影慢慢溶解在空气中，低声说道，
「……不过是十字教的程度，打算把那个右手和幻想杀手……还有「神净」的事解释清楚。那本身，就是你的失败。」

然后，遥远的伦敦出现了笑着的身影。
「有反应了！！虽然只有700秒，但这个波长确实没错。是魔法师亚雷斯塔·克劳利。」
圣乔治大教堂。
接到英国清教修女的报告，最大主教萝拉·斯图尔特嘴角露出了笑容。
本该死掉的男人。
本已死于英国清教刺客之手的魔法师。
虽然官方报告中称此人已经死亡60年以上，但是为了应对他的后继者冠名的魔术结社，以及他自己仍然活着这样的说法，克劳利专门应对部门延续了下来。然后，针对性设定过的探查用灵装，弹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结果。
本来。
对萝拉·斯图尔特来说，那不过是和宇宙产生的原因一样，有假说但是无法证明，这种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的结果」罢了。
利用了远视的搜索术式已经濒临崩溃了，显示出来的只有大致的轮廓。虽然能看出目标在与谁对话，但是两者间的详细内容无法确定。
不止这样，萝拉确信了那份模糊地情报。
脸色大大的转变了。
在此之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有某种阻碍这边的认知能力的节存在。
但是，
（……果然，还活着）
果然，这是萝拉前置的词语。
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相信，那个存在会被抹杀。
确实，经过这次第三次世界大战，获利最大的是学园都市吧。今后，魔法阵营和科学阵营之间的天平，必然会偏向科学一边。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的实力弱化，英国清教作为战胜方，也不过是十字教「三大」势力的一角。然而，学园都市是科学阵营「一大」组织的top。单纯考虑力量分配的问题，胜者能够支配世界的话，怎么想也是学园都市占优。
但是，不会就这样结束。
如果学园都市理事长的正体正如萝拉所预料的那样，她就有讨伐克劳利的权力。然后，作为传统，魔女狩猎的对象的财产由教会没收充公。
也就是说。
还有将最大战胜者的学园都市和科学阵营完全收入囊中的机会。
当然，就算是「假设」，对方也不会老实服从的。不否定会引发第四次战争。但是那种事没关系。有契机的话，有能把世界全土收入麾下的可能的话，这些全不是问题。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无论学园都市获胜还是罗马正教获胜，「王室派」的人都担心应该会走上没落。第二王女甚至还不惜掀起军事政变。
对此，萝拉·斯图尔特是这样回答的。
那么，就从战胜者那里抢吧。
手上的，全部。
再说，处刑魔法师亚雷斯塔·克劳利并保管他危险的财产的权限，是属于对魔法师机关英国清教的特权。
罗马正教赢了的话，局势会偏向「十字教世界决定性扩张，魔法阵营支配世界」的方向，这对于属于英国清教但更是十字教阵营一员的她来说，根本无法制造口实。至少，利用宗教审判强行抢夺是不行的了。
所以才是学园都市。
然后，状况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着。
「……那么。接下来才会变得更有意思呀，亚雷斯塔。」

呼呼，小小的笑声传来。
学园都市的楼顶。
被称为爱华斯的存在，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明显的，很高兴。由于一方通行干涉了最终信号的意识，联系着爱华斯存在的力量被大幅度削弱了。短时间内爱华斯就已经脱离过一次「表面」了。但是，爱华斯很高兴。
「……很高兴呢。」
声音传来。少女的声音。
风斩冰华。
眼镜后面的目光，有着对这个一直都怯怯的少女来说非常少见的，锐利的光。
「愉快。」
听到这话，爱华斯轻轻摊开双手说道，

「不过，正确来讲是因为愉快的时间变长了所以很开心啊。亚雷斯塔稍微有点操之过急了哟。那种方法的话过不了多久就结束了。就像大量多米诺骨牌还没有排好，就在开头推了一下。为了让状况更加有趣，我暂且深藏不比较好。牲畜就是要养大了再吃啊。」
「为此。」
「是的。不管我出不出现，那个司令塔都不会长久了。作为多米诺的一节强度还不足。所以，为了达到必要的强度才给出了提示，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做得很好。这个方法比起排除我，更接近于把我转移到别的领域，嘛，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很不错。」
是不是有价值 and 兴趣。
只会为此而动。变得没有用处了的话连地球都能立刻毁灭的存在。
「我认为，你还是再多了解一下人类这种生物比较好。」
「？」
「本来就是，不知道的话更奇怪不是吗。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支撑的。他们有着能够形成我们的潜质。不用说，人类是很强的生物。……轻敌的话，说不定下一个瞬间胸口就被刺穿了哦。」
「你在说什么。」
被风斩盯着的爱华斯不掩优越感的回答道，
「如果，真的，脆弱的人类能做到的话……那又是，非常有趣的事例不是吗？」

御坂美琴到达沿岸。
而且，与日本的海水浴场完全不同。姑且是一个小渔场似的地方，这个时期应该还在活动中吧。然而，海面完全被白色的冰覆盖了。流冰。
由于VTOL机的燃料不足只好着陆，因此拖了后腿。
虽然乘上高速货运列车，但即使如此还是决定性的迟到了。
朝着浮空要塞的方向冲冲冲，最后到了这个渔港。
要塞降落前发出了避难警告吧，四周渺无人烟。旁边路面上的冰层，大概是海浪袭来之后水分被冷气冻住所致吧。
有关那个少年的线索的东西，丝毫没有发现。
美琴用尽一切仿佛在附近到处寻找，终于她捡起一个粗大的木棒。从水泥大堤边上把木棒伸出去，美琴像搅动咖啡店的苏打水一样搅动着表面被冰块覆盖的海水。
木棒前端，似乎挂着什么小合成树脂块。
这是什么，身旁的妹妹问道。
但是美琴没有回答。
她想起来了。

那是，被强大的力量扯开连接处的，呱太的手机吊饰。
九月三十日时，两人一同拿到的东西。

